

据大道书局1925年版影印

唐伯虎全集

出版：北京市中国书店

发行：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大中印刷厂

1985年6月第一版 198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定价：1.80元

唐伯虎全集序

其一

吳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專以文名。余爲吳令，雖不同時，是亦當寫治生帖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詩文，不足以盡子畏，而可以見子畏。故余之評隲，亦不爲子畏掩其短，政以子畏不專以詩文重也。子畏有知，其不以我爲俗吏乎？公安袁宏道中郎父書。

其二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闕不傳。伯虎他詩文甚多，體不類此；此多初年所作，頗宗六朝。惟遊金焦匡廬嚴陵觀鰲山諸詩及嘯旨後序，乃中季所作，亦可入選。故附入選。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乃更字子畏，吳縣人也。少有雋才，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

業好古文辭，與故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今內翰文公徵明相友善。而尤工四六藻思麗逸，翩翩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獨故太守文公林奇之，嘗上書吳文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耶？」頗爲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跼蹐，將黜之。比試，故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驚嘆以爲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故尙書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逮錦衣衛獄，掠問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爲吏，耻不就，免歸。友人文徵明以書切責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益自放廢，縱酒落魄，所著述多不經思，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虎曰：「一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之口，而蒙白璧之玷，爲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于人，而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譏，徒增垢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鬪心鏤骨，以空言自苦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遣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不可，至則陰知將有淮南之謀，遂佯狂以酒自污。宸

濠曰：「唐生妄庸人耳。」乃放歸，得免于難。過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徊者久之。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嘗滿座。風流文采，照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元，勤究內典，旁精繪事。裘童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歡。哲人已遠，九京不作，撫頌遺文，慨仰遐烈，爰加蒐撫，庶存梗概云爾。嘉靖甲午，蜡月望日，胥臺山人袁表謹序。

其二

吾吳伯虎唐先生，以風流跌宕，擅名一時，厥後坎軻淪落以死。議者謂良玉善剖，寶劍善割，嗟嗟唐生，終已焉哉！愚曰：一不然，伯虎當宸濠物色時，名已敗矣！身已廢矣！英雄末路，能不自點者幾人哉？伯虎佯狂自污，卒以獲免，此豈風流跌宕之士所能窺其際乎？其殆幾于智者歟？一議者終咎其失足于徐經，以爲口實。於戲！伯虎尙不失足于宸濠，乃甘以其身徇徐經耶？雖然，文人無行，自古有之。司馬長卿才絕古今，倘略其才而第指其竊貲一事，則長卿窮矣。其是其非，曷足爲唐生咎乎？一故夫伯虎者，風流跌宕人也，蓋有才而不善用之。

者也；彼自負有才而善用之者，強半皆工于顰睨者也。工于顰睨者，不取也；則不如伯虎之不事顰睨，而卒以成其爲伯虎者也。愚故曰：「伯虎殆幾于智者也。」所著詩文，翩翩有奇藻，乃其邁往不屑之韻，卓然如埜霍之在雞羣，是烏可以無傳哉？噫！其傳者亦寡矣！萬歷壬辰春三月既望，吳趨後學何大成君立題。

其四

伯虎集旣成。有客過而問曰：「子之集唐生文備矣。乃其殘膏賸馥，風流輝映，至今騷人墨士，以爲美談，忍令湮沒弗傳，可乎？」予對曰：「伯虎小詞，率多浮薄傷雅，且不足供覆瓿，奈何災木邪？」客曰：「一否，不然也。今世所行稗官野史，俚歌雜劇，寧盡符于道者？然皆相傳不廢。况伯虎亦嘗領袖東南，才名藉甚，不幸坎軻落魄，其胸中磊砢鬱勃之氣，無由自洩，假諸風雲月露以洩之，雖語涉不經，亦以自摭其才情之所至而已。若以其爲大雅罪人，則無論今世稗官野史，俚歌雜劇，一切可廢。即如齊諧志怪，博物炫奇，桑中誨嬌，秘辛啓蕩，以

迨高唐神女，引柔曼之端；子虛上林，決奢靡之寶。莫不妙騁才情，發皇藻繪；將盡付諸祖龍烈燄，而後足以飽侏儒之一快乎？天下安得有才子？有文章哉？又況乎勸百風一，有進于此者乎？予因是旁蒐逸豔，併輯其志銘，暨諸名公贈答，釐爲若干卷，題曰外編，附刻卷末，以貽同好。於戲！千載而下，知吾吳有風流跌宕，如唐先生伯虎其人者，其以是編也夫。萬歷丁未佛誕日，吳趨何大成題于妙香閣。

其五

客謂何子曰：「唐伯虎畸人也，而子務廣其傳，宜乎子之益窮也。」何子哭曰：「伯虎洵能窮人哉？使予鐫金谷園集，亦能金谷我乎？一客無以應。一日，予友王平叔過我，云：『鳳林孫師齋頭有伯虎集二卷，曹寅伯氏梓而行之者也。』卷中蒐錄遺亡，十得八九。一不佞索觀之，大都按予舊本，稍增損顛倒其間，而金粉一賦，補亡之功，于斯爲大矣。竊念伯虎而禮法之士嫉之者，猶故也。嗟乎！古道雖亡，人心不死，文章一脈，久而彌著。盧柟繆綬于傭奴，徐渭挫衄于傳

室；一元委蛻于貧交，陳昂溝壑于織履；皆近代才子落魄顛放者之左券也。然而蠛蠓以元美銜奇，三集以石公挾秘，獻吉締好，太白顯名，伯敬噓枯，白雲價重，儻所謂附青雲而聲施後禩者，非與伯虎迄今百有餘年，其文采風流，卒無有彙而傳之者，至使區區窮愁之何子，與夫未達之曹生，竊附其名，以傳于世；方之四子，所遭其窮，不綦甚乎？客之言，夫豈欺我時萬歷甲寅宿月穀雨，吳趨何大成君立父題于金臺之摩訶菴。

其六

自古荆玉夜珠，爲世所寶者，非其傳愈久而神愈光耶？文亦有之。三吳自公游闢藻，代有逸才，而清豪之致，無遜隴右者，獨伯虎。唐先生先生幼奇穎，豪宕不羈，有專季風，落筆雲烟，不加點綴，弱冠負氣蹀躞，半爲江南路鬼，掀揄賴梁文康吳文定兩相國，延譽公卿間，才名日噪。而鹿鳴首薦之後，益爲入宮所妬，青蠅構讒，便掛吏議。先生嘆曰：「寒山一片，空老鶯花，寧特功名足千古哉？」遂築室金閶門外，日與祝希哲文徵仲詩酒相狎，踏雪野寺，聯句高山，縱游

平康妓家；或坐臨街小樓，寫畫易酒。醉則岸幘浩歌，三江烟樹，百二山河，盡拾桃花塢中矣。嘗夢得龍劑墨一囊，文愈奇，詩日益藻，然吐語珠璣，多不屬草，是以散逸少傳。胥臺袁先生表重先生文，已刻樂府雜文賦四十七首，爲世片玉。而海虞何君立氏復稍加補葺，然終非完豹也。今所集二十二種，百五十餘篇，大都皆先生中年作。悲歌慷慨，而寄韻委婉；謔浪笑傲，而談言微中。先生善畫，恨不得於畫見先生，今于茲集見之矣。謹校閱付梓，遺珠在世，博雅鑒補，則先生益不朽。萬歷壬子，相月，雲間曹元亮寅伯甫題并書。

其七

余讀唐伯虎先生與文衡山先生書，慷慨激烈，悲歌風雅，眼底世情，腔中心事，一生冲宇宙，凌海岳之氣，奮在几席。掩卷究其本末，嗟乎！丈夫遭時不遇，遂至此哉？余生也晚，濫竽木天，畏友曹寅伯爲先生校刻其藏。夫南渡諸人，大家不二數，趣好不同，靈竅不一。先生以磊落不羈之才，放浪形骸之外，爲吳中傑士，與名人儔伍。戊午發宏治第一，以不檢落籍，知者惜之！佯狂宸濠，俠詠山

林不啻數萬言，已入堂奧。而今傳者，未免有靳容德色之病，遺散七八。寅伯僅收一二，有神契焉，傾囊梓之。先生之文，一新行流，日煥吳茸，密邇景星慶雲，幸切瞻慕，得捧遺編，如睹璉璧，秘中當有收之者。李杜而下，更有定論，不敢加喙其間。獨喜先生之吟，得寅伯而後著，何知賞之難哉？好古者其在茲歟？嗟乎！劉定之退災記爲先生公案，識者烏乎刪定？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文林郎，華亭張鼎書。

其八

嘉慶六年嘉平月，重刊家子畏先生集成，因爲之敘曰：一吾宗以國爲氏，自前涼陵江將軍輝徙居晉昌，其曾孫瑤諮皆爲晉昌守，諮子揣瑤孫褒皆封晉昌公。褒來孫儉，從唐太宗起晉陽，封莒國公，圖像凌烟，後世或郡晉昌，或郡晉陽，皆莒公後。迄宋皇祐爲侍御史介，以直諫謫渡淮，至明爲兵部車駕司主事，泰死土木之難，子孫分居白下橋李間，珏籍富順，珪籍益都，其季子瑾乃籍豐城。子畏先生蓋白下橋李間近派，仲冕則自豐城分支者，雖譜系難考，亦同

出於兵部公矣。先生才名冠世，人豔稱之；而落拓不羈，或爲方領矩步者所不樂道。余讀其傳，考其行事，裒輯其所著文，知其寓氣節於風流，與俗所稱有文無行迥異。其被黜禮部也，人謂徐經本富人，而程篁墩愛先生才，或不免有鬻題事。近見沈宗伯德潛題畫像記，據孝宗實錄辨之甚晰，數百年疑獄始雪。第當時對簿，不屑置辯，故甘以廢黜終耳。先生爲文，自言後人知我不在此，其集致多散佚。余於袁徵君棠、王孝廉曇、睿、何文學、元錫，得袁中郎批本四卷，及萬歷間何君立本二十二卷，輯而刻之。補之以家藏山水畫端詩、阮中丞、元黃司馬、易所藏墨蹟、王太守文治、邵茂才駿、趙上舍輅、魏茂才標所見詩篇，且刻其制藝、畫譜。而孫觀察星衍寄示康熙甲戌宋中丞刊本表墓詩一卷，韓封君是升有明天啓間周廷簡所臨畫像題跋，并采錄外集，都爲十六卷。遺文軼事，亦稍蒐羅矣。然傳志稱先生窮研象數律歷，揚馬元虛五遁、太乙諸書，以余所見周髀算經中有先生辨證趙君卿甄鸞諸人勾股法數十條，最爲精核，則其著述之弗傳者，又豈少哉？其墳墓一在桃花隄，一在橫塘桃花隄，有明胡太守纘宗碑，橫塘載在方志，今並修之。余以同族來宰是邑，旣修其墓，刻其遺集，欲求

其後裔不可得。董生國華，出鈔本唐氏渡淮譜，列先生兄弟於松陵支系之後，其先世亦未能詳。而自長民殤後，子重復生二子，曰兆民阜民，以兆民後先生。兆民生昌祚，昌祚生應祥，應祥生宜瑞，宜瑞生允錫，允欽，允銓，允錫，生道濟，早卒，餘無可考。又云子重三子，官字長民，宗字兆民，寧字阜民，又有兆民遺命記，自稱紹宗，名字互異，是可疑也。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因附錄於集中，以俟博考云。長沙族裔仲冕撰。

唐伯虎全集目錄

卷一

賦

嬌女賦

金粉福地賦

惜梅賦

樂府

短歌行

相逢行

出塞二首

紫駟馬

驄馬驅

俠客

隴頭

唐伯虎全集 目錄

隴頭水

咏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二首

五言古詩

白髮

聞蛩

夜中思親

傷內

贈文學朱君別號簡庵詩

咏懷詩二首

失題

七言古詩

詠梅次楊廉夫韻

題五王夜宴圖

題潯陽送別圖

席上答王履吉

漁樵問答歌

姑蘇八詠

天平山

姑蘇台

百花洲

桃花塢

響屨廊

寒山寺

長州苑

洞庭湖

花下酌酒歌

桃花庵歌

一年歌

一世歌

把酒對月歌

醉時歌

怡古歌

焚香默坐歌

解惑歌

世情歌

妬花歌

詠漁家樂

偃偃詞

七夕歌

百忍歌

七十詞

嘅歌行

烟波釣叟歌

江南四季歌

卷二

進酒歌

閒中歌

三高祠歌

五言律詩

送王履約會試

馬

遊焦山

送行

題畫

桃花庵與祝允明黃雲沈周同賦五首

題谿山疊翠卷

聽彈琴瑟

贈壽

題張夢晉畫

偶成

麴伯虎全集 目錄

登法華寺山頂

世壽堂詩

五言排律

賀松郡伯壽誕

七言律詩

焦山

廬山

觀鰲山四首

霜中望月悵然興懷

睡起

贈南野

江南送春

登吳王郊台

仲夏三十日陪宏農楊吏部丹陽都隱君

虎邱汎舟

遊金山

嚴灘

和沈石田落花詩三十首

與朱彥明諸子同遊保叔寺

西疇園爲王侍御作

題畫

元宵

題碧藻軒

沈徵德飲予于報恩寺之霞鶯亭酒酣賦

贈

散步

松陵晚泊

領解後謝主司

送李尹

長州高明府過訪山莊失于迎迓作此奉

謝

和雪中書懷

壽嚴民望母八十

雨中小集

正德己卯承沈徵德願翰學置酌禪寺見

招猥鄙梧酒狼藉作此奉謝

春日城西

桃花菴與希哲諸子同賦三首

別劉伯耕

寄郭雲帆

言懷二首

花月吟效連珠體十一首

正旦大明殿早朝

歲朝

閨門即事

春日寫懷

檢齋

漫興十首

上寧王

題沈石田先生後集

奉壽海航俞先生從德卿解元之請也

五十詩

花酒

早起偶成

戲題機山

寄妓

蒲劍

歎世六首

山家見菊

齊雲岩縱目

白燕

聞江聲

尋花

顧君滿考張西溪索詩餞之故爲賦此

感懷

唐伯虎全集 目錄

贈徐昌國

同諸公登金山

夢

嘆世

自笑

獨宿

避事

四十自壽

桃花塢祓禊

哭妓徐素

夜讀

題輞川

姑蘇雜詠四首

社中諸友攜酒園中送春

謁故福建僉憲永錫陳公祠

嘉靖改元元旦作

曩世八首

除夜坐蛺蝶齋中
七夕賦贈織女

卷三

五言絕句

題枯木竹石

美人蕉

題畫四首

題畫

題畫

題畫

對菊

題畫

題畫

題畫

題琵琶美人圖

題畫

題友鶴圖爲天與

六

題畫

題畫

六言絕句

題畫

七言絕句

宮詞

題畫贈趙一簪

過閩寧信宿旅邸館人懸畫菊慨然有感

因題

題寒雀爭梅圖

題敗荷春令圖

題王母贈壽二首

題畫

題洞賓化女人攜瓶圖

題周東邨畫

題畫

詠美人八首

文君琴心

昭君琵琶

綠珠守節

碧玉留詩

梅妃熏香

太真玉環

薛濤戲箋

鶯鶯待月

題半身美人二首

題竹

聞讀書聲

贈人遊二首

題畫三首

唐伯虎全集

目錄

題畫

秋日山居

爲培芝俞君題

題畫四首

題畫四首

題畫

題畫張祐

題畫陶穀

題畫白樂天

題畫二首

題畫

題畫四首

友竹錢君之長器成訓顏其齋曰培節蓋

寄意於手澤栢棖之意偶集吳門金昌

亭展素索書爲賦四絕

題畫

題畫十首

題牡丹畫

題棧道圖

題畫

題畫八首

題東莊圖

題自畫守耕圖

題子胥廟

題美人圖

題畫三首

五陵

馬二首

題芭蕉仕女三首

題杏林春燕二首

題畫二十四首

椿萱圖

嗅花觀音

題元鎮江亭秋色

題落花卷

題桑

題菊花三首

題自畫墨菊

題自畫淵明卷二首

題自畫和靖卷

題自畫韓熙載圖二首

題自畫高祖斬蛇圖

題自畫三顧草廬

題自畫相如滌器圖

題自畫呂蒙正雪景

題自畫杜牧卷

題自畫濂溪卷

題自畫白樂天卷

題自畫雪夜幸趙普

題自畫桑維翰鐵研卷

題自畫盧仝煎茶圖

題白畫秦淮海卷

題白畫洞賓卷

題白畫齊后卷

題白畫紅拂妓卷

送陳憲章

題夢草圖爲陸勳傑

題漁父

題畫竹次杜水菴韻

題葛仙

佳人對月

佳人插花

佳人停板二首

荷花仙子

玉芝爲麗人作

溪上

題畫

題戈文雪景

題美人圖

登靈巖

題畫

題花陣圖八首

效白太傅白咏三首

題東坡小象

梨花

答夢瀛舍人

代妓者和人見寄

舊人見負以此責之

題畫鷄

題太真圖

貧士吟十首

偶成

題海棠美人

抱琴圖

惜花春起早

愛月夜眠遲
掬水月在手
弄香花滿衣
梨花
綺疏遺恨十首
砧杵
尺
刀
鏡
針
機杼
蠶筐
繡牀
燈擎
綵線
雪
抱枕

仕女圖
詠鷄聲
詠蓮花
題畫四首
題釣魚翁畫
題畫
詠蛺蝶
自寫梅竹小幅系以詩
題自畫山水詩七首
題仕女圖
畫鷄
老少年
贈杜樾居
題畫牡丹
失題八首
伯虎絕筆

卷四

詞

踏莎行 閨情

望湘人 春日花前詠懷

千秋歲引 題古松贈壽

江南春 次倪元鎮韻

二犯水仙花 二闋 題鴛鴦小象

過秦樓 題鴛鴦小象

畫堂春

一剪梅 二闋

憶秦娥 王守谷壽詞

謁金門 吳縣旗幟詞

鷓鴣天 題同前

秦樓月 謝醫

曲

步步嬌 春景

唐伯虎全集 目錄

醉扶歸

皂羅袍

好姐姐

香柳娘

尾

步步嬌 夏景

醉扶歸

皂羅袍

好姐姐

香柳娘

尾

步步嬌 秋景

醉扶歸

皂羅袍

好姐姐

香柳娘

尾

步步嬌冬景

醉扶歸

皂羅袍

好姐姐

香柳娘

尾

黃鶯兒

前腔

前腔

前腔

前腔

黃鶯兒詠美人浴

二郎神

前腔

集賢賓

前腔

黃鶯兒

前腔

琥珀貓兒墜

前腔

尾

桂枝香春情

不是路

長拍

短拍

尾

桂枝香春情

前腔

前腔

前腔

好事近春情

錦纏道

普天樂

古輪台

尾

步步嬌

忒忒令

園林好

香柳娘

好姐姐

雙蝴蝶

玉抱肚

玉交枝

川撥棹

僥僥令

尾

步步嬌

孝順歌

香柳娘

園林好

江兒水

僥僥令

尾

步步嬌

江兒水

園林好

川撥棹

人月圓

五供養

僥僥令

前腔

尾

針線箱傷春

前腔

解三醒

前腔

尾

附伯虎雜曲

集賢賓

黃鶯兒

前腔

前腔

山坡羊九闕

香遍滿秋思

瑣寒窗

劉潑帽

大聖樂

生薑芽

尾

榴花江情東寶鑑

前腔

喜漁燈犯

瓦漁燈

尾

排歌咏纖足

黃鶯兒四闕

桂枝香四闕

香遍滿

懶畫眉

梧桐樹

浣溪紗

劉潑帽

秋夜月

東歐令

金蓮子

尾

集賢賓四闕

月來高

前腔

前腔

卷五

前腔
山坡羊
前腔
新水令
步步嬌
折桂令
江兒水

書

上吳天官書
與文徵明書
答文徵明書
又與徵仲書
尺牘
答周秋山
序

唐伯虎全集

目錄

雁兒落
僥僥令
收江南
園林好
沽美酒
清江引
對玉環帶清江引數世詞

記

送文溫州序
送陶大癡分教撫州序
送徐朝咨歸金華序
作詩三法序
嘯旨後序
中州覽勝序
譜雙序

一五

許旌陽鐵柱記

荷蓮橋記

愛谿記

王氏澤富祠堂記

卷六

碑銘

齊雲岩紫霄宮元帝碑銘

墓志銘

劉秀才墓誌

徐廷瑞妻吳孺人墓志銘

唐長民壙志

劉太僕墓誌銘

吳東妻周令人墓志銘

徐君墓志銘

許天錫妻高氏墓志銘

墓碣

竹齋記

筠隱記

菊隱記

守質記

沈隱君墓碣

墓表

吳君德潤夫婦墓表

祭文

祭妹文

招辭

招辭

疏文

治平禪寺化造竹亭疏

姑蘇寒山寺化鐘疏

啓

廖通府帳詞啓

論

蓮花似六郎論

贊

達摩贊

又贊

鍾馗贊

贊林酒仙書聖僧詩後

補遺

詩

壽王少傅

金閭送別王尙寶

茂苑

風雨浹旬廚烟不繼滌硯吮筆蕭條若僧

因題絕句八首奉寄孫思和

唐伯虎全集 目錄

釋迦如來贊

友人贊

伯虎自贊

第十二尊半渡波山那迦犀那尊者贊

聯句

戊寅八月十四夜夢草制其中一聯云

題畫竹三聯

題周東村畫

嚴子陵釣磯

自題畫扇

自題畫寒蟬

招仙曲二首

文

柱國少傅守溪先生七十壽序

唐伯虎全集 目錄

軼事

卷一 志傳

卷二 遺事

卷三 詩話

卷四 題跋

制義

畫譜

唐伯虎全集 卷一

吳門唐寅伯虎著

賦

嬌女賦

臣居左里，有女未歸。長壯妖潔，聊賴善願。態體多媚，窈窕不妒。既閒巧笑，流連雅步。二十尙小，十四尙大。兄出行賈，長嫂持戶。日織五丈，罷不及暮。三丈縫衣，餘剪作袴。抱布買絲，厭浥行露。負者下擔，行者佇路。來歸室中，嘖嘖怨怒。策券折閱，較索羨貨。着履入被，不食而嘔。雙耳嘈雜，精宕神怖。形之夢寐，彷彿會晤。咀桂嚼杜，比象陳賦。蟪蛄夏蛻，額廣平而春蛾出蛹。修眉揚而白雲懷山，黛浮明而朝星流離。目端詳而華瓠列犀，齒微呈而含桃龜膚。口欲言而菡萏承露，舌含藏而蝦蟆蝕月。顛髮圓而毒蜚搖尾，髻含風而鴉羽齊奮。飾梳壯而游魚吹日，口輔良而蝶翅輕暈。鼻端中而恆月沐波，大宅黃而琵琶曲項。肩削成而螭螭嚙李，領文章而霧素一束。腰無憑而鼠姑舒合，體修長而酥凝脂結。衽微傾而鵝翎半擘，爪有光而玉鉤聯屈。指節纖而蓮本雪素，臂仍攘而角弭脫羈。履高牆而輕颿捲霧，行褰裳而梨花轉夜。睡未明而溫泉浸玉，澡蘭湯而陽和點宕。醉敖翔而咏曰：「纏火齊兮填木難，簪鳴凰兮釵琅玕。絡琴瑟兮銀指環，被珠綬兮龍係臂。珮璜而澹兮褶翡翠，金裙鈎兮繡曳地。檐黃潤兮祉方空，綈倒頓兮玉膏筍。綦丹穀兮素五綜，麗炎炎兮倫無雙。」

金粉福地賦

閩山右姓，策府元勳；玉節凌霄而建，金符弈世而分。位定高明，補媧天以五石；職俾貞觀，捧堯日以三雲。四庫唐書，秘殿分球琳之賜；九州禹跡，丹書鐫帶礪之文。館備鳳鸞之佳客，衛總虎貔之禁軍。載賦卜居，常清谿之曲；列陳支戟，倚赤山之氛。揆定星于北陸，察景日于南薰。簪粉釵金，借靈光于織女；移山變海，假福地于茅君。竹苞矣而秩秩，木向榮而欣欣。由余論制，般輪運斤。屈戌垂環，朱提塗其獸紐；觚稜戴刃，白翟染其蠶紋。碧瑣離離，素女窺月中之影；白榆歷歷，青龍伏天上之羣。麗抗萬金，名齊百子。貯四姓之良家，延諸姑與伯姊。鳴屨回廊，探瓢曲水。行行細欄，石榴盛抱柱之裙；蟲蟲高牆，海馬繡凌波之履。婉孌無名，穠纖合軌。賦成洛水，陳王盡八斗之才；夢出巫山，楚帝薦三盃之醴。蝴蝶以胭脂作隊，玉樹以芙蓉爲蕊。瑤池疏潤，演麗于九春；析木分輝，流光于千里。香合麝臍，痕勻獺髓。九華妝篋，長絨楚國之蘅蘭；八寶鏡臺，爛闌武家之桃李。映陽光而獨照，攬輕塵而四起。習成雅步，風細細而無聲；學得宮妝，月亭亭而不倚。麗軼西施，賢過鄧曼。冠南都之顏色，充中庭之舞萬。連環不解，明珠度寸。扶桑宮裏，有夫婿之候；芳草天涯，有王孫之怨。傳霓裳于廣寒，織雲錦于靈漢。常山罷玉釵之詠，阿谷置銀璫之翰。繡幕圍兮，春盃長夜；錦衾燦兮，宵燈獨旦。別有沙堤曲通珣岸，黃金建百尺之臺；白玉作九成之觀，屏裁雲母，隔閨風而不疎；梁鏤鬱金，承朝陽而長爛。珠璣錯三千之履，紫絲垂七十之幔。粵若富春，樂彼韶年。河陽之花似霰，宜城之酒如泉。分曹打馬，對局意錢。織錦竇姬薦朝陽之賦；卷衣秦女和夜月之篇。寶葉映綦履而雅步，銀花逐笑靨而同圓。麗色難評，萬樹過牆之杏；韶光獨占，一

枝出水之蓮。四坐吐茵，無非狎客；兩行垂珮，共號神仙。風裏擎衣，接金星而燦爛；月中試管，倚玉樹而嬋娟。青鳥黃鳥，盡是瑤池之佳使；大喬小喬，無非銅臺之可憐。單衫裁生仁之杏子，絲鬟擁脫殼之蠅蟬。錦袖琵琶，眼留青于低首；金釵宛轉，面發紅于近前。一笑傾城，今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樂句雕香，舞衣裁綺，步搖擁翠，葳蕤却火之珠；充耳以黃，聯絡澄泥之寶。鴛鴦在梁，永錫難老；金玉滿堂，惟躬是保。北門文學，銜題鸞鳳；上苑英華，使稱花鳥。秋千院落，日五丈而花陰陰；燈火樓臺，月三更而人擾擾。幃影內堂，鎖聲別沼；浮閒館于波心，飛重闌于木杪。沐池分北湖之新漲，妝鏡開西山之清曉。屈曲圍屏，高低覆檼；蜘蛛織三更之雨，蘼蕪詠一庭之草。珠簾以珊瑚作鉤，翠帳以芙蓉爲葆。左思解賦，鍊詞以十年；豎亥健步，尋源于三島。神仙多戲，造化無私；海中之地可縮，壺裏之天鮮窺。萬里石塘，貫八垓之機軸；三重銀戶，入九曲之摩尼。凌歊借地，嘉福分基；東園頌蛺蝶之噓矣，南浦賦芍藥之伊其。抱明月而長游，乘清風而忘歸。畢媒珍異，總攝褻奇；泛神柁于八月，飛車較于三危。漢帝望仙，空駐八公之蹕；淮王好士，漫著三山之詞。仰看銀榜，俯即瑤池；高唐狀如日也，弱水可以航之。合天淵于跬步，渾聖凡之二岐。况復主人，實爲國華；食客三千之田氏，去天尺五之韋家。卯角領留都之鎮，十年開扈從之衙。忘形下士，莊生之鵬鷖；投身事主，介子之龍蛇。臯陶明允，吉甫柔嘉；珠出胎而特瑩，玉截肪而無瑕。明哲猶冰之生水，正直豈蓬之在麻。不伎不求，何所用而不臧？盡善盡美，將無譽之可加？游藝餘情，誦折枝之句；撫綏乘間，燕辭樹之花。羅敷罷蠶，碧玉破瓜；神鸞作駕，姮娥離二八之月。靈鵲成橋，天孫下七夕之車。致珮相磨，笙歌遞出；展黛蕊于雙眉，鬪黃花于半額。桃葉渡頭，問團扇之新聲；梅根渚上，邀長橋之行客。悠悠萬事，付半紙之埃塵；默默微情，託一箱之朱碧。盡將冶麗之叢，轉託高明之宅。

後檻前屏，終南少室。樹號長春，酒名千日。猶二士之入桃，比四仙之居橘。論道不殊，謀揆則一。借王勃之風，奮江淹之筆。咀蘭成詠，漢殿分香。刻葉爲題，鄭公借術。竭雕蟲之薄技，傾鉛華而盡述。

惜梅賦

縣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于何時。蔭一畝其疎疎，香數里其披披。侵小雪而更繁，得隴月而益奇。然生不得其地，俗物混其幽姿。前胥吏之紛拏，後囚繫之嚶吶。雖物性之自適，揆人意而非宜。旣不得薦嘉實于商鼎，效微勞于魏師。又不得託孤根于竹間，遂野性于水涯。悵驛使之未逢，驚羌笛之頻吹。恐飄零之易及，雖清絕而安施。客猶以爲妨賢也，而諷余以伐之。嗟夫！吾聞幽蘭之美，瑞乃以當戶而見夷。茲昔人所短，顧仁者之不爲。吾迂數步之行，而假以一席之地。對寒豔而把酒，嗅清香而賦詩可也。

樂府

短歌行

尊酒前陳，欲舉不能。感念疇昔，氣結心冤。日月悠悠，我生告遄。民言無欺，秉燭夜遊。昏期在房，蟋蟀登堂。伐絲比黃，庶永愛傷。憂來如絲，紛不可治。綸山市谷，欲出無岐。頽頽若穴，熒熒莫絕。無言不疾，鼠思泣血。霜落飄飄，鴉棲無巢。毛羽單薄，雌伏雄號。綠子素纓，洒掃中庭。躑躑躑躑，仰見華星。來日苦

少，去日苦多；民生安樂，焉知其他

相逢行

相逢狹邪間，車室馬不旋；雖言異鄉縣，豈非往世緣？脫轂且卷鞭，高揖問君塵；女弟新承寵，阿大李延年。何以結歡愛，渠盤出于闔；女蘿與青松，本是當纏綿。

出塞二首

烽火照元菟，嫖姚召僕夫；朱家薦逋虜，刀間出黥奴；六郡良家子，三輔弛刑徒；笳度烏啼曲，旗參虎落圖；寶刀裝鞞瑋，名駒被鏤渠；縱金出孤竹，飛旗掩二榆；妖雲壓亡塞，珥月照窮胡；勤兵收日逐，潛軍執骨都；姑衍山重禪，燕然石再列；功成肆郊廟，雄郡却分符。

（袁中郎評）收拾殆盡。

烽火通麟殿，嫖姚拜虎符；馬聲分內廐，旗影發前驅；六郡良家子，三輔弛刑徒；夜帳傳刁斗，秋風感蠃蛄；功成築京觀，萬里血糊塗。

紫騮馬

紫騮垂素韁，光輝照洛陽；連錢裁璧玉，障泥圖鳳凰；夜赴期門會，期逐羽林郎；陰山烽火急，展策願超驤。

□ 聽馬驅：

悠悠聽馬驅，道阻歲云晚；豈無同裘士，念子不能飯。木脫辭故枝，去家日已遠；鳴雞戒前道，夕暝猶驅蹇。筋力已非舊，淚下不可卷！

（袁中郎評） 入格。

□ 俠客：

俠客重功名，西北請專征；慣戰弓刀捷，酬知性命輕。孟公好驚坐，郭解始橫行；相將李都尉，一夜出平城。

（袁中郎評） 酬知性命輕，畫出俠來。

□ 隴頭：

隴頭寒多風，卒伍夜相驚；轉戰陰山道，暗度受降城。百萬安刀靶，千金絡馬纓；日晚塵沙合，虜騎亂縱橫。

□ 隴頭水：

隴水分四注，隴樹雜雲烟；磨刀共斂甲，飲馬並投錢。朔地風初合，交河冰復堅；寒禁不能語，烏孫

掠酒泉。

□ 咏春江花月夜：

麝月重輪三五夜，玉人聯槳出靈娥；內家近製河汾曲，樂府新譜役鄆歌。十里花香通綵殿，萬枝燈燄照春波；不關仙客饒芳思，晝短歡長奈樂何？

□ 春江花月夜：二首

嘉樹鬱婆娑，燈花月色和；春江流粉氣，夜水濕裙羅。夜霧沉花樹，春江溢月輪；歡來意不持，樂極詞難陳。

□ 五言古詩

□ 白髮：

清朝攬明鏡，元首有華絲；愴然百感興，雨泣忽成悲。憂思固逾度，榮衛豈及衰；天壽不疑天，功名須壯時。涼風中夜發，皓月經天馳；君子重言行，努力以自私。

□ 伏承履吉王君以長句見贈，作此以答：

歲月信言邁，吾生已焉休！春滋未淹髡，暑退大火流。洒掃庭戶間，整飾衣與裘。元鳥樂高蔭，攀援聊淹留。仲尼悲執鞭，富貴不可求。楊朱泣路岐，彷徨何所投？

□ 聞蛩：

孟夏蟋蟀鳴，白露零蔓艸；四時序相代，候物與何早？游子尚寒襦，佇聽傷懷抱；隙景無淹髡，壯志坐衰老。

□ 夜中思親：

元序潛代運，穠華不久鮮；仰視鴻雁征，俯悼邱中賢。迅鴛杳難追，庭止念周旋；殺身良不惜，顧乃二人憐。嘉時羞茱萸，涕泗徒留連！

□ 傷內：

淒淒白露零，百卉謝芬芳；槿花易衰歇，桂枝就銷亡。迷途無往駕，款款何從將？曉月麗塵梁，白日照春陽。撫景念疇昔，肝裂魂飄揚！

□ 贈文學朱君別號簡庵詩：

居敬以行簡，仲尼之所珍；易簡合至道，乃可臨夫民。邇來太朴散，瑣尾而頑嚚；朱君何所見？爰以

簡自云。吉人之詞寡，長者之情真；言寡則可信，情真則可親。皆是簡之要，料能體諸身；吾欲君念茲，作詩爲重陳。

□ 詠懷詩二首

鬱鬱梁棟姿，落落璠璣器；空山歲歷晚，冰霰交如至。朽腐何足論，壯哉風雲氣；書生空白頭，三歎橫流涕！

灌木寒聲集，叢篠靜色深；冰霜歲聿暮，方昭君子心。射干蔽豫章，慨惜自古今；嶰谷失黃鍾，大雅變正音。爲子酌大斗，爲我調鳴琴；仰假艸木間，世道隨浮沉。

□ 失題

樂在村中住，爲識村中樂；矮屋竹篠蓋，低牆藤蘿絡。明窗鋪筆硯，爛飯飽藜藿；鄰里別雞豚，昏曉喧鳥雀。竈煙裊屋頭，瓶湯鳴牀脚；老酒煮黃精，小菜簇烏藥。土空窖蘋栗，牆居寄杯棗；秋葉紅駛驕，春花香作惡。無火借石敲，有井當庭鑿；有鹽蠶富貴，無燈書寂寞。夫妻八尺牀，風雨一雙屨；于人無伎求，于世無乞索。天下方太平，鄉里免漂泊；君能知此趣，吾詩所以作。

□ 七言古詩

□ 詠梅，次楊廉夫韻

北風着面刮起霜，蟾月何處尋紅芳？瘦筇曳盡湘竹節，雙鞋踏倒江莎芒。谿橋突兀田塍裂，雪裏梅開梅勝雪；不妨地上有微冰，且是江南好明月。羅浮仙子麗風韻，廣平才人領花信；胸中漫有鐵石腸，眼前且看鴉雛鬢。三更炙燈雁足缸，十千沽酒螭頭觴；折得隴頭逢驛使，先與天下頒春王。衲衣結鶴何愁冷？醉眼模糊長不醒；游遍西湖夜繼明，休把東風負俄頃？

□ 題五王夜燕圖：

積善坊中五王宅，重樓複閣輝金碧；大衾長枕共春秋，鬪雞走狗連朝夕。花萼樓前夜開燕，沈水凝烟燈吐燄；列坐申王與岐薛，讓皇降席同南面。昆侖琵琶涼州歌，當時進御雜雲和；宮聲不屬商聲暴，琵琶聲起少琶聲多。獨有汝陽知律呂，曾把流離陳明主；他日回鑾蜀道中，不教審聽鈴淋雨。

（袁中郎評） 的是筆頭有舌。

□ 題潯陽送別圖：

寂落潯陽白司馬，青衫掩肝官僚下；獻納親曾批逆鱗，忽以讒言棄于野。當時藩鎮在謀逆，謀以如公不易得；欲濟時難須異才，瑣尾小人有何益？讒言不用時事危，忠臣志士最堪悲！一曲琵琶淚如把，況是秋風送別時。是非公論日紛紛，不在朝廷在野人；他日江州茅屋底，年年伏臘養雞豚。

（袁中郎評） 凄絕。

□ 席上答王履吉：

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盃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己，所以與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邨莊，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今人不如今，高歌伐木矢滄浪。感君稱我爲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奇？有酒與君斟酌之！

□ 漁樵問答歌：

漁翁舟泊東海邊，樵夫家住西山裏；兩人活計山水中，東西路隔萬千里。忽然一日來相逢，滿頭短髮皆蓬鬆，盤桓坐到日卓午，互相話說情何濃？一云深山有大木，中有猛獸喫人肉；不如平園采短薪，無慮無憂更無辱。一云江水有巨鱗，滔天波浪驚殺人；不如蘆花水清淺，波濤不作無怨心。吾今與汝要知止，凡事中間要謹始；生意宜從穩處求，莫入高山與深水。

□ 姑蘇八詠：

天平山：

天平之山何其高巖巖，突兀凌青霄；風回松壑烟濤綠，飛泉漱石穿平橋。千峯萬峯如秉笏，峻峻嶒嶒相壁立；范公祠前映夕暉，盤空翠黛寒雲濕。

姑蘇台：

高臺築近姑蘇城，千年不改姑蘇名；畫棟雕楹結羅綺，面而青山如翠屏。吳姬窈窕稱絕色，誰知一笑傾人國。可憐遺址俱荒涼，空林落日寒煙織。

百花洲

昔傳洲上百花開，吳王遊樂乘春來；落紅亂點溪流碧，歌喉舞袖相徘徊。王孫一去春無主，望帝春心歸杜宇；啼向空山不忍聞，淒淒芳艸迷煙雨。

桃花塢

花開爛漫滿邨塢，風煙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鶯亂啼，萬樹圍春燕雙舞。青山寥絕無煙埃，劉郎一去不復來；此中應有避秦者，何須遠去尋天台？

響屨廊

繁花漫道當年甚，舉目荒涼秋色凜；寶琴已斷鳳皇吟，碧井空留麋鹿飲。響屨長廊故幾間，于今惟見艸班班；山頭只有舊時月，曾照吳王西子顏。

寒山寺

金閶門外楓橋路，萬家月色迷烟霧；譙閣更殘角韻悲，客船夜半鐘聲度。樹色高低混有無，山光遠近成模糊；霜華滿天人怯冷，江城欲曙聞啼烏。

長洲苑

長洲苑內饒春色，潑黛巒光翠如溼；銀鞍玉勒鬥香塵，多少遊人此中集。薄暮山池風日和，燕兒學舞鶯調歌；當年勝事空陳迹，至今遺恨流滄波。

洞庭湖：

具區浩蕩波無極，萬頃湖光淨凝碧；青山點點望中微，寒空倒浸連天白。鴟夷一去經千年，至今高韻人猶傳；吳越興亡付流水，空留月照洞庭船。

（袁中郎評） 此中有畫。

花下酌酒歌：

九十春光一擲梭，花前酌酒唱高歌；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今朝花落成秋艸；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人比今年老。今日花開又一枝，明日來看知是誰？明年今日花開否？今日明年誰得知？天時不測多風雨，人事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兩不齊，莫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長開，少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醉，花笑人生也是呆。

桃花菴歌：

桃花塢裏桃花菴，桃花菴裏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還來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復日，花落花開年復年。但願老死花酒間，不願鞠躬車馬前；車塵馬足貴者趣，酒盞花枝貧者緣。若將富貴比貧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將貧賤比車馬，他得驅馳我得閒。別人笑我忒風顛，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見五陵豪傑墓，無花無酒鋤作田。

一年歌：

一年三百六十日，春夏秋冬各九十；冬寒夏熱最難當，寒則如刀熱如火。春三秋九號溫和，天氣溫和風雨多；一年細算良辰少，況又難逢美景何？美景良辰儘遭遇，又有賞心并樂事；不燒高燭對芳尊，也是虛生在人世。古人有言亦達哉，勸人乘燭夜游來；春宵一刻千金價，我道千金買不回。

□ 一世歌

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尊倒；世人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春夏秋冬撚指間，鐘送黃昏雞報曉。請君細點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芳艸；草裏高低多少墳，一年一半無人掃。

□ 把酒對月歌

李白前時原有月，惟有李白詩能說；李白如今已仙去，月在青天幾圓缺。今人猶歌李白詩，明月還如李白時；我學李白對明月，月與李白安能知？李白能詩復能酒，我今百盃復千首；我雖無李白才，料應月不嫌我醜。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長安眠；姑蘇城外一茅屋，萬樹桃花月滿天。

□ 醉時歌

地水火風成假合，合色聲香味觸法；世人癡呆認做我，惹起塵勞如海闊。貪瞋癡作殺盜淫，因緣妄想入無明；無明即是輪迴始，信步將身入火坑。朝去求名莫求利，面作心欺全不計；上牀夜半別鞋

子方悔昨朝搬鬼戲。它人謀我我謀他，冤冤相報不會差；一身欠債還他債，請君噉鐵去拖車。種堪愛，惜色堪貪，它家妻子自家男，不是冤家頭不聚，鐵枷自有愛人擔。幾番死，今幾番活，大夢無憑閒聒聒，都是自家心念生，無念無生卽解脫。死生無常繫雙足，莫待這番重瞋目，人身難得法難聞，如針投芥龜鑽木。自補衲衣求飯喫，此道莫推行不得，拚却這條窮性命，不成些事何須惜？數息隨止界還靜，修願修行入真定，空山落木狼虎中，十卷楞嚴親考訂。不二門中開鎖鑰，烏龜生毛兔生角，諸行無常一切空，阿耨多羅大圓覺。一念歸空拔因果，墮落空見仍遭禍，禪人舉有着空魔，猶如避溺而遭火。說有說無皆是錯，夢境眼花尋下落，翻身跳出斷腸坑，生滅滅兮寂滅樂。

□ 怡古歌：

人心不古今非昨，大雅所以久不作；宣尼歎生觚不觚，良爲真純日雕琢。大禹寶鼎沉泥沙，宣王石鼓已剝落；世間耳目狃時俗，聞見安能免齟齬？沛國劉君天下賢，形體則人心則天，好尚獨與時俗異，神遊直出羲皇前。三皇制作列鼎鼐，四壁圖畫飛雲煙，汗牛充棟不可計，怡然蹲僂于其間。君之此志無人識，我將管蠡聊窺測，心期欲見古之人，不見古人愛古物。漢唐蕭曹與房杜，夏商伊周并契稷，上下三千六百年，與君同心復同德。

□ 焚香默坐歌：

焚香默坐自省已，口裏喃喃想心裏；心中有甚害人謀，口中有甚欺心語？爲人能把口應心，學弟

忠信從此始；其餘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頭插花枝，手把盃，聽罷歌童看舞女，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之爲恥。」及至心中與口中，多少欺人沒天理，陰爲不善，陽掩之，則何益矣！徒勞耳！請坐且聽吾語：「汝一凡人有生有必死，死見先生面，不慚，才是堂堂好男子。」

（袁中郎評）說盡假道學。

解惑歌

紛紛眼底人千百，或學神仙或學佛；學仙在煉大還丹，學佛來尋善知識。彼要長生享富豪，此要它生饒利益；忠孝于其道不同，且把將來挂東壁。我見此輩貪且癡，漫作長歌解其惑；學仙學佛要心術，心術多從忠孝立。惟孝可以感天地，惟忠可以貫金石；天地感動金石開，證佛登仙如芥拾。佛知過去未來事，仙有通天徹地力；任你嘍囉閃賺高，這兩箇人瞞不得。神仙福地是蓬萊，釋迦天宮號兜率；不在西天與東海，只在人心方咫尺。

世情歌

淺淺水，長長流，來無盡，去無休；翻海狂風吹白浪，接天尾閭吸不收。即如我輩住人世，何榮何辱？何樂何憂？有時邯鄲夢一枕，有時華胥酒一甌。古今興亡付詩卷，勝負得失歸松楸。清風明月用不竭，高山流水情相投；蓂莢自晦朔，蘭菊自春秋。我今視昔亦復爾，後來還與今時伴。君不見，東家暴富十頭牛，又不見，西家暴貴萬戶侯；雄聲赫勢掀九州，有如洪濤洶湧，世界欲動天將浮。忽然一日風打舟，

斷蓬，絕梗無少留；桑田變海海爲洲，昔時聲勢空喧啾。嗚呼！何如淺淺水，長長流？

（袁中郎評）以十頭牛對萬戶侯，甚惡。

妒花歌：

昨夜海棠初着雨，數朵輕盈嬌欲語；佳人曉起出蘭房，折來對鏡比紅妝。問郎：「花好奴顏好，」郎道：「不如花窈窕。」佳人見語發嬌嗔，不信死花勝活人；將花揉碎擲郎前，請郎今夜伴花眠。

（袁中郎評）竟能畫態。

詠漁家樂：

世泰時豐芻米賤，買酒頗有青銅錢。夕陽半落風浪舞，舟船入港無危顛；烹鮮熱酒招知己，滄浪迭唱仍扣舷。醉來舉盞酹明月，自謂此樂能通仙；遙望黃塵道中客，富貴于我如雲烟。

俚俚詞：

俚俚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盞院門前。

七夕歌：

人間一葉梧桐飄，蓐收行秋回斗杓；神官召集役靈鵠，直渡銀河橫作橋。河東美人天帝子，機杼年年勞玉指；織成雲霧紫綃衣，辛苦無歡容不理。帝憐獨居無與娛，河西嫁與牽牛夫；自從嫁後廢織紉，綠鬟雲鬢朝暮梳。貪歡不歸天帝怒，責歸却踏來時路；但令一歲一相見，七月七日橋邊渡。別多會少知奈何？却憶從前歡愛多；匆匆萬事說不盡，玉龍已駕隨羲和。河橋靈官催曉發，令嚴不肯輕離別；便將汨作雨滂沱，淚痕有盡愁無歇。吾言「織女君莫嘆，天地無窮會相見；猶勝姮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

百忍歌：

百忍歌，百忍歌，人生不忍將奈何？我今與汝歌百忍，汝當拍手笑呵呵！朝也忍，暮也忍；恥也忍，辱也忍；苦也忍，痛也忍；饑也忍，寒也忍；欺也忍，怒也忍；是也忍，非也忍；方寸之間當自省，道人何處未歸來。癡雲隔斷須彌頂，脚尖踢出一字關，萬里西風吹月影，天風冷冷山月白，分明照破無爲鏡。心花散性，地穩得到此時夢初醒。君不見如來割身痛也忍，孔子絕糧饑也忍，韓信跨下辱也忍，閔子單衣寒也忍，師德睡面羞也忍，劉寬污衣怒也忍，不疑誣金欺也忍，張公九世百般忍，好也忍，歹也忍，都向心頭自思忖。囫圇吞却栗棘蓬，恁時方識真根本。

七十詞：

人年七十古稀，我年七十爲奇。前十年幼小後十年衰老，中間止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裏過了。

算來止有二十五年在世，受盡多少奔波煩惱。

嘸歌行

嘸東南之原，嗟西北之阡。廢田爲邱，廢邱爲田；翻兮覆之，倏焉忽焉。一犁春雨，今朝隴；一坏黃土，明朝塚。塚前松柏身依依，隴頭禾黍還離離。阡之南兮阡之北，原之東兮原之西。誰得之？誰失之？今來古往，物換人非。智者狡兮愚者癡，強者畏兮弱可欺。富連阡兮累陌，貧無地兮卓錫。千年之田，八百其主；百歲之人，七十者稀。總然席捲吾與汝，借與眼看能幾時？豈不見挽長弓，揮短鏑；挽長戈，操短戟；投鞭絕流，麾兵赤壁；志小鴻溝，眼高絕域？又不見樓上樓，屋上屋；置黃金，藏白玉；紫標身，紅腐粟；錦帳五十里，胡椒八百斛。貴爲萬戶侯，富食千鍾祿。英雄富貴安在哉？北邱山下俱塵埃。

煙波釣叟歌

太湖三萬六千頃，渺渺茫茫浸天影。東西洞庭分兩山，幻出芙蓉翠翹嶺。鷗鷺啼雨烟竹昏，鯉魚吹風浪花滾。阿翁何處釣魚來，雪白長鬚清凜凜。自言生長江湖中，八十餘年泛萍梗。不知朝市有公侯，只識煙波好風景。蘆花蕩裏醉眠時，就解簑衣作衾枕。撐開老眼恣猖狂，仰視青天大如餅。問渠姓名何與誰？笑而不答心已知。元真之孫好高士，不尚功名惟尚志。綠簑青笠勝朱衣，斜風細雨何思歸。筆牀茶竈兼食具，墨笥詩稿行相隨。我曹亦是豪吟客，萍水相逢話荊識。飄飄敝袖青幅巾，清談捲霧天香生。兩舟並泊太湖口，我吟詩兮君酌酒。酒杯到我君亦吟，詩酒賡酬不停手。大瓢小杓何曾乾，長

篇短句隨時有；飲如長鯨吸巨川，吞天吐月鼉鼉吼。吟似行雲流水來，星辰搖落珠璣走；天長大紙寫不盡，墨汁蘸乾三百斗。

江南四季歌：

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風花分四季；滿城旗隊看迎春，又見鰲山燒火樹。千門挂綵六街紅，鳳笙鼉鼓喧春風；歌童遊女路南北，王孫公子河西東。看燈未了人未絕，等閒又話清明節；呼船載酒競遊春，蛤蜊上已爭嘗新。吳山穿繞橫塘過，虎邱靈巖復元墓；提壺挈榼歸去來，南湖又報荷花開。錦雲鄉中漾舟去，美人鬢壓琵琶釵；銀箏皓齒聲繼續，翠紗汗衫紅映肉。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裏人如玉；一天火雲猶未已，梧桐忽報秋風起。鵲橋牛女渡銀河，乞巧人排明月裏；南樓雁過又中秋，悚然毛骨寒颼颼。登高須向天池嶺，桂花千樹天香浮；左持蟹螯右持酒，不覺今朝又重九。一年好景最斯時，橘綠橙黃洞庭有；滿園還剩菊花枝，雪片高飛大如手。安排煖開開紅爐，敲冰洗盞烘牛酥；銷金帳掩梅梢月，流酥潤滑鉤珊瑚。湯作蟬鳴生蟹眼，罐中茶熟春泉鋪；寸韭餅，千金果，鰲羣鵝，掌山羊脯。侍兒烘酒煖銀壺，小婢歌闌欲罷舞；黑貂裘，紅氍毹，不知簑笠漁翁苦。

進酒歌：

吾生莫放金叵羅，請君聽我進酒歌；爲樂須當少壯日，老去蕭蕭空奈何？朱顏零落不復再，白頭愛酒心徒在；昨日今朝一夢間，春花秋月寧相待。洞庭秋色儘可沽，吳姬十五咲當壚；翠鈿珠絡爲誰

好，喚客那問錢有無？畫樓綺閣臨朱陌，上有風光消未得；扇底歌喉窈窕聞，尊前舞態輕盈出。舞態歌喉各盡情，嬌癡索贈相逢行；典衣不惜重酩酊，日落月出天未明。君不見劉生荷鍤真落魄，千日之醉亦不惡；又不見畢君拍浮在酒池，蟹螯酒盃兩手持。勸君一飲盡百斗，富貴文章我何有？空使今人羨古人，總得浮名不如酒。

閒中歌

人生七十古來有，處世誰能得長久？光陰真是過隙駒，綠髻看看成皓首。積金到斗都是閒，幾人買斷鬼門關；不將尊酒送歌舞，徒把鉛鍊燒金丹。白日昇天無此理，畢竟有生還有死；眼前富貴一枰棋，身後功名半張紙。古稀彭祖壽最多，八百歲後還如何？請君與我舞且歌，生死壽夭皆由他。

三高祠歌

君不見洛陽記室雙鬢皤，不忍荊棘埋銅駝；西風忽憶驢魚多，歸來江上眠秋波。又不見甫里先生心更苦，河朔生靈半黃土；夕陽簑笠二頃田，口誦羲皇思太古。二生隱淪豈得已，一生不及鴟夷子；吳宮鹿走越山高，脫纓竟濯滄浪水。丈夫此身繫乾坤，豈甘便老菰蒲根？古今得失一卮酒，我亦起酌沙鷗魂。

登法華寺山頂

昔登銅井望法華，巖龍螺黛浮兼霞；今登法華望銅井，湖水迷茫煙色暝。法華銅井咫尺間，今昔登臨隔五年；湖山依舊齒髮落，五年一眴渾如昨。城中離山半日程，予輩好事多友生；耳聞二山眼未識，欲謀一行不可得。我于二山有宿緣，彼此登臨盡偶然；法華看梅借僧屐，洞庭遊山隨和國。兩山俯仰跡成陳，得來反羨天來人；來游固難去不易，未擬重來酒深酌。

世壽堂詩

長山大谷出壽木，雨露沾濡元氣足；大枝爲天立四極，小枝爲君作重屋。太平熙皞出壽人，皇風蒸煦壽城春；雞窠小兒是鼻祖，鳩枝老子爲耳孫。我朝列聖傳仁義，仁覆義載同天地；六合拈歸壽域中，壽木壽人同出世。木爲明堂坐軒虞，人爲老聃歌康衢；固然聖德陶甄就，亦是君家積慶餘。周君四世爲人瑞，曾元著耄祖百歲；從此堂將世壽名，龐眉皓髮宜圖繪。願人同德復同心，同心同德助當今；天下同歸仁壽域，方顯君王德澤深。

唐伯虎全集 卷二

吳門唐寅伯虎著

五言律詩

送王履約會試

雨雪關河晚，風沙鴻雁來；送君將寶劍，攜手上金臺。錦繡三千牘，天人第一才；揚雄新賦就，聲價重蓬萊。

（袁中郎評）自在。

馬

天上飛龍廐，關西犢鼻驕；承恩披玉鐙，弄影浴金沙。舞獻甘泉酒，驕嘶內苑花；丹青流落處，驚馬尙堪誇。

遊焦山

亂流尋梵剎，洒洒瀉襟期；西北分天塹，東南缺地維。高臺平落鰲，清磬起潛螭；千古基王業，來游有所思。

(袁中郎評) 起句背景。

□ 送行：

牢落三盃酒，飄飄一葉舟；行人還遠路，寒色上貂裘。此日傷離別，還家足唱酬；蕭齋煩掃榻，爲我醉眠謀。

□ 題畫：

鞋襪東城路，清和四月時；游姬香滿袖，明月水平池。畫燭留錫市，酸風颭酒旗；少年行樂地，不許衆人知。

□ 桃花庵與祝允明黃雲沈周同賦：五首

茅茨新卜築，山木野花中；燕婢泥銜紫，狙公果獻紅。梅梢三鼓月，柳絮一簾風；匡廬與衡岳，彷彿夢相通。

列伍分高下，梧盤集俊賢；五陵通俠逸，四姓號神仙。春月襟期好，秋風卜射聯；遙知文集處，伐木有詩篇。

泉源深透迤，嘉樹亂芳妍；地縮武陵脉，軒開蔚藍天。寄情聊蚱蜢，隨手奏觥船；別謾游仙調，臨池促管絃。

昔聞竹谿逸，今見竹谿亭；陳跡難題品，清風尙典刑。密叢圍曲砌，高節映疎櫺；借看應容我，西風兩眼青。

六尺清苔骨，酣舫稱醉眠；不受人荷錡，喜有葉如氈。白眼西風裏，黃花小徑邊；嘯聲多伴侶，何惜一陶然！

題谿山疊翠卷：

春林通一徑，野色此中分；鶴跡松陰見，泉聲竹裏聞。草青經宿雨，山紫帶斜曛；采藥知何處？柴門掩白雲。

聽彈琴瑟：

高廈列明燈，展瑟復張琴；柔絲亂弱指，遞節赴繁音。寶雁難齊布，金星合漫尋；相逢且相樂，不惜解羅襟。

贈壽：

滄海黃金闕，蓬萊白玉樓；仙遊騎鶴背，天遣戴鰲頭。潮汐無時定，簾櫳總架浮；乘桴羨高蹈，試問幾添籌？

題張夢晉畫：

綠崖入翠微，嵐氣溼羅衣；
澗水浮花出，松雲伴鶴飛。
行歌樵互答，醉臥客忘歸；
安得依書屋，開窗碧四圍。

偶成：

還丹難煉藥，粘日苦無膠；
沽酒衣頻典，催花鼓自敲。
功名蝴蝶夢，家計鷓鴣巢；
世事燈前戲，人生水上泡。

五言排律

賀松郡伯壽：

傳相騎箕宿，申侯降岳神；
百年生國士，一德格天人。
君子宏斯道，皇王福下民；
登庸第高等，簡在命來旬。
冀北空豪傑，江南失屢貧；
席香留粉署，露冕駕朱輪。
襦袴今歌惠，絲綸待秉鈞；
初筵稱誕節，獻歲發陽春。
進酒梧擎玉，行廚脯璧麟；
蕪詞何以祝，海底看揚塵。

七言律詩

焦山：

鹿裘高士帝王師，井竈猶存舊隱基。日轉露臺明野潦，潮隨齋磬韻江湄。天從西北開天塹，地到東南缺地維。翹首三山何處所，卻看身世使人悲。

□ 廬山：

匡廬山高高幾重？山雨山煙濃復濃；移家未住屏風疊，騎驢來看香爐峯。江上烏帽誰渡水，岩際白衣人采松。古句磨崖留歲月，讀之漫滅爲修容。

□ 觀鰲山四首

禁籞森嚴夜汶寥，燈山忽見翠岧嶢。六鰲並駕神仙府，雙鵲聯成帝子橋。星振珠光鋪錦繡，月分金影亂瑤瑤。願身已自登緱嶺，何必秦姬奏洞簫？

金吾不禁夜三更，寶斧修成月倍明。鳳蹴燈枝開夜殿，龍銜火樹照春城。蓮花捧上霓裳舞，松葉纒成熱戲棚。栴進紫霞君正樂，萬民齊口唱昇平。

仙殿深嚴號太霞，寶燈高下綴靈槎。沈香連理三珠樹，結綵分行四照花。水激萬陂龍化杖，月明緱嶺鳳隨車。簫韶沸處開宮扇，法杖當墀雁隊斜。

上元佳節麗仙都，內殿歡游愜睿圖。壁際金錢銜鸞鷟，水中鐵網出珊瑚。鼓將百戲分爲埒，燈把三山挈入壺。不是承恩參勝賞，歌謠安得繼康衢？

（袁中郎評） 甚似太平世界。

□ 霜中望月，悵然興懷：

高天綠色靜沈沈，銀月飛光綵霧深；來鴻去雁無留影，鳴機急杵動愁心。色連太液珠迷海，影照扶桑雪作林；不是王生悲異國，自緣風物重沾襟。

□ 睡起：

紙帳空明暖氣生，布衾柔軟曉寒輕；半窗紅日搖松影，一甌黃梁煮浪馨。殘睡無多有滋味，中年到底沒心情；世人多被雞催起，自不由身爲利名。

□ 贈南野：

野人茅屋向陽開，荆織雙扉土築臺；儘有雞豚供伏臘，喜無玉步到蒿萊。曉依寒日暴毛褐，夜對中星舉酒盃；我亦陸沉斯世者，買鄰何日許相陪？

□ 江南送春：

細雨簾櫳復送春，倦游肌骨對宗人；一番櫻筍江南節，九十光陰鏡裏塵。夜與琴心爭密燭，酒和香篆送花神；東君類我皆行客，萍水相逢又一巡。

□ 登吳王郊臺：

昔人築此不論程，今日牛羊向上行。吳兒越女齊聲唱，菱葉荷花無數生。南山含雨眉俱潤，西湖映日掌同平。本由萬感銷非易，詎言哀樂過羣情。

□ 仲夏三十日，陪宏農楊禮部丹陽都隱君虎邱汎舟：

朱明麗景屬炎州，蘭橈桂楫遂娛游。逐蔭追飈暫容與，回波轉藻若夷猶。日承綺扇釵光發，山入仙桮酒氣柔。幸奉瑤塵論所願，皓首期言伏此邱。

□ 遊金山：

孤嶼峻嶒插水心，亂流攜酒試登臨。人間道路江南北，地上風波世古今。春日客途悲白髮，給園兵燹廢黃金。閣黎肯借翻經榻，煙雨來聽龍夜吟。

（袁中郎評）可作金山譜。

□ 嚴灘：

漢皇故人釣魚磯，漁磯猶昔世人非。青松滿山響樵斧，白舸落日曬客衣。眠牛立馬誰家牧？鷓鴣鷺無數飛。嗟余漂泊隨饘粥，渺渺江湖何所歸？

□ 和沈石田落花詩三十首

今朝春比昨朝春，北阮翻成南阮貧。借問牧童應沒酒，試嘗梅子又生仁。六如偈送錢塘妾，八斗才逢洛水神。多少好花空落盡，不曾遇着賞花人。

夕陽芳艸笛悠悠，春事驚看又轉頭。浙瀝風光搖草樹，驂驛時節逐川流。臨階忍數脂千片，遶樹空煩繡半鉤。九十繁華梭脫手，多情又作一番愁。

忍把殘紅掃作堆，紛紛雨裏毀垣頽。蛤蜊上市驚新味，鶻鴂催人再洗杯。豈唱驪歌送春去，悔教羯鼓徹明催。爛開賺我平添老，知到年來可爛開？

能賦相如已倦游，傷春杜甫不禁愁。頭扶殘醉方中酒，面對飛花怕倚樓。萬片風飄難割捨，五更人起可能留。妍媸雙腳撩天去，千古茫茫土一邱。

芒鞋布襪罷春游，粉蝶黃蜂各自愁。池面風回公族聚，陌頭人散踟躕休。膠黏日月無長策，酒對荼蘼有近憂。蘇小堤頭試翹首，碧雲暮合隔紅樓。

谿水東流日轉西，杏花零落草萋迷。山翁既醒依然醉，野鳥如歌復似啼。六代寢陵埋國媛，五侯車馬鬪家娛。鄰東謝卻看花伴，陌上無心手共攜。

春歸不得駐須臾，花落仍知剩有無。新艸漫侵天際綠，衰顏又改鏡中朱。應門未遇偷香掾，墜溷翻成逐臭夫。無限傷心多少淚，朝來枕上眼應枯。

蟄燕還巢未定時，山翁散社醉扶兒。紛紛花事成無賴，默默春心怨所私。雙臉胭脂開北地，五更風雨葬西施。匡牀自拂眠清晝，一縷茶烟颺鬢絲。

春盡愁中與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風。鬢邊舊白添新白，樹底深紅換淺紅。漏刻已隨香篆了，錢囊

甘爲酒柸空；向來行樂東城畔，青艸池塘亂活東。

崔徽自寫鏡中真，洛水誰傳賦裏神？節序推移比彈指，鉛華狼籍又辭春。紅顏仙蛻三生骨，紫陌香消一丈塵。遶樹百回心語口，明年句管是何人？

簇簇雙攢出綫眉，淹淹獨立曲欄時。千年青塚空埋怨，重到元都好賦詩。瓦竈酒香燒柿葉，畫梁燈暗落殘絲。尋芳了却今年債，又見成陰子滿枝。

花開共賞物華新，花謝同悲行跡塵。可惜錯拋傾國色，無緣逢着買金人。潏潏愛水衫前淚，渺渺游魂樹底春。一霎悲歡因色相，欲從羽調（一作調御）懺痴瞋。

天涯曉濤碧雲橫，春社園林紫燕輕。桃葉參差誰問渡，杏花零落憶題名。日高薜蘿蝸黏壁，雨過歸鴛葉滿城。邀得大堤諸女伴，踏歌何處和盈盈？

節當寒食半陰晴，花與蜉蝣共死生。白日急隨流水去，青鞋空作踏莎行。收燈院落雙飛燕，細雨樓臺獨囀鶯。休向東風訴恩怨，自來春夢不分明。

紅塵拂面望春門，綠艸遮腰金谷園。鶴篆遍書苔滿徑，犬聲遙在月明邨。春風院院深籠鎖，細雨紛紛欲斷魂。拾得殘紅忍拋却，阿咸頭上伴銀旛。

春來赫赫去匆匆，刺眼繁華轉眼空。杏子單衫初脫暖，梨花深院自多風。燒燈坐盡千金夜，對酒空思一點紅。倘是東君問魚雁，心情說在雨聲中。

舊池新啼滿袖痕，憐香惜玉竟難存。鏡中紅粉春風面，燭下銀屏夜雨軒。奔月已憑丹換骨，墜樓端把死酬恩。長洲日暮生芳草，消盡江淹黯黯魂。

鳴鳴曉角起春城，巧作東風撼地聲；燈照檐花開且落，鴉棲庭樹集還驚。紅顏不爲琴心駐，綠酒休辭盞面盈。默對粧奩閑自較，鬢絲又見（一作算）一年贏。

萬紫千紅莫謾誇，今朝粉蝶過鄰家。昭君偏遇毛延壽，高類不憐張麗華。深院青春空自鎖，平原紅日又西斜。小橋流水閒村落，不見啼鶯有吠蛙。

滿堂歡笑強相陪，別有愁腸日九迴。時序忽驚梁燕乳，年華偏愛隙駒催。香消衣帶傷腰瘦，夢斷遼陽沒信來。門掩黃昏花落盡，牛酥且薦掌中杯。

貌嬌命薄雨難全，月暗花殘謝世緣。年老盧姬悲晚嫁，日高黃鳥喚春眠。人生自古稀七十，斗酒何論價十千。痛惜纔纖又遲暮，好燒銀燭覆艸艸。

花落花開總屬春，開時休羨落時嗔。好知青草骷髏冢，就是紅樓掩面人。山屐已教休汎蠟，柴車從此不須巾。仙塵佛劫同歸盡，墜處何須論廁茵。

亞字城邊麋鹿臺，春深情況轉幽哉。嬖衣玉貌乘風去，對酒蓬窗帶雨推。結子桃花如雨落，挾雌蝴蝶過牆來。江南多少閑庭館，朱戶依然鎖綠苔。

桃蹊李徑謝春榮，斗酒芳心與夜爭。陌上新楊麴塵暗，牆頭圓月玉盤傾。青帘巷陌無行跡，繡褶腰肢覺瘦生。莫道無情何必爾，自緣我輩正鍾情。

惻惻悽悽憂自憐，花枝零落鬢絲添。過遮燕語春三月，蕩漾波紋日半簾。病酒不堪朝轉劇，聽風且喜晚來恬。綠楊影裏蒼苔上，爲惜殘紅手自拈。

楊柳樓頭月半規，笙歌院裏夜深時。花枝的的難長好，漏水丁丁不肯遲。金釧袖籠新蕩滑，翠眉

簾映小蛾垂；風情多少愁多少？百給愁腸說與誰？

春朝何處默憑闌？庭草驚看露已團；花并淚絲飛點點，絮飛眼纈望漫漫。書常無意開孤憤，帶有同（一作何）心綰合歡；且喜殘叢猶有在，好隨修竹報平安！

桃花淨盡杏花空，開落年年約略同；自是節臨三月暮，何須人恨五更風。撲簷直破簾衣碧，上砌如欺地錦紅；拾向研羅方帕裏，鴛鴦一對正當中。

春夢三更雁影邊，香泥一尺馬蹄前；難將灰酒懣新愛，只有書（一作香）囊報可憐。深院料應花似霰，長門愁鎖日如年；憑誰對却閑桃李，說與悲歡石上緣。

花朵憑風着意吹，春光棄我竟如遺；五更飛夢環巫峽，九畹招魂費楚詞。衰老形骸無昔日，凋零草木有榮時；和詩三十愁千萬，此意東君知不知？

與朱彥明諸子同游保叔寺

簾輿銜尾試臨汀，蘭若從頭遍叩扃；晨暝香凝通殿霧，夜漁燈散滿湖星。登高新酒傾鄮白，弔古空山湧帝青；又算一番行樂處，詩成吟與故人聽。

西疇圖爲王侍御作

鐵冠仙史隱城隅，西近平疇宅一區；準例公田多種秫，不教詩興敗催租。秋成爛煮長腰米，春作先驅丫髻奴；鼓腹年年歌帝力，不須祈穀幸操壺。

題畫

湖上仙山隔渺茫，世塵不上渡頭航。白蘋開處藏漁市，紅葉中間放鹿場。落日沈沙曾有影，新霜着樹橘生香。遙聞逋老經行處，芝艸葳蕤滿路傍。

元宵

有燈無月不娛人，有月無燈不算春。春到人間人似玉，燈燒月下月如銀。滿街珠翠游邨女，沸地笙歌賽社神。不展芳尊開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題碧藻軒

畫堂基構畫船通，碧水漣漪碧艸叢。波弄日光翻上棟，窗含烟景直浮空。簾垂菡萏花開上，魚戲闌干倒影中。試倩詩人略評品，不妨喚作水晶宮。

沈徵德飲予于報恩寺之霞鷺亭，酒酣賦贈

水檻憑虛六月風，豪英相聚一尊同。水光錯落浮瓜綠，日影玲瓏透樹紅。謬以上筵尊漫客，喜留新契在禪宮。雲衢萬里諸公去，馬笠不知何處逢？

散步

吳王城裏柳成畦，齊女門前水拍堤。賣酒當壚人袅娜，落花流水路東西。平頭衣襪和鞋試，弄舌鉤輈繞樹啼。此是吾生行樂處，若爲詩句不留題。

□ 松陵晚泊

晚泊松陵繫短篷，埠頭燈火集船叢。人行煙靄長橋上，月出蒹葭漫水中。自古三江稱禹跡，波濤五夜起秋風。鱸魚味美邨醪賤，放筴金盤不覺空。

□ 領解後謝主司

壯心未肯逐樵漁，泰運咸思備掃除。劍責百金方折閱，玉遭三黜忽沾諸。紅綾敢望明年餅，黃絹深慚此日書。三策舉場非古賦，上天何以得吹噓。

□ 送李尹

征途驅策信良堅，祖席驪歌散曉煙。花滿邑中無犬吠，塵凝梁上有魚縣。每游綠地留詩榜，只把清風折俸錢。遺愛在民齊仰望，青雲一鶚正喬遷。

□ 長洲高明府過訪山莊，失于迎迓，作此奉謝

重茅小構向城陬，杖杜何煩顧道周。題鳳在門驚迅筆，驅雞上樹避鳴騶。望塵有失迎車拜，掃徑

還期下榻留；莫有腐儒貧徹骨，濁醪猶可過牆頭。

□和雪中書懷：

窗撲春蛾雪打團，杯浮綠蟻酒衝寒；挑來野菜和根煮，尋着江梅帶蘚搬。暗笑無情牙齒冷，熟看人事眼睛酸；筋骸雖健頭顱老，脫屣塵埃已不難。

□壽嚴民望母八十：

八旬慈母女中仙，九轉丹成妙入元；階暗彩衣娛白髮，月明黃鶴下青天。悅懸錦帶遙稱誕，酒灑金卮共祝筵；壽算欲知多少數，蟠桃一熟九千年。

□雨中小集：

煙簑風笠走興臺，邀取羣公赴社來；蕉葉共聽窗下雨，蟹螯分弄手中杯。能容緩頰邨夫子，戲謔長眉老辨才；酒散不妨無月色，夾堤燈火棹船回。

□正德己卯，承沈徵德、顧翰學置酌禪寺，見招猥鄙，杯酒狼藉，作此奉謝：

陶公一飯期冥報，杜老三杯欲托身；今日給孤園共醉，古來文學士皆貧。就題律句紀行跡，更乞侯鯖賜美人；公道吾癡吾道樂，要知朋友要情真。

□ 春日城西

衣試新裁襖試穿，闔閭城外暮春天；閒書朱墨鄉村旆，互界青黃菜麥田。食祿有方生樂土，太平無象是豐年。兆民仰賴君王慶，難報惟擎額上拳。

□ 桃花庵與希哲諸子同賦三首

石無剗刻古頑蒼，名借平泉出贊皇；合宴賓筵銘敬德，從來涑郡戒沈荒。屈原特立昭忠節，王績冥逃入醉鄉。付與子孫爲砥礪，豈因快適縱壺觴？

傲吏難容俗客倍，對談惟鶴夢惟梅；羽衣性野契偏合，紙帳更寒曉未開。長嘆九皋風淅淅，高眠一枕雪皚皚。滿腔清思無人定，付與詩篇細剪裁。

萬疊奇峯一片雲，纖纖鳥道合還分；江山只在晴時出，笑語傳從別處聞。遙望盡疑蛟蜃氣，近來每有鹿麋羣。登臨未擬何時節？我欲一探星斗文。

□ 別劉伯耕

一別光輝二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忽銜敕命來吳苑，過訪貧家值暑天。路上青雲看鶚舉，橋臨紅燭語蟬連。料知別後應相念，盡贈江東日暮煙。

□ 寄郭雲帆

我住蘇州君住杭，蘇杭自古號天堂。東西只隔路三百，日夜那知醉幾場？保叔塔將湖影浸，館娃宮把麝臍香。只消兩地堪行樂，若到他鄉沒主張。

言懷二首

田衣稻衲擬終身，彈指流年了四旬。善亦嬾爲何況惡，富非所望不憂貧。山房一局金藤着，野店三杯石凍春。只此便爲吾事辦，半生落魄太平人。

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樂月中眠。漫勞海內傳名字，誰論腰間缺酒錢？詩賦自慚稱作者，衆人多道我神仙。些須做得工夫處，莫損心頭一寸天。

花月吟效連珠體十一首

有花無月恨茫茫，有月無花恨轉長。花美似人臨月鏡，月明如水照花香。扶（一作拖）筇月下尋花步，攜酒花前帶月嘗。如此好花如此月，莫將花月作尋常。

花香月色兩相宜，惜月憐花臥轉遲。月落漫憑花送酒，花殘還有月催詩。隔花窺月無多影，帶月看花別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

月臨花徑影交加，花自芳菲月自華。愛月眠遲花尙吐，看花起早月方斜。長空影動花迎月，深院人歸月伴花。羨却人間花月意，撚花玩月醉流霞。

春宵花月直千金，愛此花香與月陰。月下花開（一作香）春寂寂，花梢月轉（一作花羞月色）夜

沉沉，梧邀月影臨花醉，手弄花枝對月吟；明月易虧花易老，月中莫負賞花心。

花開爛漫月光華，月思花情共一家；月爲照花來院落，花因隨月上窗紗。十分皓色花輸月，一徑幽香月讓花。花月世間成二美，（一作稱二絕）傍花賞月酒須賒。

一庭花月正春宵，花氣芬芳月正饒。風動花枝探月影，天開月鏡照花妖。月中漫擊催花鼓，花下輕傳弄月簫。只恐月沈花落後，月臺花榭兩蕭條。

高臺明月照花枝，對月看花有所思。今夜月圓花好處，去年花病月虧（一作昏）時。飲梧酬月澆花酒，做首評花問（一作詠）月詩。沈醉欲眠花月下，（一作沉醉會吟花下月）只愁花月笑（一作照）人癡。

花發千枝月一輪，天將花月付閒身。或爲月主爲花主，纔作花賓又月賓。月下花曾留我酌，花前月不厭人貧。好花好月知多少，弄月吟花有幾人？

月轉東牆花影重，花迎月魄若爲容。多情月照花間露，解語花搖月下風。雲破月窺花好處，夜深花睡月明中。人生幾度花和月，月色花香處處同。

花正開時月正明，花如羅綺月如銀。溶溶月裏花千朵，燦燦花前月一輪。月下幾般花意思，花間多少月精神。待看月落（一作缺）花殘夜，愁殺尋花問月人！

春花秋月兩相宜，月競光華花競姿。花發月中香滿樹，月籠花外影交枝。梅花月落江南夢，桂月花傳郢北詞。花却何情月何意，我隨花月汎金卮。

正旦大明殿早朝

繡傘齊擎御道中，鳴鞭將下息朝鐘。
仙班接仗星辰近，法駕臨軒雨露濃。
百尺呆愚宿威鳳，九重闔闔擁神龍。
履新萬國朝元日，堯德無名祝華封！

歲朝：

海日團團生紫煙，門聯處處揭紅箋。
鳩車竹馬兒童市，椒酒辛盤姊妹筵。
鬢插梅花人蹴鞠，架垂絨線院秋千。
仰天願祝吾皇壽，一箇蒼生借一年。

閨門即事：

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閨門更擅雄。
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
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
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

（袁中郎評）實錄。

春日寫懷：

新春踪跡轉飄蓬，多在鶯花野寺中。
昨日醉連今日醉，試燈風接落燈風。
苦拈險韻邀僧和，煖簇薰籠與妓烘。
寄問社中諸契友，心情可與我相同？

檢齋：

檢束斯身益最深，檢身還要檢諸心；鞠躬暗室如神在，恭已虛齋儼帝臨。視聽動言皆有法，盃盤几席盡書箴；遙知危坐焚香處，默把精微義理尋。

（袁中郎評）絕似朱文公作。

漫興十首

十載鉛華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舞黃金盡，南國飄零白髮長。髀裏肉生悲老大，斗間星暗誤文章（一作滿榻亂書塵漠漠數聲羌笛月蒼蒼）不才剩（一作贏）得腰堪把，病對緋桃檢藥方。

此生甘分老吳閭，寵辱都無剩有狂（一作萬卷圖書一艸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一作龍虎榜中題姓氏笙歌隊裏賣文章）跣趺說法蒲團軟，鞵鞵尋芳杏酪香；只此便爲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

久遭名累怨青衿（一作一身憔悴挂衣衿）不變貧交託素歆（一作半壁藤蘿覆釜羹）去日苦多休檢歷，知諒音少莫修琴（一作已息心機成落托任教世態有升沉）平康驢背馱殘醉，穀雨花壇費朗吟；老向酒榼棋局畔，此生甘分（一作何望）不甘心。

悵悵莫怪（一作暗數）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一作陳跡關心自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艸夢中煙；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一作乞食）院門前。龍頭濫廁棘闌文，草榻令眠墊跡塵（一作驅馳南北電頭塵）襤褸衣衫墊角巾，萬點落花俱是

恨滿杯明月即忘貧。香燈不起維摩疾，（一作病）櫻筍難酬（一作消）穀雨春。鏡裏自看成老大，（一作一笑）戲兒棚上下場人。（一作半生傀儡局中人）

平康巷陌倦遊人，狼藉桃花病。（一作中）酒身短夢風煙千里笛，（一作蝶）多情絃索一牀塵。黃金誰買長門賦，黛筆空（一作難）描滿額顰。惟有所歡知此意，共（一作對）燒高燭賞餘春。（一作送殘春）

落魄迂疎自可憐！（一作自怨迂疎更自憐）棋爲日月酒爲年。（一作焚香掃榻枕書眠）蘇秦捫頰猶存舌，趙壹探囊已沒錢。滿腹有文難罵鬼，措身無地反憂天。多愁多感（一作恨）多傷壽，且酌深杯看月圓。

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一作踏徧迴廊細自籌）騰騰無語重低頭，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一作空鵬賦）黃金遊客賸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一作年來蹤跡尤飄泊）飛葉僧房細雨舟。

謝遣歌兒解臂鷹，半瓢詩稿一枝藤。（一作盡怪趨蹌總不能自知才命兩無憑）難尋萱艸酬知己，且摘蓮花供聖僧。時事百年蝸角戰，酒杯三月鳳頭燈。（一作兩字功名成蝶夢）百年蔬水曲吾肱，盡嘗世味猶存舌，茶齋隨緣敢愛憎？

造物何曾苦忌名？（一作元來最忌名）太平端（一作又）合老無能；親知散去（一作交游零落）綈袍冷，風雪欺貧。（一作飄飄）瓦灌冰，二頃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還（一作試）倩家人道：「消盡英雄（一作粗疎）氣未曾！」

戒庵老人漫筆云：「唐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同，想隨意點竄，未有一定者。」

□ 上寧王：

信口吟成四韻詩，自家計較說和誰？白頭也好簪花朵，明月難將照酒卮。得一日閒無量福，做千年調笑人癡。是非滿目紛紛事，問我如何總不知？

□ 題沈石田先生後集：

先生守硯石爲田，水似秋鴻振滿天。千首新詩驚醉飲，一簞脫粟共枯禪。移山入眼成青色，和雪勞心顯白顛。自是隨行常捧席，故將名姓附餘編。

□ 奉壽海航俞先生從德卿解元之請也：

七十流年古所稀，一經衰晚竟同歸。冰生壑壑貧能樂，雪滿柴門世與違。帽上是天隨造化，尊中有物任真機。蕭然歸榻高眠在，那管簷前日月飛？

□ 五十詩：

五十年來鬢未華，兩朝全盛樂無涯。子孫滿眼衣裁彩，賓客盈門酒當茶。煉成金鼎長生藥，來看

江南破臘花；誕日何須祝千歲？由來千算比涸沙。

花酒：

戒爾無貪酒與花，纔貪花酒便忘家；多因酒浸花心動，大抵花迷酒性斜。酒後看花情不見，花前酌酒興無涯；酒闌花謝黃金盡，花不留人酒不賒。

早起偶成： 一作枕上聞雞鳴

三通鼓角四通雞，天漸黎明月漸低；（一作曙色升高月色低）時序秋冬復孟夏，（一作新冬又春夏）舟車南北與（一作更）東西。眼前次第人都老，（一作鏡中次第人顏老）世上參差事不齊；若要自家求穩便，（一作若向其間尋穩便）一壺濁酒一餐齏。

戲題機山：

無絲無線又無繩，何故當時有此名？楊柳作經青錯落，薜蘿爲緯綠縱橫。黃鸝擲過金梭小，紫燕裁來鐵剪輕；一抹晚霞斜掛處，恍疑新織綺羅成。

寄妓：

相思兩地望迢迢，清淚臨風落布袍；楊柳曉烟情緒亂，梨花暮雨夢魂銷。雲籠楚館虛金屋，鳳入

巫山奏玉簫；明日河橋重回首，月明千里故人遙。

蒲劍：

三尺青青太古阿，舞風砢破一川波；長橋有影蛟龍懼，江水無聲日夜磨。兩岸帶烟生殺氣，五更彈雨和漁歌。秋來只恐西風惡，削破鋒稜恨轉多。

歎世：六首

一寸光陰不暫拋，徒爲百計苦虛勞；觀生如客豈能久？信死有期安可逃？綠鬢易凋愁漸改，黃金雖富鑄難牢；從今莫看惺惺眼，沉醉何妨枕麴糟？

舉世不忘渾不了，寄身誰識等浮漚？謀生盡作千年計，公道還當一死休。西下夕陽難把手，東流遡水絕回頭；世人不解蒼天意，空使身心夜半愁！

坐對黃花舉一觴，醒時還憶醉時狂；丹砂豈是千年藥？白日難消兩鬢霜。身後碑銘徒自好，眼前傀儡任渠忙；追思浮世真成夢，到底終須有散場。

忙忙展枕逐雞棲，碌碌梳頭雞又啼；傀儡一棚真是假，髑髏滿眼笑他迷。昨朝青鬢今朝雪，方始黃金又始泥；幸有一杯酬見在，有詩還向醉時題。

人生在世數蜉蝣，轉眼烏頭換白頭；百歲光陰能有幾？一張假鈔沒來由。當年孔聖今何在？昔日蕭曹盡已休；遇飲酒時須飲酒，青山偏會笑人愁。

萬事由天莫強求，何須苦苦用機謀？飽三餐飯常知足，得一帆風便可收。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幾時休？冤家宜解不宜結，各自回頭看後頭。

□ 山家見菊：

白雲紅葉襯殘霞，攜酒看山日未斜；黃菊預迎重九節，短籬先放兩三花。喜看嫩葉□□面，笑折新苞插鬢丫；可惜國香人不識，却教開向野翁家。

□ 齊雲巖縱目：

搖落郊園九月餘，秋山今日喜登初；霜林着色皆成畫，鴈字排空半草書。麴蘖才交情誼厚，孔方兄與往來疎；塞翁得失渾無累，胸次悠然覺靜虛。

□ 白燕：

驚見元禽故態非，霜翎玉骨世應稀；越裳雉尾姬周化，瀚海烏頭漢使歸。悞入梨花惟聽語，輕沾柳絮欲添衣；朱簾不隔揚州路，任爾差池上下飛。

□ 聞江聲：

歲事恩恩兩鬢星，坐看簷影下虛屏；寒梅向煖商量白，舊草迎春接續青。夢似俗牽終夜惡，酒因

愁敵片時新；秦山暮雪巴山雨，不似江聲不奈聽。

□ 尋花：

偶隨流水到花邊，便覺心情似昔年；春色自來皆夢裏，人生何必盡尊前？平原席上三千客，金谷園中百萬錢；俯仰繁華是陳迹，野花啼鳥謾留連。

□ 顧君滿考，張西溪索詩餞之，故爲賦此：

渺渺平蕪接遠津，匆匆行李送行人；三年幕下勞王事，十月江南應小春。收攝琴尊登梓道，好將詞賦獻楓宸；功名發軔青雲路，長願存心在澤民。

□ 感懷：

不煉金丹不坐禪，饑來喫飯倦來眠；生涯畫筆兼詩筆，踪跡花邊與柳邊。鏡裏形骸春共老，燈前夫婦月同圓；萬場快樂千場醉，世上閒人地上僊。

□ 贈徐昌國：

書籍不如錢一囊，少年何苦擅文章？十年掩髣青衫敝，八口啼饑白稻荒。草閣續經冰滿硯，布衾棲夢月登床；三千好獻東方牘，來伴山人讀法王。

同諸公登金山：此詩見三山志與前詩不同

山峙清江萬里深，上公乘興命登臨；憑尊指顧分吳楚，滿眼風波自古今。春日客途悲白髮，祇園兵燹廢黃金；日斜未放滄浪渡，飽酌中冷洗宿心。

夢：

二十年餘別帝鄉，夜來忽夢下科場；雞蟲得失心尤悸，筆硯飄零業已荒。自分已無三品料，若爲空惹一番忙；鐘聲敲破邯鄲景，依舊殘燈照半牀。

嘆世：

富貴榮華莫強求，強求不出反成羞；有伸脚處須伸脚，得縮頭時且縮頭。地宅方圓人不在，兒孫長大我難留；皇天老早安排定，不用憂煎不用愁。

自笑：

兀兀騰騰自笑癡，科名如鬢髮如絲；百年障眼書千卷，四海資身筆一枝。陌上花開尋舊跡，被中酒醒鍊新詞；無邊意思悠長處，欲老光陰未老時。

獨宿：

白木棲牀厚砌甃，烏綾袂被薄裝綿；無燈不做欺心夢，有酒何愁縮脚眠？
萬事又相牽，不如自學安身法，便是來參沒眼禪。

□ 避事：

多憑乖巧討便宜，我討便宜便是癡；繁日無繩那得住？待天倚杵是何時？
隨緣冷暖開懷酒，懶算輸贏信手棋；七尺形骸一邱土，任他評論是和非。

□ 四十自壽：

魚羹道納水雲身（一作田衣稻納擬終身）彈指流年了（一作到）四旬；
善亦嬾爲何況惡？富非所望豈憂貧？（一作莫添貧）山房一局金騰着，野店千（一作三）
梧石凍春；如此福緣消不盡，半生無事（一作落魄）太平人。

□ 桃花塢被禊：

穀雨芳菲集麗人，當筵餽飮一時新；
轆絃護索仙韶合，投手搖頭酒令新；白日不停簷下轡，黃金難鑄鏡中身；
莫辭到手金螺滿，一笑從來勝是嗔。

□ 哭妓徐素：

清波雙珮寂無踪，情愛悠悠怨恨重！殘粉黃生銀撲面，故衣香寄玉關胸。月明花向燈前落，春盡人從夢裏逢。再托生來儂未老，好教相見夢姿容。

夜讀

夜來欹枕細思量，獨臥殘燈漏轉長。深慮鬢毛隨世白，不知腰帶幾時黃？人言死後還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場。名不顯時心不朽，再挑燈火看文章。

題輞川

輞川風景更如何？天色秋光趣益多。白日蒼松塵外想，清風明月醉時歌。林間鹿過雲還合，溪面魚遊水自波。高隱不求軒冕貴，且將蹤跡寄烟蘿。

姑蘇雜詠四首

門稱閭闔與天通，臺號姑蘇舊帝宮。銀燭金釵樓上下，燕橋蜀柁水西東。萬方珍貨街充集，四牡皇華日會同。獨恨要離一坏土，年年青艸沒城墉。

長洲茂苑占通津，風土清嘉百姓馴。小巷十家三酒店，豪門五日一嘗新。市河到處堪搖櫓，街巷通宵不絕人。四百萬糧充歲辦，供輸何處似吳民？

江南人盡似神仙，四季看花過一年。趕早市都清早起，遊山船直到山邊。貧逢節令皆沽酒，富買

時鮮不論錢；吏部門前石碑上，蘇州兩字指摩穿。

繁華自古說金閶，略說繁華話便長；百雉高城分亞字，千年名劍殉吳王。龍蟠左右山無盡，蛇委西東水更長；北去虎邱南馬澗，笙歌日日載舟航。

□ 社中諸友，攜酒園中送春：

三月盡頭剛立夏，一杯新酒送殘春；共嗟時序隨流水，況是筋骸欲老人。眼底風波驚不定，江南櫻笋又嘗新；芳園正在桃花塢，欲伴漁郎去問津。

□ 謁故福建僉憲永錫陳公祠：

封章曾把逆鱗批，三逐雖危志不迷；諫艸猶餘幾行墨，遺書今掩一箱綈。常山膽有孤忠氣，新廟無慚直道題；私淑高風重拜謁，秋林殘日古城西。

□ 嘉靖改元元旦作：

世運循環世復清，物情熙皞物咸亨；一人正位山河定，萬國朝元日月明。黃道中天華闕迺，紫微垂象泰階平；區區蜂蟻誠歡喜，鼓腹歌謠竟此生。

□ 警世八首：

措身物外謝時名，着眼閒中看世情。人算不如天算巧，機心爭似道心平。過來昨日疑前世，睡起今朝覺再生。說與明人應曉得，與愚人說也分明。

世事如舟挂短篷，或移西岸或移東。幾回缺月還圓月，數陣南風又北風。歲久人無千日好，春深花有幾時紅？是非入耳君須忍，半作癡呆半作聾。

但凡行事要知機，斟酌高低莫亂爲。烏江項羽今何在？赤壁周瑜業更誰？贏了我時何足幸？且饒他去不爲虧。世事與人爭不盡，還他一忍是便宜。

萬事由天莫苦求，子孫綿遠福悠悠。飲三杯酒休胡亂，得一帆風便可收。生事事生何日了？害人人害幾時休？冤家宜解不宜結，各自回頭看後頭。

爲人須是要公平，不可胡爲肆不仁。難得生居中國內，況兼幸作太平民。交朋切莫交無義，做鬼須當做有靈。萬類之中人最貴，但行好事莫相輕。

貪利圖名滿世間，不如布衲道人閑。籠雞有食鍋湯近，海鶴無糧天地寬。富貴百年難保守，輪迴六道易循環。勸君早向生前悟，一失人身萬劫難。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地機關險，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休言病後能求藥，孰若病前能預防？

去歲殘花今又開，追思年少忽成呆。數莖白髮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真是妄，無繇繫日轉堪哀。此情莫與兒郎說，直待兒郎自老來。

除夜坐蛺蝶齋中

燈火蕭蕭歲又除，盤餐艸艸食無魚。衰遲日月辭殘歷，憔悴頭顱詠後車。一卷文章塵覆瓿，兩都踪跡雪隨驢。明朝轉眼更時事，細雨荒雞漫倚廬。

七夕賦贈織女

神雲矯矯月離離，帝子飄飄卽故期。銀臺極夜留魚鑰，珠殿繁更繞鳳旗。靈津駕鵲將言就，咸池沐髮會令晞。含情忍態辭文席，七襄仍弄昨朝絲。

題友鶴圖爲天與

名利悠悠兩不羈，閒身偏與鶴相宜。憐渠縞素真吾匹，對此清臞卽故知。月下吟行勞伴侶，松陰夢覺許追隨。日來養就昂藏志，不逐雞羣伍細兒。

唐伯虎全集 卷二

唐伯虎全集卷三

吳門唐寅伯虎著

五言絕句

題枯木竹石

翠竹並奇石，蒼松留古柯；明牕坐相對，試問與如何？

（袁中郎評）好。

美人蕉

大葉偏鳴雨，芳心又展風；愛他新綠好，上我小庭中。

（袁中郎評）好。

題畫四首

晚雲明漏日，春水綠浮山；半醉驢行緩，洞庭黃葉間。
淡霧滃山腰，清風集樹梢；聽泉人習靜，佇立面平橋。
落日山逾碧，孤亭景自幽；蒼江（一作滄江）寒更急，客興自中流。

虛亭林木裏，傍水着闌干；試展蒲團坐，葉聲生早寒。

□題畫：

野菊日爛漫，秋風隨分開；寒香與晚色，消受掌中杯。

□題畫：

促席坐鳴琴，寫我平生心；平生固如此，松竹諧素音。

□題畫：

空山絕人跡，閨寂如隔世；泉頭自跌坐，鵲聲出楓樹。

□對菊：

天上秋風發，巖前菊蕊黃；主人持酒看，漫飲吸清香。

□題畫：

秋月攀仙桂，春風看杏花；一朝欣得意，聯步上京華。

□題畫：

淙淙泉聲澀，秋高木影疎；天涯來旅雁，江上有鱸魚。

□題畫：

祇爲憐春色，新紅折一枚；餘香盈翠袖，偏惹蝶蜂隨。

□題琵琶美人圖：

夢斷碧紗櫺，牕外聞鶯鶯；清怨託琵琶，怨極終難說。

□題畫：

虛閣靜潭潭，千山紫翠攢；幽人無世事，終日倚闌干。

□題畫：

寒溜浸幽壑，危亭點翠微；忽驚雙鶴唳，有客款荆扉。

□題畫：

綠樹含春雨，青山護曉煙；攜筇出磯上，何似地行仙？

六言絕句

題畫：

山迴水抱獨住，路深樹密迷家；有客隔林借問，驚禽蹴落藤花。

七言絕句

宮詞：

重門畫掩黃金鎖，春殿經年歇歌舞；花開花落悄無人，強把新詩教鸚鵡。

題畫，贈趙一篷：

烟水孤蓬足寄居，日長能辦一餐魚；問渠勾當平生事，不弄綸竿就讀書。

過閩寧信宿旅邸，館人懸畫菊，愀然有感，因題：

黃花無主爲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

題寒雀爭梅圖：

頭如蒜顆眼如椒，雄逐雌飛向葦蕭；莫趁螳螂失巢穴，有人拈彈不相饒。

□ 題敗荷脊令圖：

飛喚行搖類急難，野田寒露欲成團；莫言四海皆兄弟，骨肉而今冷眼看！

□ 題王母贈壽二首

蓬萊弱水三千里，王母蟠桃一萬年；鳳鳥自歌鸞自舞，直教銜到壽尊前。
西風鸞背綵旗搖，王母乘秋下九霄；欲與阿嬀增壽考，自斟綠醕溢銀瓢。

□ 題畫：

野橋流水晚潮平，短杖微吟得得行；可是丹楓故相調，鬢絲霜葉映秋明。

□ 題洞賓化女人攜瓶圖：

仙機變幻真難測，呂字分明現在哉；何事世人皆不識，尙留餘跡與人猜。

□ 題周東邨畫：

鯉魚風急繫輕舟，兩岸寒山宿雨收；一抹斜陽歸雁盡，白蘋紅蓼野塘秋。

□ 題畫：

傍水依山結草廬，案頭長貯活人書。不知施藥功多少？仙杏花開錦不如。

□ 咏美人八首

文君琴心：

浮生難比草頭塵，常把千金視此身。若使琴心挑得動，不知匪石是何人？

昭君琵琶：

高抱琵琶障冷風，淋漓衫袖溼啼紅。安邊至用和親計，駕馭英雄似不同。

綠珠守節：

飛絮無憑只趁風，落花也逐水流東。琉璃瓶薄珊瑚脆，毀不求全妾命同。

碧玉留詩：

徙倚閒庭淚暗垂，不須再讀寄來詩。已知一代容華盡，地下相逢未是遲。

梅妃餽香：

梅花香滿石榴裙，底用頻頻艾納熏。仙館已于塵世隔，此心猶不負東昏。

太真玉環：

欲與君王共釐還，馬嵬路狹轉頭艱。早知怨自思萌蘖，悔不當時乞賜環。

薛濤戲箋：

短長闊狹亂堆牀，勻染輕搵玉色光。豈是無心勿針線？要將姓字託文房。

鶯鶯待月：

閨門出入有常經，女子常須燭夜行；待月西廂誰倡始？至今傳說欠分明。

題半身美人，二首：

天姿嫋娜十分嬌，可惜風流半節腰；却恨畫工無見識，動人情處不曾描。
誰將妙筆寫風流？寫到風流處便休；記得昔年曾識面，桃花深處短牆頭。

題竹：

修竹當窗白日遲，山僧出定客來時；欲從節下題詩句，妙在無言不在詩。

聞讀書聲：

公子歸來夜雪埋，兒童燈火小茅齋；人家不必論貧富，纔有讀書聲便佳。

贈人遊，二首：

功名何必苦追疑？心事從來天可知；但得甘棠培植好，春陰無不寄相思。
近來岐路莫追疑，南北東西未可知；但使從前無愧責，不須去後有人思。

題畫，三首：

東崦荷花西崦菱，大船漁網小船罾；我儂住處真堪畫，借問旁人到未曾？
烏桕經霜葉已紅，東南樓閣足秋風；畫成此景還堪詠，鍊在先生短句中。
黃葉山家曉會琴，斜陽流水路陰陰；東西茅屋雞豚社，氣象粗疎有古心。

題畫：

白袷檀冠碧玉環，倒騎驢子看廬山；腰間小榼藏何物？九轉芙蓉一顆丹。

秋日山居：

日長深閉草廬眠，簾下猶餘紙裏錢；點檢雞栖牢縛草，夜來有虎飲山泉。

爲培芝俞君題：

一片芝田手自耕，重臺弈弈起金莖；摘來合作延年藥，跨取胎禽上玉清。

題畫：四首

野店桃花萬樹低，春光多在畫橋西；幽人自得尋芳興，馬背詩成路欲迷。
峯前千澗玉潺潺，落日層層樹裏山；一段勝情誰領略？幽人虛閣俯滄灣。
天風縹渺約飛泉，千尺晴虹拂紫煙；遙見樹林車暫息，高蟠潛石與盤桓。

飛雪蔽空無鳥迹，長山顛壑有人居。浩然天地知誰坐，酌酒敵寒猶讀書。

□ 題畫四首

女几山前春雪消，路傍仙杏發柔條。心期此日來遊賞，載酒携琴過野橋。
樹合泉頭圍綠蔭，屋橫礪上結黃茅。日長來此消閑興，一局楸棋對手敲。
網上市風得四腮，清齋準擬搗麤開。詩腸忽作乾枯祟，又使溪丁換酒來。
寒雪朝來戰朔風，萬山開遍玉芙蓉。酒深尙覺氷生脚，何事溪橋有客踪？

□ 題畫

李白才名天下奇，開元人主最相知。夜郎不免長流去，今日書生敢望誰？

□ 題畫張祐

春和坊裏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誰信揚州金滿市，元來花價屬窮酸。

□ 題畫陶穀

信宿因緣逆旅中，短詞聊爾識泥鴻。當時我做陶承旨，何必尊前面發紅？

□ 題畫白樂天

蘇州刺史白尚書，病骨蕭條酒盞疎；到老楊枝亦辭去，張娟李態竟何如？

題畫二首

水色山光明几上，松陰竹影度窗前；焚香對坐渾無事，自與詩書結靜緣。
山隱幽居草木深，鳥啼花落晝沉沉；行人杖履多迷路，不是書聲何處尋？

題畫

騎驢八月下藍關，借宿南州白塔灣；壁上殘燈千里夢，月中飛葉四更山。

題畫四首

綠水紅橋夾杏花，數間茅屋似仙家；主人莫拒看花客，囊有青錢酒不賒。
萬仞芝山接太虛，一泓萍水繞吾廬；日長全賴棋消遣，計取輸贏賭買魚。
紅樹中間飛白雲，黃茅眼底界斜曛；此中大有逍遙處，難說與君畫與君。
雪滿梁園飛鳥稀，煖煨榾柮閉柴扉；瓦盆熟得松花酒，剛是溪丁拾蟹歸。

友竹錢君之長器成訓，顏其齋曰「培節」，蓋寄意于手澤柘樅之意也。偶集吳門金昌亭，展索素書，爲賦四絕：

大孝終身慕所天，清風高節是家傳。春雷又見兒孫起，緇武森森玉並肩。
何物交君寄夢思？庭前綠竹玉千枝。瀟瀟葉葉濡春雨，記得家嚴手植時。
高節凌霄表特材，遺根着意好培栽。問君何必能如此？亦是先翁手種來。
尊翁仙去跡堪尋，奚浦塘邊景觸心。雨露既濡思慕亟，一林修竹節森森。

□ 題畫：

太湖西岸景蕭疎，竹外山旋碧玉螺。明月一天風滿地，爽人秋意不須多。

□ 題美人圖：

春色關心萬種情，酒杯聊寔可憐生。折花比對佳人面，把臂相看覺命輕。

□ 題畫：十首

山意崑崙暖早寒，數家茅屋是漁灘。分明苕霅溪頭路，何日歸家買木蘭？
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綠煙絲。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却春光總不知。
草閣吟秋倚晚晴，雲山滿目夕陽明。詩成喜有相過客，識取漁梁拄杖聲。
江南春盡野花稀，綠樹陰陰結夏幃。詩在浩然驢背上，按鞭徐咏夕陽歸。
雨霽秋灘帶石流，過橋心事與悠悠。溪山如此人如玉，不夢京華空白頭。

野水荒亭氣象幽，山深因少客來遊。
啼禽欲歇煙霞暝，一對西風落葉秋。
平村泉石足幽棲，煖着田衣飽着藜。
坐看雞蟲吟莊子，勞勞齊物物難齊。
鴈影橫天報早霜，松聲沿路奏清商。
舊時記得詩家說，落日下山人影長。
十丈霜根映澗虛，五椽茅屋野人居。
塵埃不到市朝遠，琴趣年來只自知。
拔嶂懸泉隔世囂，層樓曲閣倚雲霄。
賞春合有溪堂約，行過獨木橋。

□ 題牡丹畫：

穀雨花枝號鼠姑，戲拈彤管畫成圖。
平康脂粉知多少，可有相同顏色無？

□ 題棧道圖：

棧道連雲勢欲傾，征人其奈旅魂驚。
莫言此地崎嶇甚，世上風波更不平。

□ 題畫：

松間草閣倚巖開，閣下幽花遶露臺。
誰叩荆扉驚鶴夢，月明千里故人來。

□ 題畫八首

萬木號風疑虎吼，亂泉驚雨挾龍飛。
世疑龍虎難馴擾，却許山人擅指揮。

三板杪船葉不如，隨風漂泊住清渠；游仙拋却絲綸坐，只爲消閑不爲魚。
晃漾金銀帆殿開，蕭森杉柳隔紛埃；只容逋客騎驢到，不許朝官引騎來。
秋老芙蓉一夜霜，月光激灩蕩湖光；漁翁穩作船頭睡，夢入鮫宮自渺茫。
東林寺前三峽橋，山泉洶湧水波濤；當年到此曾攜手，寒色今猶滿布袍。
騎犢歸來澆葑田，角端輕掛漢編年；無人解得悠悠意，行過松陰懶着鞭。
雪滿空山曉會琴，聳肩驢背自長吟；乾坤千古興亡跡，公是公非總陸沉。
雪滿梁園誰解賦？當時只數謫仙才；山翁要省千年事，分付家丁買酒杯。

題東莊圖：

落葉風中稻滿場，平疇相對灤東莊；膏腴望望應千頃，黃地黃金下夕陽。

題自畫守耕圖：

南山之麓上腴田，當守犁鋤業不遷；昨日三山降除目，長沮同拜地行仙。

題子胥廟：

白馬曾騎踏海潮，由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與將軍借寶刀。

題美人圖：

舞罷霓裳日色低，滿身春倦眼迷離；錦絲步帳繁花裏，閑弄珊瑚血色枝。

題畫三首

綺羅隊裏揮金客，紅粉叢中奪錦人；今日匡牀臥摩詰，白藤如意紫綸巾。
木葉飄搖澗水寒，田衣何事又驢鞍？迂疎任是傍人笑，要探梅花信息難。
青藜竹杖尋詩處，多在平橋野寺中；黃葉沒鞋人不到，豆籬花發浸溪紅。

五陵

五陵昔日繁華地，今日漫天草蔓青；蔓草不除陵寢廢，當時一寸與人爭。

馬二首

平原拋鞚秣駒駝，髀箭桑弧射鷓鴣；誰把丹青弄閑劇，頓將紫塞畫成圖。
草軟沙平桃李開，春風先到李陵臺；雪中一陣烏鴉起，知是□雛打獵來。

題芭蕉仕女三首

獸額朱扉小院深，綠窗含霧靜愔愔；有人獨對芭蕉坐，因爲春愁不放心。
佳人春睡倚含章，一瓣梅花點額黃；起對鏡看添百媚，至今都學壽陽妝。

佳人名字號紅蓮，能事搗彈五十絃；自是欲將花比貌，涼風輕步野塘邊。

□ 題杏林春燕：二首

燕子歸來杏子花，紅橋低影綠池斜；清明時節斜陽裏，箇箇行人問酒家。
紅杏梢頭桂酒旗，綠楊枝上嘯黃驪；鳥聲花影留人住，不賞東風也是癡。

□ 題畫：二十四首

春驢仙客到詩家，爲賞臨谿好杏花；山佃馱柴出換酒，鄰翁陪坐自撈蝦。
長夏山邨詩興幽，趁涼多在碧泉頭；松陰滿地凝空翠，肯逐朱門褫纈流。
蘆葦蕭蕭野渚秋，滿簑風雨獨歸舟；莫嫌此地風波惡，處處風波處處愁。
一叢樓閣空江上，日有羣鷗伴苦吟；儘勝達官憂利害，五更霜裏佩黃金。
百尺松杉貼地青，布衣衲衲髮星星；空山寂寞人聲絕，狼虎中間讀道經。
獨木橋邊倚樹根，古籐陰裏嘯王孫；白雲紅樹知多少，雞犬人家自一邨。
鄧尉山邊七寶灘，高低如畫好谿山；十年游賞經行遍，多少名題竹樹間。
綠陰清晝白猿啼，三峽橋邊路欲迷；賴得泉聲引歸路，泉聲嗚咽路高低。
酒旗瘦馬行人路，燈火荒雞細雨中；奔走十年纔歇脚，偶看畫景忽消魂。
楊柳陰濃夏日遲，邨邊高館漫平池；隣翁挈盒乘清早，來決輸贏昨日棋。

紅樹青山飛白雲，驂驪鞍馬踏斜曛。眼前景好詩難勝，鍊不成詞惱殺人。
雪深山路滑于苔，自跨青驢得得來。爲是仙翁詩帖報，鹿場僧寺薜莓開。
端陽競渡楚江湄，紈袴分曹唱健詞。畫楫萬枝飛鷁道，朱簾十二映蛾眉。
磬口山茶綠萼梅，深紅淺白一時開。分明蠻錦圍屏裏，露出佳人粉面來。
草屋柴門無點塵，門前谿水綠粼粼。中間有甚堪圖畫，滿塢桃花一醉人。
黃葉玲瓏映落暉，木綿新補舊征衣。鄉關多少悠悠思，立馬邊山看雁飛。
班荆相對語勞勞，麻已漚成繭未繅。又是一番春計了，瓦盆兒女共邨醪。
山亭寥落接人稀，泥補柴門葉補衣。不起竹牀頭似雪，已無心去問禪機。
秋水接天三萬頃，晚山連樹一千重。呼它小艇過湖去，臥看斜陽江上峰。
桃李春風好放懷，鬪雞走狗夕陽街。看花拼逐紛紛蝶，消得青絲幾兩鞋。
松蘿深徑積莓苔，何事荆扉夜半開。犬吠嘹嘹驚夜夢，月明千里故人來。
桃花浪煖錦層層，勸爾漁郎莫下簷。恐有鯉魚鱗甲變，龍門三月要蜚騰。
雪壓江邨陣作寒，園林俱是玉花攢。急須沽酒澆清凍，亦有疎梅喚客看。
柴門深掩雪洋洋，梢桡能消此夜長。最是詩人安穩處，一編文字一爐香。

□ 椿萱圖：

漆園椿樹千年色，堂北萱根三月花。巧畫斑衣相向舞，雙親從此壽無涯。

□ 嗅花觀音：

拈花微咲破檀唇，悟得塵埃色相身；辦取星冠與霞帔，天臺明月禮仙真。

□ 題元鎮江亭秋色：

不見倪迂今百年，故山喬木領蒼烟；晴窗展軸觀圖畫，澹墨依然見古賢。

□ 題落花卷：

空山春盡落花深，雨過林陰綠玉新；自汲山泉烹鳳餅，坐臨谿閣待幽人。

□ 題桑：

桑出羅兮柘出綾，綾羅粧束出娉婷；嫂娉紅粉歌金縷，歌與桃花柳絮聽。

□ 題菊花三首

九日風高斗笠斜，籬頭對酌酒頻賒；御袍采采楊妃醉，半夜扶歸挹露華。
佳色含霜向日開，餘香冉冉覆莓苔；獨憐節操非凡種，曾向陶君徑裏來。
颯颯金飈拂素英，倚闌遙朶入杯明；秋光滿眼無殊品，笑傲東籬羨爾榮。

題自畫墨菊

白衣人換太元衣，浴罷山陰洗研池；鐵骨不教秋色淡，滿身香汗立東籬。

題自畫淵明卷二首

滿地風霜菊綻金，醉來還弄不絃琴；南山多少悠然意，千載無人會此心。
五柳先生日醉眠，客來清賞榻無氈；酒貲盡在東籬下，散貯黃金萬斛錢。

題自畫和靖卷

約閣江梅遠近山，一天風月繞柴關；休言鳥斷人踪絕，覓句逋仙正不閒。

題自畫韓熙載圖二首

衲衣乞食自行歌，十院燒燈擁翠娥；天下風流誰可並？洛陽雪裏鄭元和。
酒貲長苦欠經營，預給餐錢費水衡；多少如花後屏女，燒金時倩耿先生。

題自畫高祖斬蛇卷

真人受命整乾樞，失鹿狂秦不足誅；四海橫行無立艸，妖蛇那得阻前驅？

□ 題自畫三顧草廬：

草廬三顧屈英雄，慷慨南陽起臥龍；鼎足未安星又隕，陣圖留與浪濤春。

□ 題自畫相如滌器圖：

琴心挑取卓王孫，賣酒臨邛石凍春；狗監猶能薦才子，當時宰相是閒人。

□ 題自畫呂蒙正雪景：

冰雪風雲事不同，今朝尊貴昨朝窮；窮時多少英雄伴，名字應留夾袋中。

□ 題自畫杜牧卷：

司空幕府逼晨開，平善街頭日夜來；肯信嬌花舊游處，至今猶唱紫雲迴。

□ 題自畫濂溪卷：

草苦書齋石壘塘，闌干委曲遶谿傍；方牀石枕眠清晝，荷葉荷花互送香。

□ 題自畫白樂天卷：

蘇州太守白向書，酒盞飄零帶疾移；老去風情猶有在，張娟駱馬與楊枝。

□ 題自畫雪夜幸趙普：

宋朝受命政維新，魏國稱爲社稷臣；空使終年讀論語，如何不做托孤人？

□ 題自畫桑維翰鐵研卷：

書生豪氣壓千軍，日出扶桑一卷文；鐵研未穿時世改，功名回首信浮雲。

□ 題自畫盧仝煎茶圖：

千載經綸一禿翁，王公誰不仰高風？緣何坐所添丁慘，不住山中住洛中。

□ 題自畫秦淮海卷：

淮海修真遺麗華，它言道是我言差；金丹不了紅顏別，地下相逢兩面沙。

□ 題自畫洞賓卷：

黃衣冠子翠雲裘，四海三山挾彈游；我亦翺翺好游者，何時得醉岳陽樓？

□ 題自畫齊后卷：

百二關河狼虎秦，連環難解獻高臣；若非纖手抽刀斬，應笑山東後有人。

□ 題自畫紅拂妓卷：

楊家紅拂識英雄，着帽宵奔李衛公；莫道英雄今沒有，誰人看在眼睛中？

□ 送陳憲章：

僧房酌酒送君行，把臂西風無限情；此際若爲銷別恨，兩行紅粉囀春鶯。

□ 題夢艸圖爲陸勳傑：

池塘春漲碧溶溶，醉臥香塵淺艸中；一夢熟時鷗作伴，錦衾何必抱輕紅？

□ 題漁父：

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

□ 題畫竹，次杜水庵韻：

蕭蕭美人脫凡俗，蕉姓稱蘿名碧玉；月昏瀟湘煙水深，爲君一弄江南曲。

題葛仙

三天門吏葛長庚，體坐蟾蜍赤脚行；遊遍九州人不識，丹臺錄上已標名。

佳人對月

卸髻嬌娥夜臥遲，梨花風靜鳥栖枝；難將心事和人說，說與青天明月知。

佳人插花

春困無端壓黛眉，梳成鬆髻出簾遲；手拈茉莉腥紅朶，欲插逢人問可宜？

佳人停板二首

仙娥記曲世無雙，下直歸來月滿牕；隨手托牙鏤板在，低頭不語暗尋腔。
紅蓮錦袖曹剛手，瓏板腰肢捉板歌；何事夜深還演藝？花前爭奈月明何？

荷花仙子

一卷真經幻作胎，人間肉眼誤相猜；不教輕踏蓮花去，誰識仙娥玩世來？

□ 玉芝爲王麗人作：

玉芝仙子住瑤池，池上多栽五色芝；擣作千年合歡藥，客沾風味盡相思。

□ 溪上：

溪上藤陰覆綠苔，溪邊山色畫屏開；此情遠在烟霞裏，休信傍人喚不回。

□ 題畫：

扶筇散步碧山游，萬壑千巖爽氣浮；一箇茅齋如斗大，如何容得許多秋？

□ 題戈文雪景：

柴門深閉積徐煨，沾得鄰家村釀來；白髮衰頽聊遣歲，山妻稚子笑顏開。

□ 題美人圖：

鸞釵壓髻髻偏新，霧濕雲低別種情；最是含羞無那意，故將結髮試穿針。

□ 題畫：

烟水雲山天地寬，儘容樵斧與漁竿；麒麟閣上丹青筆，要畫須看得見難。

登靈巖

山鬼踉蹌佛殿荒，老僧指點說吳王；銀瓶化去餘宮井，柿葉飛來滿屨廊。

題畫

長松落蔭滿蒼苔，四面軒牕向水開；何限晚涼消不得，隔溪分看待人來。

題花陣圖八首

風煖香消翠帳柔，相逢偏喜得春稠；憐卿自是多情者，猶有多情在後頭。
窗滿蕉陰小洞天，香風時度竹欄邊；東君管領春無價，笑倩金蓮上玉肩。
滿樹天香晝掩門，無端春意褪紅裙；恩情只在牙牀上，閒殺香閨兩繡墩。
蜀錦纏頭氣若絲，風流不減瘦腰肢；多情猶恐春雲墜，捱枕扶頭倩小姬。
逐逐黃鸝粉蝶忙，離闌曲處見花王；春心自是應難制，做出風流滋味長。
夜雨巫山不盡歡，兩頭顛倒玉龍蟠；尋常樂事難申愛，添出餘情又一般。
江南春色鶯花老，又汲新泉浸菱荷；春色後先君莫訝，後頭花更得春多。
春色撩人不自由，野花滿地不忘憂；多情爲惜郎君力，暫借風流占上頭。

□ 效白太傅自詠三首

維摩臥病餘鬚髮，李白長流棄室家；案上酒盃真故舊，手中經卷漫生涯。
裘馬洛陽街俠客，香燈天竺寺頭陀；深猜不必煩知己，盃粥麻衫願不多。
高情自信能忘我，隱者何妨獨潔身；無所不知方是富，有衣典酒未爲貧。

□ 題東坡小像：

烏臺十卷青蠅案，炎海三千白髮臣；人盡不堪公轉樂，滿頭明月脫紗巾。

□ 梨花：

一箱朱碧漫紛紜，獨惜梨花一段雲；病酒憐春兩惆悵，夜深燒燭倚羅裙。

□ 答夢瀛舍人：

合室團花作麗人，色難相稱妙難名；只將淺笑東風靨，不換江南百二城。

□ 代妓者和人見寄：

門外青苔與恨添，私書難寄鯉魚銜；別來淚點知多少？請驗團花舊舞衫。

□ 舊人見負，以此責之：

細摺紅箋付鯉魚，梧桐明月共躊躇；負心說是隨燈滅，到夜吹燈試看渠。

□ 題畫雞：

血染冠頭錦作翎，昂昂氣象羽毛新；大明門外朝天客，立馬先聽第一聲。

□ 題太真圖：

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終舞，金鈿早委馬嵬坡。

□ 貧士吟：十首

貧士囊無使鬼錢，筆鋒落處繞雲烟；承明獨對天人策，斗大黃金信手懸。
貧士家無負郭田，枕戈時着祖生鞭；中原一日澄清後，裂土分封戶八千。
貧士居無半畝廬，圮橋拾得老人編；英雄出處原無定，麟閣勳名勒鼎鑄。
貧士輿無一束薪，腰間神劍躍平津；轅門一出將軍令，萬竈貔貅擁後塵。
貧士庾無陳蔡糧，撰成新疏鳳鳴陽；明朝矯發常平粟，四海黔黎共太倉。
貧士衣無柳絮綿，胸中天滴盡魚鳶；宮袍着處君恩渥，遙上青雲到木天。

貧士園無一食蔬，帶經猶自力耘鋤；講筵切奏民間苦，幽俗烹葵七月初。
貧士瓶無一斗醪，愁來擬和屈平騷；瓊林醉倒英雄隊，一展生平學釣鰲。
貧士燈無繼晷油，常明欲把月輪收；九重忽詔談經濟，御徹金蓮擁夜遊。
貧士門無車馬交，仰天拍手自吟嘲；聲名舉借時人口，會見清時拔秦茅。

□ 偶成：

科頭赤足菱荷衣，徙倚藤牀對夕暉；分付山妻且隨喜，莫教柴米亂禪機？

□ 題海棠美人：

褪盡東風滿面粧，可憐蝶粉與蜂狂；自今意思和誰說，一片春心付海棠。

□ 抱琴圖：

抱琴歸去碧山空，一路松聲兩腋風；神識獨遊天地外，低眉寧肯謁王公？

□ 惜花春起早：

海棠庭院又春深，一寸光陰萬兩金；拂曙起來人不解，只緣難放惜花心。

□ 愛月夜眠遲：

卸髻佳人對月遲，梨花風靜鳥棲枝；難將心事和人說，只有青天明月知。

□ 掬水月在手：

嬈娜仙姬倚畫欄，滿身風露不知寒；玉纖弄水金鈿溼，要捧嫦娥對面看。

□ 弄花香滿衣：

粟鈿花釵細簡裙，滿身零亂裏香雲；芬芳常似沈烟裏，不用交州水麝熏。

□ 梨花：

零落烟花粉半枝，相思夢寐兩成癡；要知此恨能銷骨，頭白宮監鎖院時。

□ 綺疏遺恨十首

砧杵：

忍拋砧杵謝芳菲，敲斷叮咚夢不歸；聞說夜臺侵骨冷，可憐無路寄寒衣。

尺：

佛說虛空也可量，虛空比恨恨還長；銀花寶鈿金星尺，認得纖纖十指香。

刀：

鳳頭交股雪花鑽，剪斷吳淞江水渾；只有相思淚難剪，舊痕纔斷接新痕。
鏡：

海馬葡萄月滿園，就中曾憶睹崔徽；一朝失手庭階下，從此鸞凰兩向飛。
針：

乞巧樓前乞巧時，金針玉指弄春絲；牛郎織女年年會，可惜容顏永別離。
機杼：

佳人歸去踏青雲，機上鴛鴦背地分；閒說九泉長不曉，却從何處織回文？
蠶筐：

雞豚已賽馬頭娘，春罷佳人赴北邙；百箔花蠶心盡痛，一時都斷了絲腸。
繡牀：

月沈花謝事堪傷！春樹紅顏夢短長；只有繡牀針線在，殘絨留得口脂香。
燈擎：

三尺銀擎隔帳燃，歡娛未了散姻緣；願教化作光明藏，照徹黃泉不曉天。
綵線：

冬至人間號一陽，曾添綵線繡匡牀；而今綵線匡牀在，地下誰知日短長？

□ 雪：

竹間凍雨密如麻，靜聽圍爐夜煮茶；嘈雜錯疑蠶上葉，寒潮落盡蟹扒沙。

□ 抱枕：

抱枕無端夢踏春，覺來疑假又疑真；分明紅杏花梢上，牆上人看馬上人。

□ 仕女圖：

歌扇舞裙空自好，行雲流水本無蹤；琵琶如寄相思調，人隔巫山十二峯。

□ 詠雞聲：

武距文冠五色翎，一聲啼散滿天星；銅壺玉漏金門下，多少王侯勒馬聽。

□ 詠蓮花：

凌波仙子闌新粧，七竅虛心吐異香；何事花神多薄倖，故將顏色惱人腸。

□ 題畫：四首

獨憐春色步芳郊，短杖堪扶路不遙；爲問百花開未否？隔林已見破丹桃。
謝却塵勞上野居，一囊一葛一餐魚；早眠晏起無些事，十里秋林暎讀書。

沿溪結屋山居幽，煩囂不到林木稠；
元談足以消長日，況有琴書相唱酬。
山中老木秋還青，山下漁舟泊淺汀；
一笛月明人不識，自家吹與自家聽。

□ 題釣魚翁畫：

直插漁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
老漁爛醉喚不醒，滿船霜印簑衣影。

□ 題畫：

長松落落倚青天，滿地濃陰覆野泉；
短着田衣揮羽扇，此心于世已翛然。

□ 詠蛺蝶：

嫩綠深紅色自鮮，飛來飛去趁風前；
有時飛向渡頭過，隨向賣花人上船。

□ 自寫梅竹小幅，系以詩：

風搖叢篠蕭疎響，雨溼殘梅自在香；
日午主人無所事，蘆簾拂地臥茅堂。

□ 題自畫山水詩：七首

仙杏柔條映小寰，柴門流水自潺湲；
心期寫處無人到，夢裏江南女兒山。

雪影軒中幾樹梅，擁肩吟看即忘歸；春雷一動花爭發，不用人敲羯鼓催。
柳沈霧氣濛濛溼，月蕩湖光晃晃明；翠幙樓船紅拂妓，越城橋畔夜三更。
烟山雲樹靄蒼茫，漁唱菱歌互短長；燈火一村雞犬靜，越來溪北近橫塘。
驚泉出壑雷奔迅，閣道緣山髮繞纏；石橋橫水無盈丈，隔斷崖區別有天。
小亭如笠水颺寬，一卷開窗了稗官；日午樹陰深合翠，篆絲裊裊下清湍。
亂山雜霧曉蔥蘢，遙見懸魚是梵宮；倚杖慢行行復坐，一聲啄木在林巾。

□ 題仕女圖：

梅花蕭寺日斜時，驀見驚鴻軟玉枝；撮取繡鞵尖下土，搓成丸藥療相思。

□ 畫雞：

頭上紅冠不用裁，滿身雪白走將來；平生不敢輕言語，一叫千門萬戶開。

□ 老少年：

人爲多愁少年老，花爲無愁老少年；年老少年都不管，且將詩酒醉花前。

□ 贈杜樾居：

白眼江東老杜迂，十年流落一囊書；長安相見紅塵裏，只問吳王菜煮魚。

□ 題畫壯丹：

穀雨豪家賞麗春，寒街車馬漲天塵；金釵錦袖知多少？多是看花爛醉人。

□ 失題：八首

一盞瓊漿托死生，佳人才子自多情；世間多少無情者，枕席深情比葉輕。
東陵何足謝清謳？更賦新詩祇自羞；不見郭公盟黨項，千車蠻錦作纏頭。
秋來紈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傷？請把世情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
茶竈魚竿養野心，水田漠漠樹陰陰；太平時節英雄懶，湖海無邊草澤深。
梧桐十畝好濃陰，陰裏幽軒愜素心；曲几方牀長柄塵，想君從此散煩襟。
梧桐栽向小軒前，萬斛秋聲伴醉眠；落葉點階憑拾取，翦圭封作散神仙。
隱君深在碧山空，澗壑纔堪側步通；芋栗一園秋計足，僮奴百指治生同。
短牆登石牢牽勒，薄酒盈罍共轉筩；我欲相隨卜居去，此身一脫市塵紅。

□ 伯虎絕筆：

生在陽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也何妨？陽間地府俱相似，只當漂流在異鄉。

唐伯虎全集 卷三

唐伯虎全集 卷四

吳門唐寅 伯虎著

詞

踏莎行 閨情

可怪春光，今年偏早，閨中冷落如何好？因他一去不歸來，愁時只是吟芳草。奈爾雙姑，隨行隨到，其間況味予知道；尋花趁蝶好光陰，何須步步回頭笑？（右春）

日色初驕，何妨消暑？綠陰庭院荷香渚；水壺玉罍足追歡，還應少箇文章侶。已是無聊，不如歸去？賞心樂事常難濟；且將杯酒送愁魂，明朝再去尋佳處。（右夏）

八月中秋，涼颿微逗，芙蓉却是花時候；誰家姊妹鬪新妝，園林散步頻攜手。折得花枝，寶瓶隨得歸來賞玩，全憑酒三杯，酩酊破愁城；醒時愁緒應還又。（右秋）

寒氣蕭條，剛風凜烈，薄情何事輕離別？經時不去看梅花，窗前一樹通開徹。急喚雙鬟，爲儂攀折，南枝欲寄憑誰達？對花無語不勝情，天邊雁叫添愁絕。（右冬）

望湘人 春日花前詠懷

想盤鈴傀儡，寒食裏蒸，曾嘗少年滋味；凍勒花遲，香供酒醒，又算一番春計。鏡裏光陰，尊前明月，

眼中時事；有許多閒是閒非，我說與君君記。道是榮華富貴，恁撇天氣概，霎時搬戲；看今古英雄，多少葬身無地。名高惹謗，功高相忌；我且花前沈醉，管甚箇兔走鳥飛，白髮蒙頭容易。

千秋歲引 題古松贈壽

蘇疊蒼鱗，蘿纏翠角；萬丈髯龍奮騰躍。深更抱雲宿夜澗，清朝捧日登秋壑；挺風霜，傲泉石，倚寥廓。下有茯苓上有鶴，守護地丹竈藥，粟粒粘唇世緣卻。丸時細調白玉髓，藏來密鎖黃金橐；祝千齡，向初度，齊天樂。

江南春 次倪元鎮韻

梅子墮花菱孕笋，江南山郭朝暉靜；殘春鞦韆試東郊，綠池橫浸紅橋影。古人行處青苔冷，館娃宮鎖西施井；低頭照井脫紗巾，驚看白髮已如塵。人命促，光陰急，淚痕漬酒青衫溼；少年已去追不及，仰看烏沒天凝碧。鑄鼎銘鐘封爵邑，功名讓與英雄立；浮生聚散是浮萍，何須日夜苦蠅營？

二犯水仙花 二闋 題鴛鴦小像

鈴壁風流是阿家，滿腔情緒絮如麻；西廂赴約月斜斜。將珮捧，趁牆遮，半踏裙襠半踏花。今日蒲東只暮鴉，祇留名字沁人牙；千金一刻儻容賒。殘蠟燭，且琵琶，休把光陰口了些。

過秦樓 題鴛鴦小象

瀟洒才情，風流標格，脉脉滿身口倦；修葺齋場，禁烟簾箔，坐見梨花如霰。乘斜月，赴佳期，燭燼牆陰，釵敲門扇。想伉儷鸞皇，萬千顛倒，可禁嬌顫。塵世上，昨日朱顏，今朝青塚，頃刻時移事變。秋娘命薄，杜牧緣慳，大不與人方便。休負良宵，大都好景無多，光陰如箭。聞道河東，普救剩得數間荒殿。

畫堂春

簾前兔走逐鳥飛，又驚綠暗紅稀；養蠶眠足插秧齊，多半春歸。賴是花能送酒，最愁雨要催詩；儂教玉勒賞花期，攪踏香泥。

一剪梅

紅滿苔階綠滿枝，杜宇聲聲，杜宇聲悲！交歡未久又分離，彩鳳孤飛，彩鳳孤棲。別後相思是幾時？後會難知，後會難期！此情何以表相思？一首情詞，一首情詩。雨打梨花深閉門，孤負青春，虛負青春！賞心樂事共誰論？花下銷魂，月下銷魂。愁聚眉峯盡日顰，千點啼痕，萬點啼痕；曉看天色暮看雲，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憶秦娥

王守谷壽詞

解纓投散，抽簪辭鬧，此意誰知至妙？其間樂地，吾儒自有名教；春台玉燭，霽月光風，翹首堪長嘯。世間名利境，苦勞勞，爭似清風一枕高。孔北海，沈東老，祝長生，染上歌聲繞，黃梁夢先覺。

□ 謁金門 吳縣旗帳詞

天子睿聖，保障必須賢令；賦稅今推吳下盛，誰知民已病？
一自公臨邑政，明照姦豪如鏡；敕旨休將親侍聘，少留安百姓。

□ 鷓鴣天 題同前

君王意在恤黎民，妙選英賢令要津；金字榜中題姓氏，玉琴堂上布陽春。
歌梓道，上楓宸，青驄一騎漲黃塵；九重半夜虛前席，定把疲癯子細陳。

□ 秦樓月 謝醫

業傳三世，學通四庫，志在濟人利物；刀圭信手就囊拈，能事在醫人醫國。
雷討薄宦，寄身逆旅，忽感貼危困厄；過承恩惠賜餘生，祇撰個新詞酬德。

□ 曲

□ 步步嬌 春景

樓閣重重東風曉，玉砌蘭芽小，垂楊金粉銷。綠映河橋，燕子剛來到；心事上眉梢，恨人歸，不比春

歸早。

□ 醉扶歸：

冷淒淒風雨清明到，病懨懨難禁這兩朝；不思量寶髻插桃花，怎當他繡戶埋芳草。無情挈伴踏春郊，鳳頭柱繡弓鞋巧。

□ 皂羅袍：

堪歎薄情難料，把佳期做了流水萍飄；柳絲暗約玉肌消，落紅惹得朱顏惱。心牽意挂，山長水遙；月明古驛，東風畫橋，俏冤家何事還不到？

□ 好姐姐：

如今瘦添楚腰，悶懨懨離情懊惱；落花和淚，都做一樣飄，知多少？花堆錦砌猶堪掃，淚染羅衫恨怎消？

□ 香柳娘：

隔簾櫳鳥聲，隔簾櫳鳥聲；把人驚覺，夢回蝴蝶巫山廟。我心中恨着，我心中恨着；雲散楚峯高，鳳去秦樓悄。怕今宵琴瑟，怕今宵琴瑟；你在何方，弄調撇得我紗牕月曉。

□ 尾：

別離一旦如芳草，又見梁空落燕巢。可惜妝臺人自老。

□ 步步嬌：夏景

來早？
閣閣蛙聲池塘曉，水面荷錢小，空庭暑氣消。望斷藍橋，天遠人難到；清露滴梧桐，怪林鴉底事飛

□ 醉扶歸：

眼睜睜咫尺無書到，困騰騰昏迷這幾朝；最難禁風物動離情，強追陪女伴尋花草。偶穿鄰竹步芳郊，淚痕忽恨湘妃巧。

□ 皂羅袍：

畢竟薄情難料，等閒將好事雨散雲飄；愁來不逐遠山消，鏡中只認孤鸞惱。洛陽春好，平康夜遙；東山別墅，西湖斷橋；舊遊踪跡渾忘到。

□ 好姐姐：

宜消。

無端帶寬舞腰，瘦伶仃，相思煩惱；一身無主，好似風絮飄，愁非少。情絲惹地那堪掃，尊酒澆胸不

□ 香柳娘：

把金針暫拋，把金針暫拋；象牀眠覺，夢魂長遠高唐廟。奈佳期負却，奈佳期負却；雁去碧天高，人遠香閣悄。嘆塵埋瑤瑟，嘆塵埋瑤瑟；甚日和伊再調，這消息全然不曉。

□ 尾：

天涯極目迷芳草，梧竹叢深冷鳳巢，空使朱顏坐中老。

□ 步步嬌：秋景

滿地繁霜天將曉，籬落黃花小，墟煙淡欲消。送別河橋，境昔曾同到；草木脫青梢，睹園林，蕭索驚秋早。

□ 醉扶歸：

冷颼颼庭院金風到，事悠悠今朝異昨朝；計歸程劃損玉簪兒，詠幽懷亂積詩篇草。隔簾星漢俯空郊，羨他牛女能逢巧。

□ 皂羅袍：

事變由來難料，候晴明又早雨泊雲飄；從前恩愛一時消，而今轉得終朝惱。登高閒眺，雲邊路遙；苔蒙舊館，烟迷野橋，劉郎何日悲重到？

□ 好姐姐：

還憐冶容細腰，怎禁持者般懊惱；倦來剛睡，又被魂夢飄，精神少。愁魔總賴香醪掃，心病能憑妙藥消。

□ 香柳娘：

我心如醉着，我心如醉着；仗誰推覺恍如焚，却祇神廟。怕黃昏到了，怕黃昏到了；天暗亂螢高，城靜疎鐘悄。奈離情多攪，奈離情多攪；欲把冰絃自調，沒心緒躊躇到曉。

□ 尾：

陽關西去連天草，愁斷飛鴻沒定巢，滿目荒涼秋色老。

□ 步步嬌：冬景

落木哀風江城曉，點點寒鴉小，霜繁潦水消。迢遞虹橋，悄沒人踪到；消息探梅梢，見嬌葩，的皪開偏早。

□ 醉扶歸：

害相思，思湯藥曾嘗到，盼歸期一朝又一朝；嬾安排錦帳飲羊羔，只思量玉手拈香草。啓窗窺雪灑林郊，花開頃刻天工巧。

□ 皂羅袍：

短倖心腸誰料？不哀憐害我粉褪香飄；真情憶着氣難消，名兒提起心先惱。紫簫吹斷，青鸞去遙；酒闌金谷，帆開灞橋，姻緣總是修不到。

□ 好姐姐：

妖嬈翠鬟粉腰，沒人憐幾番自惱；曲闌行過，轉覺神思飄，知心少。蛾眉淡了憑誰掃？卯酒釀來祇自消。

□ 香柳娘：

恰朦朧睡着，恰朦朧睡着；被誰驚覺？鷓鴣啼斷黃陵廟。爲情人去杳，爲情人去杳；淚染紫雲高，夢

逐青山悄。把湘靈舊瑟，把湘靈舊瑟；再向風前鼓調，這哀怨聽來自曉。

□ 尾：

冰霜枯盡江南草，未得離鸞返舊巢，浩氣長吁天地老。

伯虎閨情四闋，世所傳者，祇樓閣重重一套耳。偶閱詞林選勝，其三闋俱全。且如皂羅袍柳絲句，坊刻作綰斷，今本作暗約；香柳娘夢回句，坊刻作巫山杏，今本作巫山廟。意調迥別，的爲定本，因覆錄之，不妨並載云。萬歷丙辰花生日，慈公識。

□ 黃鶯兒：

殘月照妝樓，靜悄悄，燕子愁。滿庭芳草黃昏後，王孫浪遊，光陰水流，梨花冷淡和人瘦。夢悠悠，銅壺滴漏，孤枕四更頭。

□ 前腔：

羅袖怯春寒，對飛花，淚眼漫。無心拈弄閒簫管，塵蒙鏡鸞，愁埋枕珊，蘼蕪草綠王孫遠。倚雕闌，叮嚀魚雁，風水路途難。

□ 前腔：

蝴蝶杏園春，惜芳菲，紅袖人。東風九十愁纏病，羅衣嬾熏，蟬蛾嬾簪，（一作檀娥漫整）烟波魚鳥無音信。夜黃昏，空庭細雨，燈影伴孤身。

□ 前腔：

疎雨滴梧桐，聽秋聲，萬籟風。孤衾夜永相思重，樓頭怨鴻，床頭亂蛩，啾啾唧唧驚芳夢。待朦朧，相逢未已，無奈五更鐘。

□ 前腔：

無語想芳容，滿春衫，淚漬紅。征衣遠寄郎珍重，淒涼萬種，關山幾重，都成一樣相思夢。覷長空，鵝毛碎剪，迷斷九疑峯。

□ 黃鶯兒：詠美人浴

衣褪半含羞，似芙蓉，怯素秋。重重溼作胭脂透，桃花在渡頭，紅葉在御溝，風流一段誰消受？粉痕流，烏雲半蟬，撩亂倩郎收。

□ 一 郎神：

人不見，奈料峭東風送曉寒；正雨散雲收，春夢斷。鴛衾鳳枕，怎消受空房虛幔？可是烟花緣分慳？

託誰行遞情傳簡，整雲鬟，對菱花，教人怕見愁顏！

□ 前腔：

堪憐桃腮紅損，眉山翠偃，搵不住汪汪含淚眼。爭知薄倖，曾思念，鵲寡鸞單，牆角梅花落已殘。冷清清和誰作伴？恨漫漫，強登樓，無言獨倚朱闌。

□ 集賢賓：

堦前青草長舊斑，王孫何事不還？李白桃紅春已半，怪求友黃鸝相喚。長吁短嘆，對景物愁腸一段；淒涼限，知甚日情當完滿？

□ 前腔：

相思相見難上難，如隔萬水千山。對月和風調鳳管，恨交頸鴛鴦拆散。心慵意懶，久拋却金針銀剪；簾不捲，羞睹着穿花雙燕。

□ 黃鶯兒：

偷把淚珠彈，怕傍人冷眼看。落花滿地驚春晚，思昔枕邊，叨叨細言，叮嚀久久心不變。怨天天，將人阻隔，不遣共團圓。

□ 前腔：

側耳聽啼鵲，灑花枝，似血鮮。想應他也有離別怨，白日懶言，清宵懶眠，心頭常挂着相思線。綠窗前，揮豪未寫，淚灑薛濤牋。

□ 琥珀猫兒墜：

風和白煖，又見柳飛綿；攪亂愁懷，凝望眼，幾時重續好姻緣？惟願天天遣他，心回早整歸鞭，

□ 前腔：

看看春暮綠暗更紅嬌；天道又經一小變，眼前明月幾時圓？悲怨紅顏薄命，多愁枉度流年！

□ 尾：

把相思苦訴與天，想天心爲儂還見憐；不信那薄倖的心腸石樣堅。

□ 桂枝香：春情

相思如醉，一春憔悴；無端幾許閒愁，惱亂離人情緒。雲山萬疊，雲山萬疊，阻隔人何處？使我心如縣旆，望天涯草綠江南路，王孫歸未歸？

□ 不是路：

楊柳依依，懶上妝樓學畫眉；綉簾垂，銷窗斜把熏籠倚，裙襖紅綃減玉肌。傷情處，深沉庭院重門閉，十二闌干不語時。留無計，杜鵑苦苦催春去；落花風細，落花風細。

□ 長拍：

燕燕于飛，燕燕于飛；差池其羽。畫梁間雙來雙去，又早清明天氣。滿日前綠瘦紅肥，鶯箔吐新絲，一似我柔腸萬千愁思。詩就迴文頭緒亂，羞得去整頓金梭織錦機。他那裏想已是賦歸與；敲斷了玉釵紅燭冷，暗數歸期。

□ 短拍：

翠館紅樓，翠館紅樓；丹山碧水，遠迢迢何處追隨？長記別離時，悵望斷雲殘鷺，都認做渭城朝雨。夢裏相逢少頃，假埋冤懊悔心痴。

□ 尾：

絞綃點點凝紅淚，他見了恐教流涕，羅袖深藏只自知。

□ 桂枝香：春情

東風寒峭，纔識春光來到；殷勤點檢梅梢，早見南枝白了。倩偷香浪蝶，倩偷香浪蝶；應是未曾知曉，却在何方閒鬧。好良宵，羅浮夜半啼青鳥。錯夢梨花燕語嬌。

□ 前腔：

春花滿眼，數不盡紅深紫淺；曉來風度湘簾，嬌怯鶯聲流轉。喚起春情萬千，喚起春情萬千；點點有誰消遣？空把雕闌倚遍。悄無言，啼殘玉頰芳容減。拋却金針懶去拈。

□ 前腔：

殘紅滿地，又是春將歸去；可憐一夜東風，吹落桃花千樹。那愁蜂怨蝶，那愁蜂怨蝶；孤負尋香情緒，空逐飄飄飛絮。滿天涯，無端芳草迷行騎。難挽韶光住片時。

□ 前腔：

子規啼切，空叫東風寒夜；春光已去多時，猶道不如歸也。故添人怨嗟，故添人怨嗟；不念我芳容消，怯愁對孤燈明滅。月初斜，聽殘玉漏聲將歇。欲夢陽臺路轉賒。

□ 好事近：春情

雲雨杳無踪，一春靜守房櫺；無風庭院，清晝自飛殘紅。愁濃，奈有千頭萬緒，堆積處都在眉峯。針

慵拈弄，料薄倖秦樓迷戀，何日相逢？

□ 錦纏道：

絮濛濛，似冤家全無定踪；奴惜念怪東風淚絨封，欲傳心事，奈沒鱗鴻。望關山千里萬里，知他共
誰沉金鍾？何處繫青驄？畢竟珠圍翠擁，拋奴寂寞中；帳底雙鴛被，羞將龍腦夜熏籠。

□ 普天樂：

繡幃空，難爲夢；病染懨懨重，說消瘦鸚鵡在朱籠。妝臺上，寶鏡塵蒙，香雲鬢蓬；又誰知因他臂釧
金鬆？

□ 古輪臺：

月溶溶，雕闌猶倚又昏鐘；隔花香霧縈，簾重鞦韆不動，影漸過牆東。添我悶懷百種，往日歡娛，盡
成憂怨，當初易匆匆。酒冰銀甕，摘花浸強把愁攻；更闌人靜，篆消猊，叨漏聲遲送。褥冷繡芙蓉，無人共
坐陪，絳燭燼春紅。

□ 尾：

相思債，無盡窮；最苦是孤凰求鳳，目斷天涯芳草濃。

□ 步步嬌：

滿目繁華春將半，回首情無限，西樓畫捲簾。芳草萋萋，野花撩亂，斜倚畫闌干；把江南雲樹相思通。

□ 忒忒令：

理冰弦將離懷自遣，未彈時意慵心倦；詞調短，寫不盡心中愁怨。空冷燼玉鑪烟；又早見風兒細，月兒明，花陰半轉。

□ 園林好：

只爲他蘭香嬾燃，只爲他金針嬾拈，只爲他被姊妹每輕賤；只爲他意懸懸，只爲他恨綿綿！

□ 香柳娘：

漸香消玉減，漸香消玉減；青鸞羞見，啼痕滴損桃花面。怕黃昏到也，怕黃昏到也；衾冷倩誰溫？枕孤有誰伴？自長吁短嘆！自長吁短嘆！心兒暗思，口兒頻念。

□ 好姐姐：

可憐正淒涼未眠，冷清清把紗窗半掩；更長夢短，使人愁悶添。真堪怨！冤家到把誰迷戀？不記得花前月下言。

□ 雙蝴蝶：

恨天嘆紅顏多命蹇，恨天負心的音信遠；捱不過夜如年，寬褪了兩行金釧。恨天杳沒箇使人兒將心事傳，恨天空教我卜金錢眼望穿。

□ 玉抱肚：

薄情心變，頓忘却香囊翠鈿；只爲他假話虛言，哄得人意惹情牽。朝思暮想病懨懨，只落得瘦怯怯，花容不似前。

□ 玉交枝：

時光似箭，送青春催着少年；看雙雙花底鶯和燕，怎教人獨睡孤眠？他在紅樓翠幙醉管絃，更不念我寒燈暮雨空腸斷；訴不盡離愁萬千，訴不盡淒涼萬千！

□ 川撥棹：

尋思遍，恨冤家忒行淺；不記得海誓山盟，不記得羅幃鳳鸞；不記得錦屏前，不記得枕兒邊。

□ 僥僥令

蒼天還念我，再結此生緣；有日相逢重歡忭，把好話綢繆春晝短。

□ 尾

殷勤寄與南來雁，使情人心回意轉，花再芳菲月再圓。

□ 步步嬌

滿地梨花重門掩，不覺春過半，荼蘼香夢寒。風雨黃昏，寂寥庭院；美景對誰言？多應負却看花眼。

□ 孝順歌

長生術，何處傳？桃花笑人不似前，何事損朱顏？何事鎖春山？恩多成怨，悔不當初莫識風流面？比翼肩，並蒂蓮，物尚然人苦不團圓。

□ 香柳娘

正朦朧睡酣，正朦朧睡酣；被鶯聲喚轉，枕痕一線紅香淺。歎四肢嬌軟，嘆四肢嬌軟；懶把繡針拈，慵將畫簾捲。對蒼天暗占，對蒼天暗占；相逢未便，淒涼未滿。

□ 園林好

你趁着青春少年，我落得酸心苦膽，也只是命薄孤限。空淚滴，溼青衫；枉寫恨，滿華絨。

□ 江兒水

鬢纏欹頭鳳，塵蒙鏡裏鸞；殘脂剩粉無心管。想前春故燒高燭，把紅妝翫。記昔年同行明月把芙蓉看。今日畫眉人遠，冷透香羅，無奈東風翦。

□ 饒饒令

病從愁裏得，愁向病中添；萬種情懷誰排遣？只得對青燈，淹淚眼，背天桃含淚眼。

□ 尾

韶華贏得傷春怨，撫枕懷人魂夢牽，留得飛花泣杜鵑。

□ 步步嬌

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誰與花爲主？傷心聽杜宇，人面桃花，甚時完聚？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

□ 江兒水

雨過橫塘路，池萍漲綠波；紛紛柳絮隨風舞，紗牕幾陣黃梅雨。圓荷葉小難擎露，景傍清和時序；
幾永人間，靜掩綠窗朱戶。

□ 園林好：

人去遠，佳期未卜，暗倚遍闌干數曲。見池內鴛鴦交頸，不似你命兒孤，偏似我命兒孤。

□ 川潑棹：

碧碧草沿塘，海榴半吐綻，蜀葵如錦簇；那更令節蕤賓？那更令節蕤賓？遍懸貼神符艾虎，怎將人
鬼病魔？怎將人鬼病魔？

□ 人月圓：

氣長吁，情懷幾許？惹離愁千萬縷；一似散却鸞鳳，一似散却鸞鳳，再不想吹簫伴侶。這離情欲訴
誰？這離情欲訴誰？

□ 五供養：

深沉院宇，透入薰風，暑氣全除；涼亭堪宴賞，有清虛陽臺路阻。雲雨事，無憑無據，甚日重相會，再
歡娛；末知道天意果是何如？

□ 僥僥令：

光陰如撚指，日月緊相催；只見暑往寒來空中去，不見有情人教誰寄書？

□ 前腔：

同雲纔密布，六出滿空飛；只見煖開紅鑪銀妝遍，不見雁兒來教誰寄書？

□ 尾：

冤家莫把人孤負，早會合共成一處，免教我鳳隻鸞孤。

□ 針線箱：傷春

自別來杳無音信，昨夜裏燈花未准；五行中合受淒涼運，只索要苦縈方寸。有時節獨立在垂楊下，可奈枝上流鶯和淚聞（合）真愁悶，縷金衣上都是啼痕。

□ 前腔：

遇一日勝似三春，看看早春光又盡；害得那不疼不痛淹淹病，漸覺這帶圍寬褪。只見落紅滿城香成陣，又是雨打梨花深閉門（合）真愁悶，縷金衣上都是啼痕。

解三醒：

待寫下滿懷愁悶，竟說與外人不信；迴文錦圖空織盡，爲訴與斷腸人。幾番待撇尋思別事，因又爭奈一夜歡娛百夜思。（合）今番病，非因是害酒，只爲傷春。

前腔：

海棠嬌等閒憔悴損，怎不見當時花下人？東風不管人離恨，空吹散楚臺雲。如痴似醉，悠悠勞夢魂，恨不得一上青山變化身。（合）今番病，非因是害酒，只爲傷春。

尾：

恨薄情無憑准，朝朝想思淚珠傾，這樣傷春誰慣經？（右曲十三套見詞林選勝）

何子讀六如先生曲譜，而喟然有感焉。往予外叔祖西巖秦氏，博極羣書，尤精音律。嘗應試南都，以八月既望，縱步桃葉渡，三吳士女，靚妝炫服，遊者如堵。已而六館英豪，平康姝麗，笙歌雜沓，畫舫鱗次；西巖乃浩歌念奴嬌序一闕，低回慷慨，旁若無人。環橋而聽者，不可勝紀也。頃之月墮沙堤，漏殘銀蟾，向之姝麗者，爭前席交權焉。捧檀板以度曲，挾雲和而授指，絃周郎之盼睞，祈薦枕于襄王；悅李暮之譜詞，效吹簫于秦女，洵可樂也。曾未數十年，風流頓盡，石城夜月，空縣美人之思，柘館筵簋不入鍾期之聽，予外祖鳳巖公每向余道之，未嘗不涕泗唏噓也。嗟夫人與世衰，音隨代舛，蕪

音累句，徒傳白苧之篇；拗韻顛腔，祇豔紅泉之帙；詎審填詞按曲，別准金科；疊譜和腔，須逢繡指；未易以一二爲旨道矣。詞林選勝一編，乃魏良輔點板所載六如曲富甚，予備錄之。其微詞秘旨，種種不傳，惜爲三家學究，漫置題評；十市街頭，私行改竄；鶯聲柳色，第聞亥豕；魯魚鳳管，鸞筆莫辨浮沉；清濁纖妍，雖具妙義全乖，不佞耳慚師曠，心賞伯牙，損貲募工，亟爲繕寫，更以諸本刊誤，附列如左。庶幾礪硃對連城而失色，明月錯魚目而愈珍，即起六如西巖兩公于九原，當不以予爲僉父也。丙辰三月禊日，虎邱漫識，何大成慈公。

附伯虎雜曲

伯虎雜曲，散見諸樂府，或誤刻他姓，或別本互見者，種種不同，不佞悉爲詮次，以備闕遺。然皆各有所據，不敢混入，以滋贗誦云。丁巳夏日，慈公識。

集賢賓

冰肌玉骨香旖旎，藕花深處亭池；碧玉欄杆誰共倚？孤負了涼風如水。光陰撚指，又早是破瓜時序；（一作年紀）鸞鏡裏只怕道崔徽憔悴。

黃鶯兒

孤枕伴殘燈，悄無言，珠淚零。濃霜打瓦鴛鴦冷，淒涼五更，綢繆四星，愁腸早已安排定。恨才人，長

門賦裏說不盡衷情。（一作難說這衷情）

□ 前腔：

燈火夜闌珊，繡簾風，花影寒。不除釵釧眠孤館，心兒漸酸，口兒漸乾，此時愁比天長短。夢巫山，雲收雨散，神女怨青鸞。

□ 前腔：

日轉杏花梢，送春歸，把酒澆。行人不念佳人老，青帘小橋，黃鶯滿櫺，天涯何處無芳艸？路迢迢，歸期正早，瘦損小蠻腰。

□ 山坡羊九闋

新酒殘花迤逗，寒食清明前後，羅衣冷落，冷落腰肢瘦。獨自（一作箇樣）愁，何時有住頭？剛能撥遣，撥遣還依舊。芳草天涯人在否？登樓，登樓望遠遊；低頭，低頭淚暗流。

□ 前腔：

窗下雞鳴天曉，天際王孫芳艸，烟波曠蕩，曠蕩鱗鴻杳。翠黛彫，愁眉怎畫（一作樣）？描東風，賺得賺得鶯花老。紅燭金釵且漫敲，香消，香消一捻（一作釵）腰。迢遙，迢遙萬里橋。

□ 前腔：

信迢迢無些憑準，睡惺惺何曾安穩？東風吹散，吹散梨花影。軟弱（一作怯）身輕，身輕草上塵；只愁鏡裏，鏡裏朱顏損。恹恹量金買斷春（一作難買春）傷神，傷神額黛顰；堪嗔，堪嗔薄倖人。

□ 前腔：

燕子粧樓春曉，箔上蠶眠春老；海棠報道，報道花開蚤。夜又朝，光陰信手拋；甫能炙得，炙得燈光了。燕子樓頭月又高，春宵春宵嘆寂寥；裙腰，裙腰香漸消。

□ 前腔：

纖手尋常相挽，親口曾教（一作親許來時）放膽；塔尖兒上，却把人來賺。咫尺間，難猜對面山；風雲氣色，多少濃和淡。鐵打心腸也弄酸，無端無端惹這般休瞞，休瞞道沒干（一作冤愆怎得魚兒上釣竿盤桓難道磚塔沒縫鑽）。

□ 前腔：

睡昏昏不思量茶飯，氣淹淹向虛空嗟嘆！他推不慣，到是誰曾慣？那轉灣，相逢着面顏；除非是天與，天與八方便。性命看來直破錢，嬋娟嬋娟望可憐；姻緣，姻緣豈偶然？

前腔

煖融融濕香肌體笑吟吟嬌羞容止牡丹芍藥都難比。緊摟時心頭氣一絲起來拜謝，拜謝天和地。（一作魂靈飛散青霄裏）便死甘心說甚的相攜，相攜手不離，相思相思只自知。（一作釵垂釵垂寶髻，按香脂香脂尚有餘）

前腔

明月梧桐金井，遊子風塵萍梗。紅羅斗帳，斗帳新霜冷。掩翠屏，斜身背着燈，燈前壁上，壁上形和（一作憐）影。教我（一作此際）如何挨到明，愁聽，愁聽雁報，更低聲，更低聲訴薄情。

前腔

嫩綠芭蕉庭院，新繡鴛鴦羅扇。天時乍煖，乍煖渾身倦。整步蓮，鞦韆畫架前，幾迴欲上，欲上羞人見。走入紗廚枕底（一作淚）眼，芳年，芳年正可憐，其間其間不敢言。

香遍滿秋思

春風薄分，吹回楚臺一片雲。入夢追尋無定準，遠山疑淺顰，倩踪不染塵。想應夢裏人，解憐我傷秋恨。

□ 瑣寒窗：

漸江楓玉露初勻，料想衡陽雁未賓。盼巫峯朝暮，信息難真；誰知青鳥，忽傳來信，似雲軒降臨，隱隱偶聞。試端詳月下丰神，頓教良夜生春。

□ 劉潑帽：

背人避影通芳訊，恨塵緣尙阻良姻。盈盈眼底明河近；不得親，脉脉添愁悶。

□ 大聖樂：

元都觀花事雖湮，想天台緣未泯。采春正合元郎韻，知盼盼是你前身，少不了今生酬却前生願。豈但是一夜夫妻百夜恩？從他間阻，這赤繩到處自然相引。

□ 生薑芽：

秋蟾又吐痕，採萸新，壺觴肯向時俗混。頻傳問，待玉人攜芳醢，任他吹帽金風峻，黃花笑把簪蟬髻。屈指良辰，是佳期從今定，無孤辰運。

□ 尾：

離情一日三秋迅，況秋宵容易斷魂，待取相逢却細陳。

□ 榴花泣：情東青樓

折梅逢使，煩寄到金陵，是必見那芳卿；將咱言語記取真，一一的說與他聽。自別來到今，急煎煎遣不去心頭悶，似楊花覆去翻來，如芳艸削盡還生。

□ 前腔：

憑高眺遠，望不見石頭城，重山障亂雲；凝茫茫都是別離情，只落得淚淚盈盈。恨不能生羽翎，到教臺訴與你聽，千般恨，有誰人知我衷情？惟明月照人方寸。

□ 喜漁燈犯：

佳辰幾把闌干凭？也只爲傷春。你怎知我日夜相思，竟忘餐廢寢？你怎知我近日多愁悶，漸覺帶圍寬褪？說與他，我決不學王魁行；說與他，你莫學蘇小卿；說與他，酒泛金樽，我也無心去飲；說與他，絃斷瑤琴，我也無心再整；說與他，我怕聽雞鳴鐘聲，報黃昏送五更，那時節我的愁悶轉增。

□ 瓦漁燈：

想殺您，初相見至誠；想殺您，笑來迎；想殺您，體素龐兒俊；想殺您，花月下好句聯；想殺您，叫着

小名低低應；想殺您，對蒼天共盟；想殺您，臨岐執手苦叮嚀。這衷腸事略略訴，您知已話也難說與君聽；正是忽忽萬般說不盡，煩君去傳與我多情。他若聞，必然淚零；只怕他淚痕有盡情難盡，落得兩處一般愁悶縈。

□ 尾：

梅花香裏傳春信，報道江南一種情，莫學凍蕊寒葩心上冷。（此套係孫西川作今正之）

□ 排歌：咏纖足

第一嬌娃，金蓮最佳，看鳳頭一對堪誇；新荷脫瓣，月生芽，尖瘦幫柔滿面花。從別後不見他，鰓鼻何日再交加？腰邊撿，肩上架，背兒擎住手兒拿。

附趙元度啓云：「伯虎集搜訪極博矣，敬服敬服！第樓閣重重一套，因他消瘦一套，□□見其爲古詞元末國初人作，非唐先生者，而春去春來一套，乃真唐作矣；乞入此而去此兩套，庶爲善本。」元度博極羣書，其言必非無據，但攷詞林，選勝繫六如作，未知孰是不佞志在攬撫，磨角鳳羣在所畢登，其真其贗，統俟博雅者攷焉。若曰：「屠沽市肆，潤入清廟。」一則彙萃各有主名，罪不獨不佞也。刻成不忍削去，姑兩存以便歌者。

□ 黃鶯兒：四闋

寒食杏花天，鳥啼春，人晏眠。一簾飛絮和風捲，芳菲可憐，相思苦纏，等閒鬆了黃金釧。悶懨懨，朝雲暮雨，魂夢到君前。（一作魂夢繞巫山）

細雨溼薔薇，畫梁間，燕子歸。春愁似海深無底，天涯馬蹄，燈前翠眉，馬前芳艸，燈前淚。魂夢迷，（一作飛）雲山滿目，（一作萬里）不辨路東西。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燈昏翠幃，愁攢翠（一作黛）眉，蕭蕭孤影，汪汪淚。惜芳菲，春愁幾許，（一作似海）碧（一作綠）草遍天涯。

秋水離芙蓉，雁初飛，山萬重。行人道路佳人夢，朝霜漸濃，寒衣細縫，剪刀牙尺聲相送。韻叮咚，誰家砧杵敲向月明中。

桂枝香四闋

蓮盞漏啓，薰籠香細，寒生小閣春殘，人口口口口口。看鞦韆影度，看鞦韆影度；疑是冤家來口口口口口。事到薔薇，摘花浸酒，春愁重，燒竹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紅樓凝思，綠陰鋪地，輕黃落盡蜂鬚，淡粉烘乾蝶翅。見雕梁燕兒，見雕梁燕兒；呢喃學語，困人天氣。薄情的，何處章臺路，飛花襯馬蹄。

芳春將去，玉人歸未，心隨柳絮飄揚，貌比梨花憔悴。嘆幽閨夢中，嘆幽閨夢中；怎識關河迢遞，音書難寄。意如痴，怪殺雙鸂鶒，橫塘只並飛。

封侯未遇，王孫何處，綠楊葉底黃鸝，紅杏梢頭青子。惜芳菲又歸，惜芳菲又歸；滔滔逝水，欲留無

計。漏遲遲，宿鳥驚枝去，殘燈落燼時。

□ 香遍滿：

因他消瘦，春米見來真箇羞。羞問花時還問柳；柳條嬌且柔，絲絲不綰愁。幾回暗點頭，似嗔我眉兒皺。

□ 懶畫眉：

無情歲月去如流，有限姻緣不到頭。懨懨鬼病幾時休？繡戶輕寒透，十二珠簾不上鉤。

□ 梧桐樹：

黃鶯似喚儔，紫燕如呼友。浪蝶狂蜂，對對還尋偶。無端故把人僂僂，一片身心，教我如何得自由？梨花暮雨黃昏後，靜掩重門，只與燈兒斷守。

□ 浣溪紗：

我容貌嬌，他年紀幼；那時節兩意相投，琴心宛轉頻挑逗，詩句包籠幾和酬。他去久，有些個風聲兒未真實，見人須問個因由。

舟？

□ 劉潑帽：

浪遊那裏青驄驃？向吳姬賣酒壚頭，烏絲醉寫假紅袖。廝逗遛，半霎兒，渾忘舊。

□ 秋夜月：

恩變作讎，頓忘了神前咒；耳畔盟言皆虛謬，將他作念他知否？他待要罷手，我何曾下口？

□ 東歐令：

難消悶，怎忘憂？抱得秦箏上翠樓，絃聲曲韻都非舊，淚溼透春衫袖。青山疊疊水悠悠，何處問歸

□ 金蓮子：

表記留，香羅半幅詩一首，做一個香囊兒緊收。怕見那繡鴛鴦，一雙雙交頸睡沙頭。

□ 尾：

等待他來時候，薰香重煖舊衾裯，把往事從前一筆勾。

□ 集賢賓：四闋

紅樓畫閣天縹緲，玉人乘月吹簫；一曲梁州聲裊裊，到此際離愁多少？青鸞信杳，魂夢斷十洲三島；春色老，看滿地桐花風掃。

春深小院飛細雨，杏花消息何如？報道東君連夜去，須索要圈留他住。金盃滿舉，怎不念紅顏春樹？君看取青塚上，牛羊無主。

閒庭細草天色暝，瀟瀟風雨清明；萬斛春愁兼酒病，偏不肯容人甦醒。殘花弄影，明日是滿枝青杏；金鏡（一作釧）冷，羅袖上淚沾紅粉。

窗前好花香旖旎，藕花深處亭池；碧玉欄杆誰共與？歎瞬息年華如水。光陰撚指，又是是破瓜年紀；鸞鏡裏細看來，十分憔悴。

已上四闕，別本誤刻沈青門，今攷三徑詞選，實係唐六如先生作。

月來高

烟鎖垂楊院，日長繡簾捲；人靜鶯聲細，花落重門掩。薄倖不來，羞觀畫梁燕；天涯咫尺，咫尺情人遠。只怕路阻藍橋，無由得見天；天若肯周全，除非是夢裏相逢，把奴衷腸訴一遍。

前腔

園苑飄紅雨，輕風蕩飛絮；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倚遍欄杆，默默悄無語；雲山萬疊，萬疊空凝佇。我的情郎，知他在何處？吁！欲待要寄封書，只怕水遠山遙，沒箇便鴻去。

□ 前腔：

送別長亭柳，情濃怕分手；欲跨雕鞍去，扯住羅衫袖。問道歸期，端的甚時候？盟言未卜，未卜絞綃透。唱徹陽關，重斟別酒，酒除非是解消愁。只怕酒醒更殘，愁來又依舊。

□ 前腔：

髻綰香雲，攏釵分兩金鳳；爲你多嬌態，積下愁千種。月冷黃昏，孤燈有誰共？情人悞我，悞我良宵夢。畫角頻吹，梅花又三弄；風休吹入繡幃中，只怕惱動多情，把奴相思病，越重。

□ 山坡羊：

情和愁，纏人沉醉；月和燈，明人心地；爲冤家，使得心都碎。骨髓情，怎教人心棄毀；藍橋阻，路阻春來水。深院黃昏，珠泪垂，徘徊燈花燒做灰，荼蘼闌干，邊飛作堆。

□ 前腔：

數過清明春老，花到荼蘼事了；光陰估值，估值錢多少？望酒標，先攥典翠袍；三，尙道，尙道歸家早。花壓重門，帶月敲，滔滔滔滔醉一宵，蕭蕭蕭蕭已二毛。

□ 新水令：

鯉。
一從秋暮路傍窺，閃流光又經春至。總良媒無密期，捱不過這寥寂。無便寄半行書，空目斷清波。

□ 步步嬌

獨坐書齋，漫把薰籠倚；悶則和衣睡，無端走筆題。信手縱橫，都做了相思字；終日意如癡，把功名兩字空拋棄。

□ 折桂令

有時節強對書籍，悔過尋思，悶理文辭。剛不到數行箋註，幾個標題；早不辨了周書漢史，却倒讀了者也乎之。眼底昏迷，脚步慵移，又不覺遶書齋，閒走千迴。

□ 江兒水

倦首沉吟久，何時得遇伊？覷芳容旖旎多嬌麗，待冤家嗔喜千般意，訴咱行萬種相思味。顛倒百番思議，一段柔情，做了兩家酬對。

□ 雁兒落

我怕你，害相思損玉肌；我怕你，乍相逢無恩義；我怕你，入侯門似海深；我怕你，把舊
背；我

怕你，口中辭無剗切；我怕你，溫存話面相欺；我怕你，埋沒俺真誠意；我怕你，憐念着倍傷悲！怎得人間個真消息，愁也麼？疑俺志誠心，自有天鑒知！

□ 僥僥令

他倦繡停針不語時，忽聽得燕鶯啼；疑是人蹤窗前至，剛偷覷兩下閃相思。

□ 收江南

呀！早知道恁般拆散呵！誰待要當日遇嬌姿？好似離魂倩女鎖相隨，又不是襄王雲雨夢驚迴。細停睛看時，細停睛看時，却原來虛齋寂寞自徘徊。

□ 園林好

想玉人花容柳眉，不由人不如呆似癡。無奈雲山遮蔽，生隔斷路東西，生隔斷路東西。

□ 沽美酒

綰垂楊贈別離，聽寒鴉似悲啼；滿目風光助慘悽，傷情祇自知，欲訴待憑誰？有日嫁兒郎，新婚燕爾，怎知俺愁中滋味！我呵！恨無能比翼並栖，空獨自屈指佳期呀！猛驚看青衫淚溼。

□ 清江引

多情自古添憔悴，怕惹得傍人議。將心脉脉疑，則索沉沉睡；要相逢，除是夢兒裏同歡會。

對玉環帶清江引 歎世詞

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花開，朱顏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
休想蓬萊，神仙真浪猜。清閒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碍。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他計策。
極品隨朝，疑是倪官保；百萬纏腰，誰是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看來都是艸。
鸞鳳鳴皋，算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百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它；懼怕閻羅，也難回避他。枉自苦奔波，回頭纔是可；口似懸河，也須牢閉呵！
手似揮戈，也須牢袖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爵何須大？我笑別人笑我。
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孩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
休使英雄，都堆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齏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唐伯虎全集 卷五

書

吳門唐寅伯虎著

上吳天官書

寅再拜。昔王良適齊，投策而嘆。歐冶去越，折劍言詞。藝不云售，慨猶若此。况深悲極憤者乎？寅夙遭哀閔，室無強親，計鹽米圖婚嫁，察雞豚持門戶。明星告旦，而百指伺餽；飛鼠啓夕，而奔馳未遑。秋風飄颻，而舉鬪觸隅；周道如砥，而垂頭伏櫪。與隸交叱，刀錐並侵；烟爨就微，顛仆相繼。徬徨園閣之下，婆娑里巷之側。飛塵揚波，行人如蟻；惘惘惘惘，不可與處。此乃有生之憂，非寅之所畏也。至若檣樹辭榮，芳林引暮；學書不成，爲箕未貸；豔色廢于羣醜，齊音昧于衆楚。雞既鳴矣，而飄搖遠游；日云夕矣，而契闊將嘆。九衢延絲，而窮轍連如；高門將將，而敗刺無從。又漢綱橫施，略取錄腐；驚馬效其馳驅，鉛刀礪其銛鏘。有志功名之士，扼腕懷袂之秋也。若肆目五山，總轡遼野；橫披六合，縱馳八極。無事悼情，慷慨然諾；壯氣雲蒸，烈志風合。戮長猊，令赤海斷；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斃，名立斯亦人生之一快。而寅之素期也。乃至凍蠅垂翅，絕望驪後；斥鷃栖蒿，仰思鴻末。念言自致力薄羽微，人生若朝露，百年猶飛電。一旦先犬馬，何從效分寸哉！使童牛躑躅于重基，狐狸跳梁于元窰；皮毛並沒，草木同塵。雍門援琴，呼其傷矣！墨子悲絲，殊乎昨矣。華省陳筵，不可作矣！蟲悲風暄，時代及矣！此寅所以撫案而思，仰天而

嘆，不能不爲之憤悵而哀傷也！執事俊榜魁元，清時宰相；羔羊有不渝之節，鳴鶴得靡作之道；木鐸警衆，魏象詔民；裁成風雨，旋轉日月；朝廷之師臣，海內之人望。所謂域中銀斗高標，海內瑤山共仰矣。寅瞻桑梓，得俱井邑，感于斯之義，冒通家之誼，僅錄所著投贄，嗟乎！平子縛才，乃假聲于三都之賦；孟陽後進，敢托途于劍閣之銘。所以得旁展豐談，直施利筆，苟其不爾，則前愆并聚，後悔何尋？寅竊不料反顧微軀，塊然一物，若得充後陳之清問，被壁上之餘光，則枯骨不朽，故敢伏光範門下請教，不勝惶恐之至！

（袁中郎評） 壯甚。

與文徵明書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聽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于室，而堅城爲之隱堞；荆軻議于朝，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于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泣血，羣于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顙頰婆娑，皆欲以功名命世，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跌宕無羈，不問生產，何有何亡？付之談笑。鳴琴在室，坐客常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賁門下一卒，而悼世之不啻此士也。燕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遂及藍縷，猶幸藉朋

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文士之上。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并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繁榮，貝錦百匹，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洩泗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王石皆燬，下流難處，衆惡所歸。續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握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聾盲，亦知罪也。常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條戚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幸同心于執事者，于茲十五年矣。錦帶縣髦，迨于今日，瀝胆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猶狗，當戶而噬。反視室中，甌破缺，衣履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所出。將春掇桑椹，秋有橡實，餘者不迨，則寄口浮屠，日願一餐，蓋不謀其夕也。吁，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礪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獄，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隳括舊聞，總疏百氏，叙述十經，翺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佚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

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辟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柏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自輕，富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于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飢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騁騁奮矣，吾卿豈憂戀棧豆，嚇厲鼠邪？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爲流率。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僕復何哉？唯吾卿察之！

答文徵明書

寅頓首。徵明足下，無恙幸甚。昔僕穿土擊革，纏雞握雉，恭雜輿隸屠販之中，便投契足下，是猶酌滌澆以饕餮，采葛覃而爲絺綌也。取之側陋，施之廊廟，冠劍之次，人以爲不類，僕竊謂足下知人。比來癡叔未死，狂奴若故，遂致足下投杼，甚婉甚婉。且操奇邪之行，傳孟浪之說，當誅當放，載在禮典，寅固知之。然山鵲莫喧，林鴉夜眠，胡鷹聳翻于西風，越鳥附巢于南枝，性靈既異，趨從乃殊。是以天地不能通神功，聖人不能齊物致農種粟，女造布各致其長焉。故陳強以俠正，而從斷金之好；溫荆以偏淳，而暢伐木之義。蓋古人忘已齊物，等衆辯于穀音，出門同人，戒伏戎之在莽也。寅束髮從事二十年矣，不能剪飾，用觸尊怒，然牛順羊逆，願勿相異也。謹覆。

又與徵仲書

寅與文先生徵仲交三十年，其始也，弗而儒衣，先太僕愛寅之俊雅，謂必有成，每每良燕必呼共之。爾後太僕奄謝，徵仲與寅同到場屋，遭鄉御史之謗，徵仲周旋其間，寅得領解北至京師，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人不敢出一氣，指目其非，徵仲笑而斥之。家弟與寅異炊者久矣，寅視徵仲之自處家也，今爲良兄弟，人不可得而間。寅每以口過忤貴介，每以好飲遭鳩罰，每以聲色花鳥觸罪戾，徵仲遇貴介也，飲酒也，聲色也，花鳥也，泊乎其無心，而有斷在其中，雖萬變于前，而有不可動者。昔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顏路長孔子十歲，寅長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師，非詞伏也，蓋心伏也。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捧面而走矣。寅師徵仲，惟求一隅共坐，以消鎔其渣滓之心耳，非矯矯以爲異也。雖然，亦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

（袁中郎評）

真心實話，誰謂子畏狂徒者哉？

尺牘

答周秋山：

遠承存錄，兼以珍貺，自揆鄙淺，何以堪之？別後兩閱寒暑，閉門讀書，與世若隔。一聲清磬，半盞寒燈，便作閨黎境界，此外更無所求也。

序

送文溫州序

寅稚冠之歲，跌放不檢約，衡山文壁與寅齒相儔，又同井閭，然端懿自持，尙好不同，外相方圓，而實有埴簠之美璧。家君太僕先生，時以過勤居鄉，一聞寅縱失，輒痛切督訓，不爲少假。寅故戒栗強恕，日請益隅坐，幸得遠不齒之流。然後先生復贊拔譽揚，略不置口。先後于邦閭耆老，于有司無不極至。若引跛鼈，策鴛鴦，然是先生于後進也，盡心焉耳矣。且夫周文之聖，積累仁義，詩人咏之曰：「得四臣而天下附。」孔子之教，冊籍紀焉曰：「有顏子季路，閔曾游夏之徒，而道益彰。」今蓬巷之士，頌先王守圈模茹，藿冠素羹，葵飯脫粟，逶迤寬博，其異于鼓刀負販之人，若芥髮耳。不先有所引擢，後有所推戴輔翊，其何能自致于青雲之上？傳言曰：「朋友不信，不獲乎上矣。」此後輩之所以必仰賴也。而爲前輩者，道有所論援，相與優息，而無獨知無從之嘆；而後輩則高山在瞻，有所標的，是上下相成也。今之後輩，被服姣麗，伸眉高論，旁視無忌，不復識有前輩之尊與益也。是豈長者絕之哉？庶後進之彥以寅觀，則知前輩之用心用人也矣。今先生出刺溫，以病謝不報，赴郡有期。旣當爲詩以餞，敢又書此，以叙寅之所以德先生，而無可爲報者。

送陶大癡分教撫州序

陶大癡先生，老且貧，仕又不達，故人知己多親貴者存念之，爲之推薦，得轉官一階，自南昌司訓，往教諭崇仁。旣領檄，買船載書，使廚奴負鼎俎，僕牽狗挾被與之，洒然而行。若無家之人，往僦室以居。

者。唐生與先生號知己，餞之章江之上，酌酒相別，喟然爲之嘆息曰：「嗟乎！士爲貧而仕，仕又不能免于貧，斯烏在其爲仕也？士賴故人知己之推薦而後達，舉之而又不達，斯烏在其有故人知己也？士不仕，仕又無故人知己者爲之薦達，則其貧而老也固宜。若先生豈宜此耶？豈所謂故人知己者，知先生有未盡也？知之未盡，則棄絕之而已；何爲而致之？若是其貧且困也？若先生仕，得苞苴之譏，爲故人知己者辱，則知爲知己者，將變其素所厚而爲薄矣，安肯爲之薦達也哉？薦之而又不改學職，此蓋知先生之素志高，有不能僕僕勞頓于簿書期會之間；不若席賓師，職禮樂，雍雍雅雅，居然處于揖讓之表，以供其老爲優也。是則先生之所以答故人知己者，惟恐貧而不至于劇，故人之所以厚先生者，惟恐以簿書期會爲之勞瘁也。余有故人，其顯達者較于先生不少，而貧益甚，流落江海，以藝自資，雖驟然不屑仕進，而亦竟無一言以及之者，意其亦以厚于先生爲予厚耶？抑其言行文學不足道也？言行文學固不及先生，然而言不失口于然諾，行不失步于詭隨，文章奇瑰，學識疎達，蓋踰于跡跡之士多矣。此其自許如此，而先生乃許之爲東方曼倩之流，竊猶以爲于已知者有未盡而羞之，然不可謂之爲不知己也。以知己而別知己于貧困道塗流落之間，能不悉以彼此故人知己厚薄者，相爲道哉？」故序：

送徐朝咨歸金華序

徐石朝咨，來自金華，宴蘇之治廨，省太夫人與兄吳郡公也。數日，飾裝將還，姪子重哀吳之善詩者，爲詠言以贈行囊，而俾予志其首。余少讀潛溪先生所著書，深歎伏其根本仁義，鼓吹禮樂，以爲一

代儒宗。及南游金華，見其鄉士大夫，皆彬彬尚實，古樸大雅，有潛溪先生遺風。正德丙子，郡公自臺端蒞是邦，三月而政成。凡勢家豪族，漁獵其民者，皆屏息斂手，貪墨之吏悉改行，而仁義禮樂之教煥然大備。朝咨君又不遠千里來展定省，忠孝篤厚之誼，不待歌詩而見，而潛溪之風蓋有驗矣。朝咨君少精壁經，著聲場屋間，天性誠篤峭整，他日繼郡公軌範，上弼唐虞，下阜民物，沛仁義禮樂之教于天下，則知金華士大夫之學業遠有自云。

作詩三法序

詩有三法，章句字也；三者爲法，又各有三：章之爲法，一曰「氣韻宏壯」，二曰「意思精到」，三曰「詞旨高古」。詞以寫意，意以達氣，氣壯則思精，思精則詞古，而章句備矣。爲句之法，在「模寫」，在「煅煉」，在「剪裁」。立議論以序一事，隨聲容以狀一物，因游以寫一景，模寫之欲如傳神，必得其似；煅煉之欲如制藥，必極其精；剪裁之欲如縫衣，必稱其體，是爲句法。而用字之法，實行乎其中，妝點之如舞人，潤色之如畫工，變化之如神仙，字以成句，句以成章，爲詩之法盡矣。吾故曰「詩之爲法有三」，曰章句字，而章句字之法，又各有三也。一問讀詩，列章法于其題下，又摘其句，以句法字法標之，蓋畫虎之用心，而破碎滅裂之罪，不可免矣。觀者幸恕其無知，而諒其愚蒙也。

嘯旨後序

右嘯旨一編，館閣暨鄭馬諸書目，皆不著所撰人名氏。內述其事始于孫登、嵇康先生，遂係以內

激外激，渾氣撮唇之法甚詳；而于聲則云未譜聲音，蓋激氣而成者。邵子謂：「物理無窮，而音聲亦無窮；唯無窮乃可以配無窮，故以聲音起數，御天下古今物理之變。」聲則起于甲而止于庚，多良千刀，妻宮心之類是也；音則起于子而止于戌，古黑安夫卜東乃走思之類是也。一與沙門神珙之法稍異。神珙則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六母總其音，法雖不同，其于音聲則括盡而無遺矣。然有字有聲者雖多，而有聲無字者亦爲不少，必皆以翻切得之。翻者翻出其音，切者切出其聲，如徒公徒丁顛東丁顛謂之翻，徒東謂之切也。其他無字之音聲，如水聲風聲之類，皆可翻切。今黃冠師符咒秘字，亦有聲而無字，梵門密語，若一字咒合普林二字爲一呼，至有三合四合者，彈舌取之，而皆無字，及其號召風靈，驅役神鬼，若運諸掌。今嘯亦有聲而無字，豈吾儒感天地贊化育之餘意歟？聲雖未譜其間，或稱取聲自上齶出，或自舌上出者，四聲惟平聲有上下，蓋氣自上齶出爲上平聲，氣自舌上出爲下平聲，上去入聲無上下者，仄聲故也。平聲清而仄聲濁，竊想嘯之爲聲，必出于平而不出于仄矣。孫稽仙去遠矣，白骨生蒼苔，九原不可作，安得善嘯之士以譜其聲而習之？登泰山，望蓬萊，烈然一聲，林石震越，海水起立，此亦此生之大快也！子儋朱君，好古博雅，一時俊彥之良，無有逾者。于僕契分甚厚，暇日出是編以相勘校，因曰：「嘯之失其旨矣久矣，幸存此編，略知梗槩，不刊諸梓，以傳于世，則羊體俱亡，後人何所考據？子盍爲我叙其事于編後，以遺同志。幸遇反隅之士，衍而習之，庶幾復有以嘯名于天下者，知由此書以發其端云。」

（袁中郎評）此誠字學之餽羊也。

中州覽勝序

吾黨袁臣器，少年逸器，溫然玉映，蓋十室之髦懿也。宏治丙辰五月，忽翻然理篙楫，北亂楊子，歷彭城，漸于淮海，抵大梁之墟。九月未歸，乃繪所經歷山川陵陸并衝隘名勝之處，日夕展弄，日游其中。予忝與鄉曲，得藉訪道里，宛宛盡出指下，蓋其知之素而能說之詳也。予聞丈夫之生，剡蒿體揉柘幹，以麗別室，固欲其遠陟遐舉，不齷齪牖下也。而愿慙者懷田里，沒齒不窺園閤，曰：「世與我遠，甘與菑木委灰同棄，雖有分寸而人莫之知也。後世因莫之建白也。」是余固自展以異，而頽然青袍掩脛，馳驚士伍中，而身未易自用也。雖然，竊亦不能久落落于此。臣器所從魏地來，今不知廣陵有中散之遺聲歟？彭城項氏之都也，今麋鹿有幾頭歟？黃河故宣房之基在否歟？大梁墟中有持孟葵爲信陵君祭與無也？臣器其爲我重陳之，余他日常參驗其言。

（袁中郎評）豪甚！俗士夢想，亦不及此。

譜雙序

諸局戲類有譜，彈棋、樗蒲、五木、雙陸、打馬、采選、葉子、張柬之、李皋羽諸公皆嘗經意，然不過適興酒次而已。司馬公著七國棋則則右秦而左齊，楚尊王室而卑伯功，劉敞之撰漢官儀則則列右官名以見師師之列，不無意義寓于其中。今樗蒲、彈棋、俱格廢不傳，打馬、七國棋、漢官儀、五木等戲，其法具在，時亦不尙；獨象棋、雙陸盛行，象棋神機集不見傳，今惟有金膝七着、雙陸格不獲見，今止有譜雙。潤卿沈君博雅之士也，梓之以傳好古者。暇日示僕，因論及古人雙陸，偶憶得數事，遂箋于其後。昔朱仲晦譏賤其廢日，余謂儒者焉往而不學，苟存心于一藝，推其術以應世，若以象棋觀之，車有衝突之用，

馬有編列之勢；士有護內之功，卒有犯前之力，斯可以論兵矣。以雙陸言，垓不可虛，門不可開；積則量輕重，遲則計緩速，敵不可縱，家不可失，斯可以論文矣。則二家之戲，雖不及司馬公與劉敞之意義，然亦非漫然酒次之物也。因書譜後云。

記

許旌陽鐵柱記

天地開闢，而有陰陽，負陰抱陽，人民與龍蛇魑魍，並生其中，糅雜不分，妖厲爲害。黃帝氏興戰蚩尤于阪泉而滅之，而後天地定位，神禹繼作，使庚辰鎮無支祈于龜山之足，淮水乃安。鑄爲九鼎，以辨神奸，而後龍蛇魑魍之患息。然其統緒之傳，莫不先受精一之道，而後禪邦國之位。抱精守一，蓋所以通天地之神靈，建邦立國，蓋所以阜民物之生命。及乎聖跡綿遠，世德衰微，天地艸昧，陰陽亂淆，攀胡之號，莫繼其響，齟指之鼎，亦濟于河。而所謂妖害者，無有忌憚，騁馳淫毒，以害民生。凡有中區，靡有寧止。旌陽君生于斯時，修精一之道，以達天地之神靈，遂誅龍蛇以安江流，馘魑魍以定民生，鑄鐵柱以鎮地脈。元功告民，神道昭契，乘風上征，合瑞紫宮，以續黃帝神禹之傳，而延民物之命。功績懋著，惠澤迄今。蓋大地之間，一陽一陰，陽好生而陰好殺。故陽爲德而陰爲刑，凝德爲神，淫刑爲怪。是故神爲高明，怪爲幽厲，環旋升降，相爲始終。陰陽和暢，則神安怪息；陰陽兩極，則神怪並馳。然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陰陽神怪，長爲表裏。故黃帝之與蚩尤，神禹之與無支祈，許真君之與蛟精，皆並生一時。蓋陰陽

兩極而爲神怪也，故有至怪之變生，有至神之聖出以御之。設使特生蚩尤，無支祈與蛟精，而無黃帝神禹許真君，則天地之間，陰陽偏滯，而人類幾乎息矣。

正德甲戌，余過豫章，躬覩君跡，竊嘆真君道合黃軒，功配神禹，世無正論，爰就荒唐，欲明斯理，輒撰爲證序，刊之負礎，以示將來云。

荷蓮橋記

邑多賢士大夫，則多賢令尹。令尹之職也，爲最親民，民事甚夥，一有不便，而尹或莫之知者，則相聚以尤焉。非其邑有賢士大夫，輔翼之以補綴缺少，則尹雖賢，固難免于民之尤之也。進賢，南昌屬之大者。自宋崇寧中立治抵今，歷歲若干，邑之以賢稱者不絕。班輩多賢士大夫，相爲之輔翼，民有不便，輟相與以補綴之，必致其尹以賢稱于邑而後已。邑之東南區爲饒信出水之會，水將北趨鄱陽，其未達也，匯而爲波涇，灩而爲河，淡宕然而爲沮洳，七八月之間，潦民未有不憂涉者。以車則膠輪，以騎則踐魚鼈之居而續戴者分重，負者兼舉，而尹莫之知也。內相喻公某至而見焉，曰：「是爲不便于民之大者，不治民將尤吾。」尹乃爲石梁于其上，以便涉，凡用若干金。夫修輿梁，成徒杠，尹職之夥者，或未之知，而深于治事，民安有不慮者乎？然未知其尤之有無，而喻公輒自以邑之賢士大夫爲己任，輔翼補綴，以成其尹之賢。雖尹之賢未必以此，而決不以此爲尹之尤也。則邑之多賢尹者，邑之多賢士大夫之所致也，固然矣。夫豈獨一邑之政爲然哉？天子于民，上下遼絕，日月不照，覆帱蟻蚊不能叫聞，民之所憂者多矣。朝有賢士大夫爲之輔翼補綴，則天下之民安得不聖其天子乎？則知朝多賢士大夫，

則多聖君矣；是豈獨一邑之政爲然哉？

□ 愛谿記

人莫不有所愛，失其所愛，則傷其衷；人莫不有所資，失其所資，則困其生。愛之而不失，資之而不窮，惟取天地自然而然者爲能。然若金紫之貴，珠玉之富，或者能削奪，則貧之矣。削奪而賤貧，則失其所愛與資，將傷困之不暇，求其夷然而樂，坦然而安者，必無有也。新安洪君伯周，倣儼誠慤士，跡履遍江湖，聲聞滿儒冠。少孤而孝，奉祖與母以居，樂其志以資其生。弄長竿之清風，披簑笠之烟雨，飄然波濤，邈焉寒暑，勢不可奪，強不可撓。蓋公休任公子之流，于是以愛溪自號，而丐余記之。余謂文士之處世，失其所愛與資，奔走于不可得已之間，俯仰于無可奈何之際，蓋心茲恐懼，身措無地，安能上傳而下育也？得其所愛與資，而非其道，以富貴自炫，而驕其妻妾，齊人也。翻覆酌量于兩三之間，余則以爲洪君之計爲得，故爲之記。

□ 王氏澤富祠堂記

徽歛多世家，澤富之景旻氏，是其一也。先自唐祕閣校正諱希羽者，自宣徙徽，生廷祚；廷祚生明，在宋建隆初，仕至廣州太守；四世孫奉宗，考槃邱園，遁跡不見，而族益著大，乃景旻之始也。王氏旣稱故家，其支庶子姓，蕃衍豐殖，蓋有自然而然者。景旻思所以合聚而束之以禮，乃爲屋若干楹，于所居村野之中，以祕閣爲不遷之祖，廣州與奉宗配焉。迨及後世旣祧之主，皆合居于中，臚臘歲時，率宗族

子姓以奉薦享。所爲就緒，而景旻不祿；其子友格，暨叔父景遽，繼志述事，舉族內之賢能者凡六人曰某，宜叶乃力，于是祠事大備。祭則有田，收其入以爲俎醢酒腥之用；職事有人，以司衣服簋豆尊彝之器。歲祭則宗長咸在，拜獻有常，餽燕有寢，序列有位，穆然先王之遺風。由是王氏之子弟，彬彬禮文，皆景旻之遺力也。禮云：「五經之內，惟祭爲大，所以合同姓，序尊卑，辨賢不肖也。」蓋別子小宗，雖自得爲不遷之主，而其子孫猶助祭于大宗之廟，則同姓合矣。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伯氏叔氏，上下列位，而尊卑序矣。賢者冕而盡事，不肖者弁而盡力，賢不肖辯矣。此先王之遺制，而景旻首舉行之，又可謂知所務矣。王氏後世之子孫，苟知所務，不替斯舉，使世德族系，百萬斯年，與此祠俱隆，豈不得爲徽歆之偉觀也哉？宏治乙丑，余行旅過徽，友格以幣交，故爲記其事云。

竹齋記

草木花果之以人爲喻者甚多，若松稱大夫，桂子稱仙友，牡丹稱王，海棠稱爲神仙，草稱虞美人，龍眼稱爲荔枝之奴，惟竹稱君子。世之王公大人，朋友異人，神仙僕隸，其篤厚淳慤者固多，至若暴戾殘虐，詭怪顛蒙者，中亦不少。若一律而求爲君子所歸，豈可得也？然而上自王公，下逮僕隸，其中人品千態萬狀。其見君子，則必敬必信，以其篤厚淳慤而不暴戾殘虐，詭怪顛蒙我也。雖輒以王公大人之勢，要以朋友之信義，眩之以神仙之奇瑰詭怪，粉白黛黑，親之以異人之姿，執之以僕隸之勞，皆不可得敬之信之如君子者，則人何患而不爲君子？豈若花果草木之生質，有一定之限而不可變者？人固不若是也。歎之吳君明道，字存功，別號竹齋，君子人也。丐余記齋。余謂存功其知以篤厚淳慤自處，而

遠去夫暴戾殘匿，詭怪顛蒙者歟？何不以松桂花草顏其齋，而特以竹？將見人之敬信，自王公大人以及乎僕隸，無有間然者。吾嘗聞野人之說曰：「門內有君子，門外有君子。」至存功與竹，迭爲賓主，皆號君子。門內門外之辨，隨時而定，此非所能知。若其自信以從君子之所歸，則斷然矣。余故爲之記。

□ 筠隱記

筠之爲物也，其圓應規，其直應矩。虛中足以容，貞外足以守，故稱爲材。舍筠而他求，取以爲材者，則未能備衆異之若是也。豈惟筠哉？夫人亦然。故君子之以材稱者，亦備焉。一規一矩，悉應法度，由中達外，無不當理，是特筠之性，特異于人耶？蓋天之生材，不備衆美，則不能爲世用，則必異之厚之，出于等倫。故筠之生，森然而直，其外蓋自規也；毅然而圓，其中蓋自虛也。爲君子者，取法乎此，則上可以事君，內可以事親，律己以貞，應物以虛，無所施而不可矣。秦君仁之，有材之君子也，和以處衆，敬以方外，言貌動止，一由規矩。所居之齋，植筠爲屏，朝退晏清，必與相對，故以筠隱爲稱。俾余記之。竊謂筠與秦君，皆天挺之美材也，道義相同，契好自合，法其美以爲己之美，遠取諸物而近取諸身，故秦君事今睿主，靖恭乃職，晨夕不息，沾沾休光，隆重深益，是蓋得筠之爲助不少，抑亦秦君之善于取法也。故爲記之。

□ 菊隱記

君子之處世，不顯則隱，隱顯則異，而其存心濟物，則未有不同者。苟無濟物之心，而汎然于難處

隱顯之間，其不足爲世之輕重也必然矣。君子處世而不足爲世之輕重，是與草木等耳；草木有可以濟物者，世猶見重稱爲君子，而無濟物之心，則又草木之不若也。爲君子者，何忍自處于不若草木之地哉？吾于此重爲君子之差。草木與人相去萬萬，而又不若之，則雖顯者亦不足貴，況隱于山林邱壑之中者耶？吾友朱君大涇，世精瘍醫，存心濟物，而自號曰菊隱。菊之爲物，草木中最微者，隱又君子沒世無稱之名。朱君君子也，存心濟物，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固非所謂汎然雜處于隱顯之中者，而乃以草木之微，與君子沒世無稱之名以自名，其心何耶？蓋菊乃壽人之草，南陽甘谷之事驗之矣，其生必于荒岑郊野之中，惟隱者得與之近，顯貴者或時月一見之而已矣，而醫亦壽人之道，必資草木以行其術，然非高蹈之士，不能精而明之也。是朱君因菊以隱者。若稱曰「吾因菊而顯」，又曰「吾足以顯夫菊」，適以爲菊之累，又何隱顯之可較云？余又竊自謂曰：「朱君于余友也，君隱于菊，而余也隱于酒，對菊命酒，世必有知陶淵明劉伯倫者矣。」因繪爲圖，而并記之。

守質記

天賦于吾躬者曰「質」，一質有清濁高下，萬萬不同，此益人之稟受之異；而天之賦之者，固不以彼此而爲之清濁高下也。聖人者，出博之約之，必使全其天之所賦而後已。天之所賦者何？陰陽五行人之所稟者何？男女五常。天賦于上，而人稟于下，陰陽或差忒，五行或偏頗，男女之分形五常或輕重，是以萬萬不同之分焉。中有全其天之賦者，又萬萬不同之一二爾。以萬萬不同之中，幸有一二全其天賦之質者，放于利欲，肆于舛異者，又萬萬不一二全其天賦，不爲衆物所誘奪，確乎其不可拔，堅乎

其不可亂；整不可紊，守夫天之所賦而不失，又再萬萬之中不一二者。金允文名炳，與予交者二十有餘年，其質直其爲人也，人之貌而天之質，不亂于物誘，不感于聲淫，五常之間，不虧賦稟，故人以「守質」稱之。余謂人難乎質也，質難乎全也，守也，允文居二三難之間而爲再萬萬人之所稱，不易易矣。迺詳記之。

唐伯虎全集
卷五

唐伯虎全集 卷六

吳門唐寅伯虎著

碑銘

齊雲巖紫霄宮元帝碑銘

乾坤定位，二儀開五劫之端；人鬼分形，五嶽鎮九州之地。東溟銀榜，標題長子之宮；西海玉門，實聚百神之野。皆所以節宣寒暑，鼓舞陰陽，萬物賴之以生成，四民順之而動止；兵戈藉之而底息，穀粟因之而豐登。元天元聖玉虛師相仁威上帝，蕩魔天尊者，顓帝之神，水德繼王在先天，則正位乾符，御北斗，則斟酌元氣，職領紫微之右垣，則並天乙太乙之座，宿列虛星之分野，則總司命司祿之權。劫當開泰之中，天啓聖靈之孕，幽明協相，上下同流，凝二五之精，以有生，建三一之道，以度世。誕聖王宮，出胎母脇，寶光所照，三辰爲之失色；天靈護持，六種爲之震動。洎乎髫年，辭親就道，東游震土，元君指迷，受錫劍于天帝，悟磨杵于神姥，折梅枝而寄榔，升霄峯以圓功。虎將護壇，神龍捧足，于是扣金扉而遐升，當玉階而稽首，受命上清，敷惠下土，分判人鬼，資大禹鑄鼎之功，誅除妖魔，繼黃帝鳴鼓之戰。較蹟天曹，復居坎位，展旗捧劍，乾樞開黑帝之宮；元龜赤蛇，坤軸闢元都之府。歷朝顯應，有感必通。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德符天地，功配唐虞，偃武修文，而萬國咸寧；燔柴瘞玉，而百神歡享。歷數在躬，卜宅中夏，誕及太宗皇帝，續承祖考，欽若昊天，實藉神威，以翼聖躬，爰有冥力，以靖多難。風行電掃，而天日開明。

虎嘯龍吟，而江山變色；蓋精靈通乎造化，誠慶達乎神祇也。是以敕命重臣建宮福地，丁夫百萬，星霜再周，金碧極輝煌之盛，香火盡嚴奉之誠。蓋所以答神貺，宅威靈，今之泰嶽中和山是也。是以民莫不敬且信，有感必通，雖宮別館，遍于天下，名山大川，尤多顯靈。蓋神藉山川之靈氣，乃可以應億兆之祈求；故其居處無常，周游非止。若夫互人之國，上下于天，女媧之墓，浮沉于水，神化者不可以理測其端，妙應者不可以言達其旨。是以齊雲巖紫霄厓，有元帝之行宮焉，其創始落成，別有記序，養素道人汪大元以僕業工咕嚕，託戴生昭來乞叙文。竊以爲殷薦望秩，帝王所以奉天地山川禴祀，燕嘗億庶，所以報祖宗神鬼，奠安宗社，底宅家邦，厥旨微矣。矧夫元天元聖，作鎮北極，應化本朝，統五帝之尊，履九宮之始，除邪鎮惡，降福禳災，爰建行宮，允安兆姓也。僕雕蟲末學，難盡揄揚，草芥微材，豈能著述，涓埃無益于山海，螢燭奚補于日月，吮毫增悚，撫案知慚，薰沐以譔斯文，稽首系之以頌。頌曰：「元天元聖，神威上帝，作鎮北極，斟酌元氣。五雷都使，九天突使，七曜旋時，五福治世。平安水土，調攝神靈，展旗捧劍，掣電揮霆。虛皇敕命，至德實凝，敷惠下土，兆宅上清。赤蛇元龜，將列水火，福善禍淫，月右日左。先天治乾，面明向午，安定山海，亘及今古。恭惟我朝，太祖太宗，唯神輔弼，國祚無窮。名山大川，爰建靈宮，金銀照耀，珠碧輝崇。再拜稽首，小子作頌，上述威靈，下贊神用。磨礪礪礎，刊鐫麟鳳，百萬斯年，於昭示衆。」

墓志銘

劉秀才墓志

蛟龍得雲雨而能澤萬彙者，時也；君子終困窮而能守一身者，道也。語云：「詠珪璋以比德，指松柏而論材。」吾嘗聞斯語矣，代豈無是人哉？君諱嘉，字協中，陶唐氏之後也。居乎三代，因時易姓，故有御龍冢，韋唐杜之號。其後定公夏獻公藝，父子爲周卿士，食采於劉，遂稱氏焉。漢室之興，封侯王者十有二人，皆同姓也。他劉以大儒名世，辯說著稱者，又莫殫記。暨乎晉隋，蠡斯蕃蟄蟄之孫，瓜瓞衍綿綿之蔓，民族之盛，莫與並焉。宋德不競，天下草昧，家室播越，譜牒淪沒。君是爲蘇州人。大父敬，封承德郎，褒碩德也。厥考昌，受大中大夫，廣東參政，崇明賢也。君誕育洛陽，幼習庭教，大哀夙構，幾覆厥生，一舉明經，來游泮水，畢藝時文，懷心史學，加以情尚風流，性不忤物。荀君之座，三日猶香；何郎之姿，一拭生白。學無不達，猶好老莊，是以寵辱不驚，伏息爲樂。少年以范丞相成大慕，近先塋，常遭發毀，作文弔之，搖筆立成，詞不加竄。雖老成宿德，莫不推其博雅。習爲歌詩，初擬元白，末尚齊梁，短章一出，時輩競傳，至不能爲隱匿。病極勞瘁，而筆札不去，是其勤也。家無厚儲，而重恤交游，是其義也。順以格親，孝之理也；和以處內，術之知也。方將集百朋之譽，乃遽得二豎之疴，正謂玉匣難全，琉璃易脆。列歲二十有四，以宏治四年某月日卒于皋橋故居。沒身之日，識與不識，莫不踴躍揮涕。某年月日，葬仰天山之麓，不忘本也。子名稚孫，襁褓衰經，育于令入顧氏。鄙人總角相知，童年托愛，方始有恙，鄙人以密友入問，湯藥執手相見，潛然泣下。及乎易簀，鄙人以君命出卜詞，雖不治，尙號召鄙人者再焉。若有見囑，未及而沒，善言不聞，此生長恨。是知義則朋友，情猶骨肉。泰山其頽，空歌伐木之詩；昊天不弔，竟負彈冠之約。

其所著詩文二卷，蓋亦纂集其昔時之酬答，或傳錄其壁間之題咏也。錯玉成器，擲金有聲，歲月悠遠，散亡是懼！敢用鐫石名山，散帙所識，庶永其傳焉。嗚呼！大化有期，固識蜉蝣之不永；修程頓局，豈亡狐狸之傷類？奉譔高躅，式慰幽懷。其銘曰：「華屋失歡笑，青原起悲歎。靈風吹寶幡，金碗照塵幔。傷春臺之改色，悲夜宮之未旦；列高誼以豐石，期歷劫以燦爛。」

徐廷瑞妻吳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吳氏，諱素寧，蘇之長洲人。大父某，母王氏。生正統甲子二月二日，年十七，歸徐廷瑞。正德戊寅十月初九日卒，得年七十。以卒之年十二月八日葬武邱鄉。子雲，娶何氏女三，長適葉璋，次適寅，次適張銘。孺人性好紡績，自廟見而抵于垂老，幾六十年，自旦至暮，未嘗一日不在筐篚之側。雖祈寒盛暑，不廢也。性稟節儉，蠶鹽之外，不求兼味。又不好佛事，自信以爲修短有算，禍福有數，天道不可邀冀得也。故梵咒之音，未嘗出口。寅爲女壻三十年，內言不開，非饋兩絕，親所豫見，故爲銘其墓之戶。銘曰：「孺人之德，今紡績自躬，沒齒不怠。今繭絲實工，啓予全歸。今在此曲室之中，福利後昆。今萬世無窮！」

唐長民壙志

長民，余弟申之子也。母姚氏。余宗不繁，自曾大父迄先府君，無有支庶。余又不育，暨有此子也。兄弟駢肩倚之，年十二，穎慧而淳篤，在父母側，未嘗仰視跛步。讀書夜必踰甲乙，其興亦未嘗至漏盡也。

有間必謂余，是外更無他適。余每心計曰：「唐氏累世植德，耳目可指摘而言者五代矣。閭門巷塗，稱爲善士，無有間言。天必祐之，振起其宗。」及余領解都下，頃以口過廢擯，而猶冀有此子也。今不幸以死，又將何所賴也？豈余凶窮惡極，敗壞世德，而天將翦其宗耶？而余束髮行義，壺漿豆羹，兄弟歡怡，口無莠言，行不詭隨，仰見白日，下見先人，無忝于衷。昊天不聰，喪吾猶子，誠爲善之無徵矣。於乎冤哉！嗚呼痛哉！卜以卒之年，正德戊辰九月丙午，去死之日，凡三月，葬城西五里管昌舊阡殯之穴。陵谷遷移，志銘壙首，吮筆命詞，涕之無從。銘曰：「昊天不聰，翦我唐宗，冤哉死也。斯童兄弟二人，將何從維命之窮！」

劉太僕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河南光州人也。其先姬姓，唐帝之後。夏有劉累，氏族權焉。公誕育名門，寶鍾秀質，溫恭明允，高朗有融。君子豈弟，華朴彬彬。少聞詩禮之訓，長宏洙泗之學，以鄉薦釋褐太平，別駕遭父憂去職。面墨未濯，重罹大恤，哀哀勞瘁，鹽酪無噉，煢煢寤寐，草木重襲。兆宅既卜，塋陵是廬。爰樹松楸，皆所躬服。是以陶墓翔異常之鳥，孔林茂不名之木。誠孝所感，貞祥萃焉。詔旌公門，以表孝異。服闋入爲太僕寺丞，美風大振，嘉德旁行。進階奉政大夫，輿言畢頌，僉望咸歸。作善無徵，哲人其萎。卒葬土橋溝之先塋，禮也。厥嗣六人，或敷仁東土，或司憲西臺。次亦冠服巍峨，場屋騰進。莫不涓涓杜葉，敷周道之清陰。韡韡棠花，曜虞廷之彩色也。共恥瓶罄，咸感川流。仰止高山，戀餘光之眇眇；俾裁樂石，表潛德之元元。銘曰：「峨峨劉公，於昭令德。博文約禮，孝思維則。風猷高遠，儀範莊翼。游藝故園，觀光上國。明珠

無賴，爲世所珍。良材不器，用之于民。日居月諸，風行政成。昊天不弔，橫罹大連。孝矣我公！飲糜服土，樂樂棘人。哀哀嚴父，負愧芳林。引息中野，嘉木是茂。異禽來下，天子有詔。式旌公閭，入班朝列。其德勿渝，謚兮不虐。踰兮巧趨，大化奄忽。投軌泉途，蕭蕭白楊。戚戚蒿里，萱葉朝摧。悲風夜起，吁嗟我公！傷如何矣。德音無窮，永瞻桑梓。」

吳東妻周令人墓志銘

令人諱某字某，蘇州雙鳳人也。本平公族，稱爲周氏。舍勤于趙，門推謬謬；昌忠于漢，廷對期期。盛德之後，必有淑人。積慶之餘，式生良媛。令人蕙質外朗，不待學于師氏；蘭情內映，自能合于女史。顰笑亦式，纖穠合度。戴嬌淑慎，日思古人。鍾姬明敏，皆稱士女。及乎旭日始旦，三星在天，乃嬪于岷山吳氏焉。夫子宜之，有琴瑟之和。舅姑稱之，盡桑梓之敬。豈惟工深絲素，藝殫絳組；且以禮備蘋蘩，宜其家室矣。年二十有二，以宏治七年四月十七日寢疾而卒。凡歸吳氏十有九旬，粵二十八日壬寅葬于興賢里，附先塚也。夫彩雲易散，玉簪中折。灰酒不靈，唯覩障中之匣；雨鈴輿感，但留巾上之香。嗚呼！天眷有德，柔者必壽。願茲懿行，不至遐齡。何哉？得非天爽其信，神食其言歟？段婦高標，餘燼獨傷。其年少劉妻有德，彥升乃述以貞銘。其銘曰：「周本姬姓，吳乃子國。崇其婚媾，耦望齊德。坤詞著功，周詩咏色。既且伯姊，尤飾言容。人稱郝法，尼談謝風。才溢殊瑤，操均寒松。天道無知，碩人斯喪。晉使遠集，秦醫徒望。香斷銀爐，塵流華帳。寶寮憶慘，山川增愴。里殞淑德，夫失良相。百歲之後，魂其同葬。」

徐君墓志銘

夫積德垂裕之謂仁，全歸保終之謂智；繼志述事之謂孝，放情任好之謂達。四者，吾于徐君見之。君諱某字某，山西永年人也。烈祖思賢，祖仲良，父友諒，皆純德內華，高風外朗，徜徉泌水，寤寐邱園，河嶽分靈，神祇效止。篤生君子，爲鄉具瞻，岐嶷天成，謙冲氣受，悅詩敦禮，綜典博文，率履不違，一諾靡宿。早有無恃之戚，公靡恤爲哀，無歸是悼。且太夫人高年在堂，君猶觀文周序，習禮魯宮，感棘心之詩，傷愛日之諺，遂捐業歸養。傳曰：「孝在養親。」君以之哉！孔懷二三，怡怡就慈，偕稱周士，承承循義，並美殷仁，稟命不融。成化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遇疾而卒，得年七十有六。娶白氏，再娶程氏。子三人：鳳毛，分丹穴之秀，麟角遺甫艸之祥，縣特裘羔，各行其志，以爲懿德亡述，鐘鼎奚銘？用是展豐詞于元室，昭懿行于來世。詞曰：「光光徐君，惟德之府，周旋中規，折亦含矩。康莊整駕，孔筵布武，夙蹈閔凶，其泣洟洟。芹宮棄勸，萱庭奉歡，兄弟好合，聯周並旋。天何傷哉？不假其息，華堂徹樂，泉臺起宅，雲鬢升車，青松改色。垂裕後昆，刻銘茲石，永永不刊，昭于千億。」

許天錫妻高氏墓志銘

令人諱貞字閨德，吳縣鳳凰鄉人。其先出自姜姓，鄭有渠彌，齊有無不，枝布葉分，實始宗祧。令人早值家艱，遘車就聘，溫淑閒靜，與性俱成。歷堂仰侍，由房下撫，恭舒並得，非儀靡聞。及乎傍接妯娌，既云覽妻，外應賓客，亦稱頸母。年非德永，命也傷哉！春秋二十九而卒，宏治八年歲在乙卯八月而葬。悲天！柳韉當途，鴛鴦惜在梁之翼，文旆載道，蟠龍失隱鏡之姿。居懷宛轉，孤女叫號，弔客紛紜，童僕噓嗟。于是述德作銘，表于元廬。銘曰：「睦睦令人，受質自天，壺內不驚，室外何專？壽不因德，福不偏賢，芝玉

焚摧，傷復何言！引紼同嗟，生順死全，昭垂令名，億萬斯年。」

墓碣

沈隱君墓碣

惟隱君諱誠字希明，姑蘇長洲人也。體履柔嘉，天性狷潔。聰明哲知，慈良溫舒。學貫列經，博綜羣言。艸木昆蟲，太極天文，殫究畢該，罔有遺捐。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一芥之微，不與不取。郡辟賢良，色斯而作，上不責援，下不號助。故香艸能揚芬于尺澤，葛藟甘委榮于中田也。乃修困亨之道，操獨行之志，茂嘉貞之節，達圖數之變，懿德無涯，仁靡極。年七十，寢疾不祿。宏治六年五月乙卯卒。前期浹月，悉燬所著書牘。啓予之夕，怡然無詞，斜幅斂形，酌糜實口。所謂放光彩以自沈，樂天命而無疑者已。友生門徒，哀德不耀，悼道無聞，以爲沒身不稱，聖哲之恥，厚德流光，古昔同云。所以召公沒而周鼎成，季子葬而孔碑卓，考行定名，諡曰「靜通」。一乃與援翰述踪，傷螻屈于幽壤，作銘慰往，刊鴻伐于元珪。其詞曰：「於穆隱君，昭慈德芳，繼聖作哲，休有烈光。狷潔自矢，蹈義履仁，州司貢登，移孝就忠。車未竟途，翻然改翔，乃執其雌，晶白允方。泌水洋洋，驢榆不忘，耽經明義，衍衍閭閻。童冠六五，區別以分，而珪而璋，視頓亦揚。皇矣上帝，賦職不平，大命傾摧，神遷魄藏。念彼恭人，中心永傷，立言紀行，先民所臧。刊勒嘉石，貽于無疆，永矢勿虧，支百蕃昌。」

墓表

吳君德潤夫婦墓表

吳君德潤卒，柱國太原公誌其墓曰：「余門弟子也，實才且賢。」大司寇彭城公曰：「德潤余筆硯友也，爲文其碣。」其子東又丐撫二公之詞以表之。按德潤諱裕，大父有成，父孟恭，母施氏，俱高蹈自晦。生君，髫齡夙成，九歲補府學弟子，文名籍甚，有司以高選。七舉入場屋，不得第，馳驚塵埃中者幾五十年。昏燈曉硯，不勝疲勞，以廩食積年資，貲成均計，偕得官年，將不可待矣。于是謁歸故鄉。家素號饒資，門櫨臨通渠，具區臨其前，姑蘇諸山映帶之。君爲樓其間，扁曰「海天烟林雪浪日接几席」。又三十年以卒。配金氏，弋陽縣諭式周之妹，有賢德行，以君允嗣未繁，爲納側室陳氏，以恩禮接遇之。有姜媼之風焉。君與孺人生卒皆同年，自景泰壬申抵正德丙子，得年六十有五。東娶俞氏，例授醫學正科，未即真。孫三娶某，君少力學，英邁出一時，坎壈至衰老，不遇知賞，鬱然拂衣，將放歌山水間，以適其性。爲養高，與鐘鳴漏盡，不知休息者異矣。且其溫恭靖嘉，居鄉閭以朴素廉介稱，而遇宗黨中，周瞻不遺，出處不苟，且與時存沒，不違其常。古君子之人也，是爲表之。

祭文

祭妹文

嗚呼！生死人之常理，必非有賴而能免者；唯黃耆令終，則亦歸責于天，而不爲之冤隱；然疾痛之心，久亦爲之漸釋也。吾生無他伯叔，惟一妹一弟；先君醜寅之昏，且弟尤稚，以妹幼慧而溺焉。迨于移牀，懷爲不置，此寅沒齒之疚也。爾來多故，營喪辦棺，備歷艱難，扶携窘厄；既而戎疾稍舒，遂歸所天。未幾而內艱作，弔赴繼來，無所歸咎。吾于其死，少且不俶，支臂之痛，何時釋也？今秋爾家襲作，耆龜以有此兆宅，來朝駕車，幽明殊途，永爲隔絕。有是庶物，用爲祖餞，爾其有靈，必歆吾物，而悲吾詞也。於乎尙饗！



招辭



招辭

帝命十巫，操不死之藥，以禦尸氣，上下于天，以招遊魂。有繯在野，魂往不返，乃作歌以招之。

其辭曰：

魂憧憧兮往來，（叶）湖之浦兮江之湄。草綠兮鳥啼，（叶）王孫兮哀悲。桂子開兮白露團，小嶺兮泉水寒。魂何之兮江之干，木搖落兮風聲酸。坎坎兮伐檀，蹲蹲兮舞盤。脯乾兮酒旨，賓既具兮樂序。女奴紛進兮童隸沓語，夜淹淹兮香炬懸都梁兮焚白芷，魂來歆兮勿他處。東鉅人兮西共工，北相柳兮南燭融。惟魂之肝是啖兮，舖魂之胸，魂往將不爾利兮，百妖是逢。白豹嗥兮黃猿嘶，從雙鳥兮駕文狸。瀟之湘兮江之洛，採白蘋兮樂容與。水上綰兮燈下鼓，魂來樂兮吾與汝。風雨兮雞鳴，露華兮

月明。綠草兮白蘋，日落兮潮平。惟魂是樂兮是榮。亂曰：「多樂無悲，魂亟歸且；外有諸妖，魂亟避且；四方上下，不可居且；樽酒二簋，來歆饗且。」「右輓長洲沈隱」

疏文

治平禪寺化造竹亭疏

竊聞調御丈夫，身無利而不現；歲寒君子，心體寂而長虛。孰云草木之無知？皆是神龍之擁護。茲者，治平禪寺，構基南渡，勝概東吳。聖凡同所皈依，湖上鍾其秀麗。莊嚴佛土，孰云寸草不生？回向塵勞，便是六根清淨。是以秀岩和尚，擊節而晤空；清平禪師，指竿而說法。意欲前輩僉發中情，謀建竹亭，翼輔蘭若。清波池水，足詠檀欒；土地伽藍，冥空鑒證。撰茲尺牘，用告大方。開三徑以招賢，看筍根之稚子。種十個以醫俗，延林下之清風。幸捨餘資，共成勝事。謹疏。

姑蘇寒山寺化鐘疏

本鐸徇于道路，周官所以警其頑愚；銅鐘司其晨昏，釋氏所以覺夫靈性。解魔王之戰鬪，上振天宮；緩衆生之悲酸，下聞地獄。所以提婆尊者，現神通而外道無言；本寂禪師，悟真筌而古德讚頌。實名法器，厥號大音。本寺額號寒山，建始□□殿宇，鑄備銅鐘，未成。月落烏啼，負張繼楓橋之句；雷靈鼓擊，愧李白化城之銘。今將鼓洪爐以液精金，範土泥而鑄大樂。舉茲盛事，用叩高賢，增壯山門，惟祈樂施。

啓千門之曉，潛蟄皆興；夙萬戶之昏，魚龍盡息。莊嚴佛土，利益人天，慧日增明，福田不薄。以茲疏告，仰冀垂明。偈曰：「姑蘇城外古禪房，擬鑄銅鐘告四方。試看脫胎成器後，一聲敲下滿天霜。」

啓

廖通府帳詞啓代

竊以星分牛斗，姑蘇彈壓江東；職列賓僚，糧餉總司判左。委付爲朝廷之重寄，疆域實天地之奧區。妙選賢才，方爲注授。蓋出祖宗之成憲，俾求民物之乂安。恭惟汝南廖大人先生，世德之英華，名門之領袖，白雲注集，元豐推正字之博文；世綵名堂，紹聖仰中丞之盛事。鳳毛異彩，麟趾多仁。發跡賢科，啓萬里青雲之路；超登仕版，開一方赤子之天。學則爲四庫之宗師，政則爲多方之矜式。冰清藁苦，律身之道有常；鏡定衡平，宰物之權無爽。歲輸三百萬事，集而民力不勞；考最第一人，銓擬而衆心皆服。三年報政，將獻績于虞廷；千里戒裝，聽歌駒于祖道。某忝同僚案，猥攝篆于應宿之司；久浹音輝，感贈言于各天之別。偕謀同事，共舉離樽。詠秋水之芙蓉，輒成短調；攀闥門之楊柳，佇看高遷。朝陽而鳳皇鳴，應召公之雅什；海運而鸚鵡徙，符莊子之真經。詞曰：「蓮花幕，滯仙才，梓葉秋風，謁帝臺。七縣蒼生攀四馬，一輪明月上三台。雞唱發，別尊開，佳名先自動春雷。調和鼎鼐梅鹽味，專待蒼龍大手來。」

「右調鸚鵡天」

論

□ 蓮花似六郎論：

嘗論史唐武氏幸張昌宗，或譽之曰：「六郎面似蓮花。」內史楊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耳。」嗚呼！蓮花之與六郎，似耶不似耶？縱令似之，武氏可得而幸耶？縱令幸之，再思可得而諛耶？以人臣侍女主，黷也；昌宗之罪也；以女主寵人臣，濫也；武氏之罪也；以朝紳諛嬖幸，諂也；再思之罪也。古之后妃，吾聞有葛覃之儉矣，有樛木之仁矣，有桃夭之化矣，未聞有美男子侍椒房也。漢呂氏始寵辟陽侯，其後趙飛燕多通侍郎宮奴，沿及魏晉，而洛風日以昌矣，然未有如武氏之甚也。自白馬寺主而下，其爲武氏之所幸者，非一人矣，然未有如昌宗之甚也。彼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吹之則春葩頓萎，噓之則冬葉旋榮，以故儉夫小人，爭爲諂媚。后嘗衣以羽衣，吹以玉笙，騎以木鶴，號曰「王子晉」，則人皆子晉之矣；俄而稱子晉爲六郎，則人皆六郎之矣；俄而諛六郎爲蓮花，則人皆蓮花之矣；然未有如再思之甚也，故獨曰「蓮花似六郎」。夫蓮之脫青泥，標綠水，可謂亭亭物外矣；豈六郎之淫穢可比耶？彼似之者，取其色耳。若曰「蓮之紅豔，后可翫之而忘憂矣；蓮之清芳，后可挹之而獨忿矣；蓮之綽約，后可與之而合歡矣。金莖之露，可共吸焉；玉樹之花，可共歌焉；薔薇之水，可共浴焉。上林春暖，蓮未開也；對若人而蓮已開，可以醒海棠之睡矣；太液秋殘，蓮已謝也；對若人而蓮未謝，可以增夜合之香矣。一切奉宸遊，娛聖意，非蓮花其誰與歸？」此其尊之寵之之意極矣，而再思猶謂不然，將以蓮出乎青泥，垢也；若六郎似有仙種，不啻天上之碧桃乎？蓮依乎綠水，卑也；若六郎自有仙根，不啻日邊之紅杏乎？蓮有時而零落，非久也；若六郎顏色常鮮，不啻月中之丹桂乎？以蓮之近似者，人猶寶焉，惜焉，壅焉。

焉，植焉，而况其六郎乎？是故芙蓉之帳，僅足留六郎之寢；茵蓐之杯，僅足邀六郎之歡；步步生蓮，僅足隨六郎之武。柳眉淺黛，藉六郎以描之；蕙帶同心，偕六郎以結之。鏡吐菱花，想六郎而延佇；戶標竹葉，望六郎而徘徊。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藝蓮者護其風霜，防其雨露，剪其荆棘，培其本枝。今六郎恩幸無比，而羣臣若元忠者，非其荆棘乎？則竄之如易之者，非其枝葉乎？則寵之。賜以翠裘，恐露隕而蓮房冷也；傳以朱粉，恐露落而蓮衣褪也。此再思之意也。不惟是也，枝有連理，花有並頭，以六郎之美，蓮且不及，宜后之纏綿固結而不可解矣。是故九月梨花，后以爲瑞也；再思則以九月之梨，不若六郎之蓮。百花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后以爲樂也；再思則以百花之奇，不若一蓮之豔。不信比來常下淚，開箱驗取石榴裙，后以爲悲也；再思則以蓮花常在，而石榴可無淚。極而言之，桃李子之不基可奪也，六郎之恩寵，必不可一日而奪。黃臺瓜之天性可傷也，六郎之情好，必不可一言而傷。使后與昌宗如葛蘿相附，如葭葦相倚，如藕與絲之不斷，夫然後憮再思之意乎？甚矣其諂也！嗟乎！一伊其相諂，贈之以芍藥。一刺士女之洛奔也；一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一刺公族之洛奔也；一墻有茨，不可掃也。中韓之言，不可道也。一刺國母之洛奔也。況武氏以天下之母，下寵昌宗，汙穢淫媾，無復人禮，此尤詩人所痛心，志士所扼腕也。是故對御而褻之，有如植桃李之懷英矣；置獄而訊之，有如賦梅花之廣平矣。始許而終拒之，有如蓬生麻中之張說矣。此皆所謂正人如松柏也；若再思者，所謂小人如藤蘿也。已面似高麗，則高麗之人面似蓮花，則蓮花之不知五王之兵，一入二豎之首，隨懸一時凶黨，如敗荷殘菱，零落無餘，而池沼中之蓮花自若也。尙安得六郎之面，與之相映而紅哉？嗟乎！福生有基，禍生有階，唐之先高祖私其君之妃，太宗嬖其弟之婦，高宗納其父之妾，閨門無禮，內外化之，是故人臣亦得以烝

母后而當時諂諛之子如再思者，若以爲禮固宜也。一傳而韋氏，三思其蓮花矣；再傳而楊氏，祿山其蓮花矣。蓬萊別殿，化爲鹿聚之場；花萼深宮，竟作鶉奔之所。而題詩紅葉者，且以爲美談矣。此皆創業垂統之所致也。于武氏何尤？于昌宗何尤？于再思何尤？

（袁中郎評）可恨是多用草木字眼，可喜是斷唐時有識。

表

擬瑞雪降羣臣賀表

伏以端發六花，式觀化工之妙；祥徵三白，允昭聖德之符。冰鏡飛瑤，璇空墜玉；萬井之豐穰已卜，九重之泰祉方來。恭惟皇帝陛下，道合混元，心涵太素，宰陰陽之橐籥，握造化之樞機。祈穀祈年，精意久通于碧落；宜禾宜黍，先徵遂兆于元冥。萬里瑤瑤，凍起玉樓之粟；一天星斗，光生銀海之花。上下同雲，山川一色；從風翔舞，旋驚臘月梨花；隨散飛揚，忽訝陽春柳絮。回青山而改白，妝金屋以成銀；瑤宇珠宮，恍惚神仙之宅；銀屏玉案，似非人世之居。見狡兔之潛踪，想遺蝗之入地；聞鴈聲于遠道，印鶴趾于空庭。瑤艸琪花，一望樓臺澄徹；竹籬茅舍，千家山郭精神。溼飄僧舍之茶煙，密減高樓之酒力；月明海嶼，騷人回剡曲之舟；雲闌山谿，豪客覓瀾橋之句。忽訝光明于一夜，兆開饒洽于三農。花萼樓頭，月色溶溶並潔；芙蓉掌上，露華湛湛俱零。信大道之感通，乃靈麻之協應也。臣等窮檐寒士，深谷鄙儒，令名久謝于袁安，芳躅敢齊乎東郭。坐煨燂樵，看玉宇之長輝；臥擁梨雲，慶瑤天之不夜。收歸詩草，掃入

茶壚白戰騷壇，莫效惠連之賦；清遊勝地，難廣黃鶴之章。伏願學懋光明，道臻潔白，訪韓王之大計，登程氏之真儒。止輦受言，馬跡絕藍關之道；閉關謝虜，羊羶無紫窖之幽。庶玉燭長熙，九野樂春臺壽域；而瑤華永燦，萬方安桂海冰天。

贊

達摩贊

這箇和尚，喚做達摩，一語說不來，九年面壁坐。人道是觀世音化身，我道它無事討事做。

又贊

兩隻凸眼，一臉落腮，有些認得，想不起來。噫！是踏蘆江上客，一花五葉至今開。

鍾馗贊

烈士骨，不可屈；烈士精，久乃靈。瞋爾目，階可觸；正爾心，邪可擒。欽爾風，望爾容；魑魅魍魎咸潛蹤，千秋之下真英雄。

贊林酒仙書聖僧詩後

不痴不顛，是佛是仙，開眼狂走，合眼喫酒。北斗須彌，着緊嬰兒，日午夜半，打乖老漢。

□ 釋迦如來贊：

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自信，不治而不亂；巍巍乎獨出三界之外，名之爲佛。

□ 友人贊：

大耋之年，大隱之侶，雞豚腹臘，裘葛寒暑。詩書雍雍，子孫楚楚，與彼同歸，吾其與女。

□ 伯虎自贊：

我問你是誰？你原來是我；我本不認你，你却要認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後，有你沒了我。

□ 第十二尊半渡波山那迦犀那尊者贊：

□□□大坐斜身，兩手相隨，偏欹如排山之勢，左右同戒。月含霜性，海空七聖；貨財施不窮，海爲醉醺地爲金。

□ 聯句

□ 戊寅八月十四夜夢艸制，其中一聯云：

天開泰運，咸集瑤管之文章；民復古風，大振金陵之王氣。

□ 題畫竹三聯：

寒雨落空翠，涼蟾疎影青。
新梢只帶粉，繁影脆抽心。
新秋影牕明月落，高人欹枕宿醒醒。

□ 題周東邨畫：

愛聽流泉沁詩骨，步臨幽境解塵襟。

唐伯虎全集補遺

詩

壽王少傅

舒卷絲綸奉禁闈，夢思桑梓賦遄歸。古聞南極稱天老，今見東方有袞衣。蓮社酒杯陶靖節，獼猴

詩句謝元暉。無疆獻上諸生祝，萬丈岡陵不算巍。

金閨送別王尙寶

愛我惟君衆所知，君今去我我誰依？閨門十里官楊柳，誰把枝柯比淚垂？
投契于君二十年，尋常花月酒杯前。酒杯今日將君別，花爲誰開月自圓？

茂苑一作桃花鵝被禊與前刻稍異

茂苑芳菲集麗人，牙盤餽飮簇廚珍。轢絃護索仙音合，收手搖頭酒令新。白日不消頭上雪，黃金難鑄鏡中身。勸君隨分須歡笑，是笑從來勝似顰。

風雨浹旬，廚煙不繼，滌硯吮筆，蕭條若僧，因題絕句八首，奉寄孫思和

十朝風雨苦昏迷，八口妻孥併告飢。信是老天真戲我，無人來買扇頭詩。
書畫詩文總不工，偶然生計寓其中。肯嫌斗粟囊錢少，也濟先生一日窮。
抱膝騰騰一卷書，衣無重褚食無魚。旁人笑我謀生拙，拙在謀生樂有餘。
白板長扉紅槿籬，比鄰鵝鴨對妻兒。天然興趣難摹寫，三日無煙不覺飢。
領解皇都第一名，猖披歸臥舊茅衡。立錐莫笑無餘地，萬里江山筆下生。
青衫白髮老癡頑，筆硯生涯苦食艱。湖上水田人不要，誰來買我畫中山？
荒村風雨雜鳴雞，燎釜朝廚愧老妻。謀寫一枝新竹賣，市中筍價賤如泥。
儒生作計太癡呆，業在毛錐與硯臺。問字昔人皆載酒，寫詩亦望買魚來。

嚴子陵釣磯

漢皇故人釣魚磯，魚磯自昔世寰非。青松滿山響樵斧，白舸落日晒客衣。眠牛立馬誰家牧，鷓鴣
鷓鴣無數飛。嗟余漂泊隨饘粥，渺渺江湖何所歸？

自題畫扇

席帽短緣裙，袂襖寬拴帶。古檣拉鳴鉦，空江響驚濤。

自題畫寒蟬

高冠轉羽囊中蟲，六月乘炎噴露風；一夜寒回千木落，噤聲寂寂抱殘叢。

招仙曲二首

鬱金步搖銀約指，明月垂璫交龍綺；秋河拂樹兼葭霜，那能夜夜掩空床？
烟中滉滉暮江搖，月底纖纖露水飄；今夕何夕良譚會，此地何地承芳珮？

文

柱國少傅守溪先生七十壽序

柱國少傅太原郡公壽七十誕辰，寅備門下諸生之列，敢獻祝頌。以爲能福天下之人者，其享福也，必踰諸天下之人。福不可虛享也，冲漠無朕之間，有執契者司焉，大小厚薄，各以類應，掩襲而享之，必被乘除，使得此者必失彼。若今掘戶席簷之人，發一善言，行一善行，則足以福其身而已，身之外無有也。至一鄉一郡者亦然，發一善言，行一善行，而一鄉一郡蒙其福。至若以福福天下之人者，非宰相不能，發一善言，行一善行，朝出乎廟廊之上，夕布于宇宙之內，在人則貴賤賢愚，迨乎蠻貊，在物則翺飛喙息，艸木喬在地則日月霜露之所燠澤，山川海岳之所流峙，無不蒙其福者。與其福一身者，固不可並言，而與福一鄉一郡者，階陛亦懸絕矣。公以英敏特達之資，天人深邃之學，爲世宗儒，領解南都，會天下試，而登元殿策，仍及第，入玉堂，幾五十年，遂踐揆端，未嘗一日奔趨下僚，自幼至老，未嘗一

日有失。今上登極，尤見寵錫，子孫滿前，皆列近要；芝蘭玉樹，照映閭閻，蟒衣玉帶，朝廷矜式。祁寒盛暑，手不釋卷，天下服其勤；貴璫用事，計陷宰相，公力拒之，天下尙其義。遂引疾以歸，天下推其勇。歸臥包山之麓，太湖之上，耳目所接者，松風雪浪，于世事無一預也。天下稱其高。凡是數者，皆天下之人所不可得，或有其一，猶自以爲踰于天下，况備有之哉？蓋公平日以言行之善處宰相之位，施諸普天之下，蒙其福者，自人及物，不可計算，故其享福也，備有衆美，而踰諸人耳。寅本訓誨，亦能以言行自福其身者，故繪長松泉石圖，復俾太倉張雪槎補公小像于中，以代稱祝，兼陳公福祉備有之故。公之令器中書舍人國子舍，命書其詳，不揆淺鄙，遂爲序之。

唐伯虎軼事卷一

志傳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浹歲，舉宏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爲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詩文初尙才情，晚年頽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明史）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童髻入學，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縱酒放懷。諸生或笑之，慨然曰：「閉戶經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宏治戊午，舉鄉試第一。主考洗馬梁儲還朝，携其文示詹事程敏政，相與歎賞，遂招寅往還，門下儲奉使，寅乞敏政文以餞。已未，會試，敏政爲考官，同舍生徐經以幣交敏政家人，爲給事華昶所參，詞連寅，俱下獄，掠問無狀，竟坐乞文事，論發浙藩爲吏，不就，放浪遠遊，祝聖匡廬，天台武夷，觀海于東南，浮洞庭，彭蠡，歸築室桃花塢，與客般飲其中。嘗緣故去其妻，自傷放廢，無所建立，譬諸梧枝旅霜，苟延何爲？復感激曰：「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作俚俚詩，讀者悲之。寧庶人慕其名，厚幣聘往，寅一見，知其有異志，佯狂以

歸。少嘗乞夢九鯉，仙贈墨一擔，自是才思日進。其學務窮研造化，尋究律歷，求揚馬元虛邵氏音聲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其于應世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我不在是。奇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厭苦徵求，亦不盡其所至。晚乃皈依佛乘，自號六如，年五十四卒。張靈字夢晉，家貧嗜酒，亡所得。寅嘗晨詣之，臥未起，呼之。靈作色曰：「乃公正酣遽醒之，若豈能醉我者？」寅與遊虎邱，見數賈飲于可中亭，且賦詩。靈更衣爲丐者，賈與之食，靈且噉且談，詞辨雲湧，賈始駭。令賈詩，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易維羅陰下，賈使人跡之，不得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天魔舞，形狀殊絕。靈亦能畫人物，間作山水，斬然絕塵，惟掩其醉得之，莫可購取。（尤侗明史擬藁）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浹歲，舉宏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寅友人都穆構其事，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爲吏。寅恥不就，歸家益放浪。後緣小故去其妻，家無儋石，客座嘗滿。自署其章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寧王宸濠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還。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詩文初尙才情，晚年頽然自放，謂後人知我不在此，論者傷之。穆字元敬，吳縣人。宏治十二年進士，官至太僕少卿。里人娶婦，夜雨滅燭，徧乞火不得，或言南濠都少卿家有讀書燈，往叩果然。其老而好學如此，以陷寅爲世所薄云。（王鴻緒明史藁）

唐寅字子畏，吳縣人。中宏治戊午鄉試第一，坐同舍舉子事，發爲吏，不就。築圃桃花塢，游息其中。其學務研窮造化，尋究律歷，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其于應世詩文，不甚措意。曰：「後世

知我不在此。」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直追唐宋名匠。雖遭放廢，坐客常滿。文章風采，照耀江表。寧藩以厚幣聘，甫至即佯狂以歸。同邑張靈字夢晉，善圖畫，文思便敏，佻達自恣。祝允明愛其才，令受業門下，與寅交最善。（江南通志）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穎利，與里狂生張靈縱酒不事諸生業。祝允明規之，乃閉戶決歲舉宏治十一年鄉試第一。座主梁儲奇其文，還朝示學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未幾，敏政總裁會試，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得試題，事露，言者劾敏政，語連寅，下詔獄，謫爲吏。寅恥不就，益放浪形迹，遠遊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東南、浮洞庭、彭蠡，歸益窮研造化，尋究律歷，求揚馬元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間。寧王宸濠慕其名，厚幣聘之，寅察其有異志，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宸濠不能堪，放歸。其于應世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我不在是。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亦不盡其所至。晚乃皈依佛乘，自號六如，築室桃花塢，與客日般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蘇州府志）

唐解元寅宅，在桃花塢，今尙存六如古閣。又有桃花菴，今爲準提菴。（蘇州府志）

解元唐寅墓，在橫塘王家村，墓至今尙存。本朝康熙中，閩門內居民于寅讀書之準提菴西掘得一碑，大書唐解元墓，蘇守胡纘宗書也。時商邱宋犖撫吳，亟臨祭之，爲構「才子亭」于其旁。宗伯韓菼記以詩。然唐墓實在橫塘，當時未詳考爾。明末井研雷起劍重修唐解元墓，其記略云：「崇禎甲申暮春既望，余與徐元歎、葉羽遐、毛子晉、馬人伯、孫月石、釋石林放舟于吳門之橫塘，羽遐指野水叢薄間曰：『一是爲唐伯虎先生之墓，童烏之嗣既乏，若敖之鬼已餒矣。今其墓牛羊是踐，是可悲！』余遂與

諸友人披棘拜之，訪于田夫之鄰者，門其遺族。云：「族並乏，止有城內桃花塢一老嫗，尙是伯虎姪婦之孀者。」余與友人淒然歎曰：「是朋友之罪也，千載下讀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時與並乎？理厥封樹，構數楹而祠之，是在吾儕今日耳。」子晉然欣任之，同儕各賦詩以紀，閱兩月而祠成，更勒石以遺千古之有心者。（蘇州府志）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絕穎，數歲能文，然不屑事場屋。其父廣德，致舉業師教之。父歿終制，已籍名府學。宏治戊午，試應天第一。傍郡有富子，亦舉于鄉，慕寅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寅詔亟捕富子與寅付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寅不復辨，同被黜放浪形跡，翩翩遠遊，益肆力于學，窮研造化，元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元虛邵氏聲音之理，旁及風鳥五遁太乙。其于詩歌文字，不甚措意，或寄趣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晚皈心佛乘，號六如，治園桃花塢，年五十四卒。（吳縣志）

子畏死，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爲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極穎利，度越于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爲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乘時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宏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廣德，賈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達父旨。廣德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已願，便可褫欄幘，燒科策，今徒藉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

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弗售，一擲之耳。」即墮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祇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爲第一人。已未往會試，時旁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捫于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詔馳勅禮闈，令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獄。詔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辨，與同罰黜，椽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翩翩遠遊，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于東南，浮洞庭，彭蠡，蹕歸將復踏四方，得疾，少瘳，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元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元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鳥五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歿。其于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此，見我一斑已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爲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富貧，日請門徵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寄遐邇，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趨舍。子畏臨事果決，多全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予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媚疾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樂其蓄，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雋戕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于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爲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汎，無常態，不肯爲鍛鍊，功奇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焉。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邱氏，以成化六

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橫塘王家村。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子重名中，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紆吾乘兮歸來。睇桃夭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猶徘徊，星辰上下兮雲雨灌。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穢，孔翠錯瑳兮金芝葳蕤。碧丹淵涵兮人間望思。」前應天府通判友生長洲祝允明撰，同邑王寵書。（唐伯虎墓誌銘）

唐寅字伯虎，雅資疎朗，任逸不羈。喜翫古書，多所博通，不爲章句，屬文務精思。氣最峭厲，嘗負凌軼之志，庶幾賢豪之蹤，俛仰顧盼，莫能觸懷。家貲微羨，而壓習優汰，不能自裁，日以單瘠跼然處困。銜杯對友，引鏡自窺，輒悲以華，盛時榮名不立，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恐世卒莫知，沒齒無聞，悵然有抑鬱之心，乃作昭恤賦以自見。又嘗自論曰：「嗟乎唐生！何志之肆而材之縮耶？若使剖質相明，亦足以彰偉觀，流薄曜也。」素伉於意氣，怪世交鄙甚，要盟同比，死生相護，毋遺舊恩。故長者多介其誼，慨云：「系曰：『有鳥驕斯，高飛提提，飲擇清流，棲差卑枝，傲蕩激揚，操比俠士，超騰踔詭，又類君子。長鳴遠慕，顧命儔侶，猥敝苦辛，仍要素辭。與子同心，願各不移，恆共努力，比翼天衢。風雨凌敝，永勿散飛，天地閉合，乃絕相知。』」（見徐禎卿新倩籍）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儷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放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州，意殊不得寅，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去。」寅從御史致下第，鳳立薦之，得

隸名末，果中式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詣請寅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錢，後被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者。歸無幾，緣故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偃偃詩，其詞曰：「偃偃莫怪少時年，百丈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尤與其事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音，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金說客剩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于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荷延奚爲？一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以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歟？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鮮骨也。」（見閩秀卿吳郡二科志）

唐六如先生寅，字子畏，一字伯虎，吳縣之吳趨里人。以諸生舉鄉試第一，當赴會試，而有所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事株累，罷爲吏，謝勿就。先生才高，少嗜聲色，既坐廢，見以爲不復收，益放浪名教外。嘗一赴寧王宸濠聘，度有反形，乃陽爲清狂不慧，以免。卒年五十四。先生之始爲詩，奇麗自喜，晚節稍

放格，諧俚俗，冀托于風人之指；其合者，猶能令人解頤。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今像頗質而野，顧猶襲太學衣裾，若重戴者，可悲也！贊曰：「奪汝薦，冒以椽，汝何惡？譏面覲，樸其外，文其中，咄惜哉！以樂窮以窮工，菽乃終。」（見弇州山人續稿）

解元唐君子畏，吳縣人。幼小聰明絕殊凡，作選詩肖古人之風雅，然性則曠遠不羈。補府學生，與張夢晉爲友，赤立泮池中，以手激水相鬪，謂之水戰，不可以蘇狂趙邪比也。後玉峯翁中殿元立竿，有旂帶飄飄之影，往來于君屋角，短檠光照，君遂攬衣通宵劬書，不判年學成。至宏治戊午鄉試，首薦。會試遇江陰富人徐姓者，有賣題之毀，君與徐則舊交也。徐以三四書題丐君代作，而君不知其文衡泄之。被給事中華昶因劾程篁墩先生，事連逮下獄，落其桂籍。然篁墩道學之士，決無以私滅公之弊，而家人之竊窺以售得其金，未可保也。後歸林下，每見重于人，且善畫，逼宋人筆勢，可當石田一面。每陪邑令宴敘，則朗誦長歌以諷之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上有錢要不了。」其貪黷者內報焉。（見黃魯曾吳中故實記）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一，坐事廢，坦夷疎曠，冥契禪理，弱居庠序，漫負狂名。著廣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羣類。青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爭相引援。驕妬互會，竟媒禍胎，棄落之餘，益任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謠，殉情體物，務諧里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尙其辭，君子可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表所刻，僅僅數篇，則其絕詣也。贊曰：「嗟嗟伯虎，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牖下斯滯。生滅既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令名。」（見顧璘寶新編）

唐伯虎軼事卷二

遺事：

江陰舉人徐經者，其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一日，經奉之甚厚，遂同舟會試。至京，六如文譽籍甚，公卿造請者闐咽街巷。徐有優童數人，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都人屬目者已衆矣。況徐擁厚貲，其營求他選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疎狂，時漏言語，竟坐削籍。（按南國賢書：徐經係江陰縣學增廣生，治易中宏治乙卯科鄉試第四十一名。唐寅係蘇州府學附學生，治詩中宏治戊午科鄉試第一名。外紀謂徐經與寅同鄉舉誤矣。）

宸濠甚慕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處。宸濠遣人饋物，則裸形箕踞，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

伯虎嘗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此即書云：「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此即書云：「五溪蠻洞，經過中洞五溪中。」

伯虎嘗夢有人惠墨一囊，龍劑千金。由是詞翰繪素，擅名一時，因構「夢墨亭」。晚年寡出，常坐臨街一小樓，惟乞畫者攜酒造之，則酣暢竟日。雖任適誕放，而一毫無所苟。有言志詩云：「不煉金丹

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閒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

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己懶於著筆，則倩周東村代爲之。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號六如居士。私印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以上堯山堂外紀）

伯虎與張靈俱爲郡學生。（靈字夢晉，吳縣人。）博古相上。適鄞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辭，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不自遣。寅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二科志）

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有妬婦，斥去之，以故愈自棄，不得志。嘗作答文徵明書，及桃花庵歌，見者靡不酸鼻也。（弇州山人稿）

唐子畏詣九僊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莫知其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鑒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予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年五十四，果應百年強半之語。

伯虎與張夢晉祝允明皆任達放誕，嘗雨雪中作乞兒鼓節，唱蓮花落，得錢沽酒，坐寺中痛飲曰：「此樂惜不令太白知之。」（外紀）

伯虎嘗夏月訪祝枝山，枝山適大醉，裸體縱筆疾書，了不爲謝。伯虎戲謂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枝山遽答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唐伯虎祝枝山兩公浪遊維揚，極聲伎之樂，費用乏絕，兩公戲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僞作元妙

「募緣道者衣冠甚偉詣臺造請焉。鹽使者大怒叱之曰：『爾獨不聞御史臺霜威凜凜耶？何物道者，輒敢徑造乎？』」兩公對曰：「明公將以貧道爲遊食者與？非敢然也。貧道所與交皆天下賢豪長者，即如吾吳唐伯虎祝希哲輩，咸折節爲友。明公不棄，請奏薄技，惟公所命。」御史霽威，隨指牛眠石爲題，命兩公賦之。兩公立就一律，其辭云：「嵯峨怪石，雲閒（伯虎）拋擲于今定幾年；（枝山）答蘇作毛，因雨長（伯虎）藤蘿穿鼻，任風牽（枝山）從來不食溪邊草（伯虎）自古難耕隴上田（枝山）惟殺牧童鞭不起（伯虎）笛聲斜挂夕陽煙（枝山）御史得詩，笑謂兩公曰：『詩則佳矣，意欲何爲？』」兩公進曰：「明公輕財好施，天下莫不聞，今姑蘇元妙觀圯甚，明公倘能捐俸葺之，名且不朽。」御史大悅，即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爲葺觀費。兩公得檄，遂扁舟歸吳，投檄二邑，更脩刺往謁二尹，詐爲道者關說，得金果如其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輒盡。異日鹽使者按吳，肅儀謁觀，見廟貌傾圯如故，召長吳二令責之。令對曰：「奉明公檄，適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允明兩公，云自維揚來，極道明公爲此勝舉，令即畀金如數久矣。」鹽使者悵然，心知兩公，然惜其才名不問也。

唐子畏先生，高朗士也。一日偶同顧東橋尙書，燕于治平寺。坐中客曰：「宜行一令以佐酒。」衆皆曰：「可。」子畏獨曰：「夫行令粧戲，可施于官府及接客市井之家。蓋官府會聚言談之間，恐有差失，或致事端。而接客之家，所集者皆四方之人，言語不通，故借此了事耳。吾輩會集，自有道誼雅談，何必以此爲樂？」（自醉壤言）

唐六如雅不喜燒煉。一日有術士求見。唐問君術何如？術士具述其妙，以爲世莫有遇之者。唐云：「先生既有此妙術，何不自爲，而貺及于鄙人耶？」術士云：「此術雖吾所有，而仙福不易。吾閱人多

矣，而仙風道骨，無如君者？今君有此福，而遇吾有此術，合而爲之，鮮不濟矣。」唐笑曰：「如此則易矣，吾有空房在北城，頗僻靜，吾但出仙福，君爲修煉，煉成而各分之，無不可者。」其人猶未之悟，自造門，乃出一扇求詩。唐大書于扇曰：「破布衫中破布裙，逢人便說會燒銀；君何不自燒些用，擔水河頭賣與人。」始大慙而去。（說圃識餘）

有客登山賦詩，伯虎作乞兒狀，戲謂曰：「諸君今日賦詩，能容乞子屬和乎？」客大詫，已而戲曰：「試爲之。」伯虎索紙筆大書「一上」字畢，遂行。客大笑追之。伯虎疊書「一上」四字畢，求去。客曰：「吾固知乞兒無能爲也。」伯虎笑曰：「吾性嗜酒，必飲而後作詩，君能惠我以酒乎？」客遂浮白示之曰：「若能賦，當令若盡醉；不然，難免若責也。」伯虎復大書「又一上」三字，客撫掌相謂曰：「此可謂能詩耶？」益窮之。伯虎復書「一上」二字，諸客皆絕倒。伯虎進曰：「吾待飲久矣，真欲先生作詩乎否耶？」遂舉酒一飲，輒盡，援筆續成一絕云：「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舉頭紅日白雲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客大奇之，相與即席盡醉而返，竟不知其何許人也。

伯虎嘗出遊，遇雨，過一皂隸家，出紙筆乞書。伯虎戲作海螵數百，遂題其上云：「非螺非蛤亦非鱉，海味之中少此君；千呼萬呼呼不出，只待人來打窟窿。」

伯虎與文徵仲交誼甚厚，乃其情尚固自殊絕。伯虎希哲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徵仲同遊竹堂寺，伯虎先囑近寺妓者云：「此來文君，寄樓中素稱豪俠，第其性狎難狎，若輩宜善事之。」妓首肯已，密伺所謂文君者，兩公乃故與徵仲道經狎邪。伯虎目挑之，妓即固邀徵仲，苦不相釋。徵仲悵然曰：「兩公調我耳。」遂相與大笑而別。

文徵仲素號端方，生平未嘗一遊狹邪。伯虎與諸狎客，縱飲石湖上，先携妓藏舟中，乃邀徵仲同遊。徵仲初不覺也。酒半酣，伯虎岸幘高歌，呼妓進酒。徵仲大詫辭別。伯虎命諸妓固留之。徵仲益大叫，幾赴水，遂于湖上買舫，艤逸去。

吳令欲于虎邱採茶，命役資牌，嚴督諸僧。役奉牌需索，僧無以應，命役即繫僧歸。邑令大怒，笞之三十，號令通衢。僧惶遽計無所出，知令雅重伯虎，厚幣求之。伯虎拒不納。一日出遊，乃戲題其枷上曰：「皂隸官差去採茶，只要紋銀不要賒。縣裏捉來三十板，方盤托出大西瓜。」令出見詢僧，僧對云：「唐解元所題也。」因大笑釋之。

唐子畏被放後，於金閶見一畫舫，珠翠盈座，內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顧己。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求傭書者。主人留爲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甚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所欲。」徧擇之，得秋香者，即金閶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曰：「君非向金閶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旁若無人，睨視吾舟，妾知君非凡士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于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居無何，有貴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于席間，恆注目子畏。客私謂曰：「君貌何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于賓席盡懽。明日治百金裝，併婢送歸吳中。（蕉窗雜錄）

宏治己未，給事中華昶林廷玉論敏政鬻題。先是敏政問策秘，人罕知者，其故所昵門生徐經居

平日窺得之，爲其同年解元唐寅說，由是各舉答無遺。寅疎人也，見則矜且得上第，爲昶及廷玉論。併敏政下獄按問，經自誣服，購敏政家人得之。又寅曾以一金幣乞敏政文，送洗馬梁儲。獄成，敏政致仕，經寅俱充吏。一云果敏政家人爲之也。（弇山堂別集）

正德末，待詔困諸生，而伯虎爲山人以老。寧庶人慕其書畫名，以金幣卑禮聘之，待詔謝弗往。伯虎往而覩庶人有反狀矣，乃佯爲清狂，寧使至，或縱酒箕踞，謾罵至露其穢。庶人曰：「果風耶？」放之歸。歸二年而庶人反，伯虎已卒矣。（弇州藝苑卮言）

伯虎與客出遊，見一果園茂甚，乃戲踰垣盜果，忽墮廁中，諸客從牆外伺之，寂如也。客私謂伯虎且已飽啖矣，一客少年曰：「吾輩盍往從之。」遂先諸客踰垣，亦墮廁中，見伯虎蹲踞其右，曰：「君亦來享此耶？幸勿言，當與諸君共之。」少頃，客相繼踰垣，俱仆廁中，伯虎相顧大笑，其狂誕如此。

伯虎一日與諸友人浪遊大醉，時酒興未闌，徧索杖頭無有也，乃悉典諸友人衣以佐酒資。與諸友豪飲，竟夕忘歸，乘醉塗抹山水數幅，明晨得錢若干，盡贖諸典衣而返，其曠達如此。（錫山孫寄生談）

伯虎應試南都，偶因出遊，見樓上一美人，以目挑之，伯虎亦致慙慙焉。美人者，某揮使女也，慕伯虎才名，暗以手書訂桑間之約，期以八月十五試畢赴之。伯虎因浪遊出，偶爲友人發其篋中私藏，見此書，即懷之。伺畢試夜，其友盛招賓客，留連伯虎，酌以兕觥，伯虎堅辭不得，頽然一醉。其友冒往，與其女歡洽，已爲其父揮使所覺，男女俱被殺。比伯虎醒時，漏下四鼓矣，因暗赴其期中途，喧傳某揮使家以姦情事發，殺人變起，伯虎大驚趨避，獲免于難。噫，亦奇矣！（錫山孫寄生談）

六如題虎邱劍池石壁云：「宏治乙丑十一月十日，侍郎王鏊，少卿李旻，憲副朱文來遊，諸生唐寅等從。」雖閱歲滋久，莓苔剝落，而石刻宛然，聊爲識之。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中南京解元，有詩畫名。月下嘗乘白驃至虎邱，以譏罷廢。（虎邱志）

張靈嗜酒，醉則曰：「日休小豎子，尙稱醉士，我獨不能耶？」與唐寅善。寅招靈飲，直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睡何爲？」靈怒曰：「今日無酒，雅懷不啓，才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正欲邀子耳。」靈喜，披衣與寅痛飲。（皇明世說新語）

有吳士遊外郡，遇一縉紳先生，問金閭寫生，孰爲擅場？答以文徵仲。又問文所服膺何人？曰：「唐子畏也。」縉紳首肯曰：「良然，嘗見文先生私篆云：維唐寅我以降。」蓋維庚寅我以降，唐之印記也。聞者掩口。（王道衡私記）

梁谿舊俗，元旦無春帖，第以雙紅箋著兩門楣而已。唐先生嘗薄遊，歲暮馳歸，抵梁谿，已除夕矣，遂不能復前旅，夜無賴，呼奚奴研險巖斗許，爲各題二句云：「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一城幾徧詰朝門啓，相與爲神怪也。余與君立飲，孫子長師許，偶譚及此，君立方鳩先生遺蹟，促余志之。（王道衡私記）

子畏少英邁不羈，與南濠都君穆游，雅稱莫逆。江陰有徐生名經者，豪富而好結交吳中諸公，間與六如友善。徐故太學生，宏治戊午歲大比，徐通考官得關節，徐亦能文，念非唐先生莫可與同事者，遂以關節一事語唐，唐得之更以語穆。是歲唐遂舉第一人，而徐與穆亦得同榜。徐德唐甚，相與偕計，徐更通考官程敏政家奴，光期得場中試目，復以語唐。唐爲人洞見底裏，無城府，如前語。程未揭榜前，

穆飲於馬侍郎（失其名）邸，與給諫華臬俱會。有要宦謁馬，馬出接之，與談會試事。宦云：「唐寅又舉第一矣。」穆從隔壁耳之，宦去，馬入與穆語，喜盈於色。穆輒起嫉妬心，遂語馬以故。臬亦與聞之，一日而徧傳都下矣。臬遂論程并連唐徐至廷鞠，兩人者俱獲罪，程亦落職。是歲凡取前列者皆褫名，都以名在後，反得雋，而唐先生遂終身落魄矣。唐後與穆終恨，恨誓不相見。如此累年，有一友生游於兩君之門者，欲合其交。伺唐飲於友人樓居，亟聞於穆，乃語唐曰：「穆且至。」唐聞之，神色俱變。穆謂友已通情，疾入樓襲見之。唐瞥見，遂躍樓窗而下，亟趨歸。友人恐其傷也，踪跡之，已抵家，口呼「咄咄」！賊子欲相逼耶？亦竟無恙。兩人者，遂終身不相見。穆後官至太僕，亦有文名。子畏鬱鬱不得志，以詩酒自娛，其繪事不減顧陸。云：按此事絕無知者，少嘗聞之陸蕙田先生。先生陸海觀南之子，性迂怪，好談吳中故實云：「此事得之衡山文先生，衡翁長者，口不談人過。」一云：「方語此時，詞色俱厲。」且云：「人但知穆爲文人，不知媚嫉反覆若此，此事蓋實錄云。」

吳郡一僧，以犯姦事發，架號通衢。伯虎戲對僧吟曰：「精光頂上着紫光，頂有情人，受一無情棒；出家人反做在家人，小和尚運累大和尚。」一時聞者無不絕倒。（風流逸響）

戊寅春初，看梅于吳中諸山，于楞伽山會雅宜先生子龍岡，龍岡故六如唐先生子壻，爲說唐先生事，漫識如左。（此西巖秦翁游石湖紀事小引也，其左方即記前所述都南濠事，茲不復錄。）

伯虎領鄉薦第一後，試春官，以題字見疑，卒被黜。有一圖書云：「龍虎榜中名第一，煙花隊裏醉千場。」功名不終兆是矣。（國朝圖書印譜）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豆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邀張所

爲，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譏我！」（舌華錄）

康熙中，閬門內居民於準提菴西掘得一碑，大書明唐解元之墓六字，右傍分書中議大夫贊治尹直隸蘇州府知府天水胡纘宗書，左書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冬十二月上浣吉旦第申立石墓之東南有桃花菴，今名準提菴，菴前高樓一座，名魁星閣，即先生讀書處，有大小二塑像，寺僧云：「小者向在閣上，相傳爲六如真像，未知是否？」（無名氏鈔本）

唐伯虎軼事 卷三

口詩話：

吳趨唐解元伯虎赴省試，有忌其文名壓己者，中禍黜歸。行素不羈，至是益遊酒人以自娛，故爲俚歌勸人及時行樂。其辭曰：「人生七十古來少，前除幼年後除老，中間光景沒多時，又有炎霜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落得自家頭白早。請君試點眼前人，一年一起埋青草，草裏高低多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又題子胥廟云：「白馬曾騎踏海潮，由來吳地說前朝，眼前多少不平事，願與將軍借寶刀。」其胸中感憤，可想見已。（鴻鶴山人陸延校說聽集）

唐伯虎僑居南京，日嘗宴一通侯家，即席爲六朝金粉賦，時文士雲集，伯虎賦先成。其警句云：「一顧傾城兮，再傾國；胡然而帝也，胡然天。」侯大加稱賞。

伯虎壽王少傅守谿詩云：「綠簑煙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戒菴老人漫筆）

伯虎一夕醉歸，道遇邏卒，被攝見指揮使者。使者窮詰之，伯虎大笑答以詩云：「舟泊蘆花淺水堤，隔江邀我泛金卮；因觀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城上將軍原有令，江南才子本無知；賢侯若

問真息，也有聲名在鳳池。」使者大慚而退。

唐伯虎一日浴澡，一客過之，唐以浴辭，客不悅。及六月六日，唐往謁，客亦辭以浴。伯虎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沐浴，我今訪君沐浴。我昔沐浴三月三，君今沐浴六月六。」（詩話解頤）

伯虎戲題愛菜詞，賦得長短句云：「我愛菜！我愛菜！傲珍饈，欺鼎鼐，多吃也無妨，少吃也無奈。商山芝也在，西山芝也在，四皓與夷齊，有菜不肯賣。顏子居陋巷，孔子陋陳蔡，飲水與絕糧，無菜也自耐。菜之味兮不可輕，人無此味將何行？士知此味事業成，農知此味倉廩盈，技知此味藝業精，商知此味貨利增。但願人人知此味，此味安能別蒼生？我愛菜，人愛肉，肉多不入賢人腹，廚中有碗黃齏粥，三生自有清閑福。」

伯虎嘗作春圖，其題詞云：「春來憔悴欲眠身，爾也溫存，我也溫存；纖纖玉手往來頻，左也消魂，右也消魂。條桑探得一籃春，大又難分，小又難分；惟貪繅繭合緡綸，吃不盡愁根，放不下愁根。」（右調一翦梅）東海蟠桃花正紅，二士行來一徑通，不爭他浪蝶狂蜂，鴛鴦核，齊下種。喜相逢，雲雨重重，兩邊情做一番兒用，說甚麼乘龍臥龍，大寒來做一孔蟄蟲。」（右調水仙子）山童背我去尋芳，出條鎗，入條鎗，一度登高，遭此兩重陽，不是連連雙玉柱，撐不到武陵鄉。鮮魚一串，柳條長，望潮郎在中央，且對薰風，唱箇急三腔。雨過江南望江北，桃葉暗，木犀香。」（右調江神子）鴛鴦飛向蓮塘浴，回頭要啄湖田粟，兼葭何幸依雙玉，東家食也，西家宿，各唱單題曲。東家喫素，徒供肉，西家有火無燈燭，三人各別誰歡足？教他都是半身惆悵，恨沒專房福。」（右調□□□）床下銀瓶，夜來側倒，流香膩，從頭到底，一湊生雙蒂。前度劉郎，去後成何濟？春過矣，大家同醉，各一般滋味。」（右調點絳脣）昨夜八紅沉醉，

連我大家同睡孤鳳入鸞羣。關殺不容成。配歡會歡會。竟做一場空退。（右調如夢令）

吾吳中以詞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鄭山人若庸。希哲能爲大套。富才情而多駁雜。伯虎小詞。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他未稱是。（弇州山人稿）

伯虎戲題二女踏鞦韆。其詞云：「二八嬌娥美少年。綠楊影裏戲鞦韆。兩雙玉臂挽復挽。四隻金蓮顛倒顛。紅粉面看紅粉面。玉酥肩並玉酥肩。遊春公子搖鞭指。一對飛仙下九天。」

伯虎有滿庭芳。惜奴嬌二闕。其詞云：「月下歌聲。風前笛韻。遙思當日風流。枕邊言語。猶記在心頭。玉佩叮嚀別後。恐惆悵。永巷閑幽。行雲去。纔離楚岫。却又入瀛州。僊境裏。奇逢姝麗。端好綢繆。羨金桃玉李。鳳偶鸞儔。一個文章清雅。一個體態嬌柔。誰念我。雕欄獨倚。一日似三秋。（右調滿庭芳）春從天上來。春霽和風扇。淑沁園春景巧。安排花柳分春。有流鶯宿。單衣初試探春令。喜的是。畫堂春滿。錦堂春足。那更慶春澤畔。正雪消春水。來有魚遊。春水分萍綠。玉樓春。盎日初長。忽看海棠春放。春光好看。無拘束。又何如。登帝春臺。賞漢宮春。謾醉春風中。齊唱徹。宜春令曲。休輕放。絳都春光。武陵春去。春雲怨。惹愁眉感。（右調惜奴嬌）」

伯虎又作風花雪月四闕。其詞云：「風嫋嫋。風嫋嫋。冬嶺泣孤松。春郊搖弱草。收雲月色明。捲霧天光早。清秋暗送桂香來。搔夏頻將炎氣掃。風嫋嫋。野花亂落令人老。（右詠風）花艷艷。花艷艷。妖嬈巧似粧。瑣碎渾如翦。露凝色更鮮。風送香常遠。一枝獨茂逞冰肌。萬朵爭妍含笑臉。花艷艷。上林富貴真堪羨。（右詠花）雪飄飄。雪飄飄。翠玉封梅萼。青鹽壓竹梢。灑空飛絮浪。積檻聳銀橋。千山渾駭鋪鉛粉。萬木依稀掛素袍。雪飄飄。長途遊子恨迢迢。（右詠雪）月娟娟。月娟娟。乍缺鉤橫野。方圓鏡掛天。

斜移花影亂，低映水紋連。詩人舉盡搜佳句，美女推窗遲夜眠。月娟娟，清光千古照無邊。（右詠月）

伯虎遊張公洞題詩云：「仙都許借壺中景，雷部分開洞裏天。石徑螺旋防失脚，藤崖虹捲倒摩肩。乳泉冷浸騎驢跡，瑤草叢生種玉田。人未曾來難與說，得來亦是有前緣。」（張又元曰：此詩集中失載，有石刻，公手書寄謝樗仙，且跋云：勝地須急覽，歸當議作一圖云云。）

余子容弁訪唐子畏于城西桃花塢別業，子畏適作山水小筆，詩云：「青藜竹杖尋詩處，多在平橋綠樹中。紅葉沒脛人不到，野棠花落一溪風。」余曰：「詩固佳，但恐脛字押平聲，未安。」子畏曰：「出何處？」余答以老杜云：「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子畏躍然曰：「幾誤矣！」遂改紅葉沒鞋人不到。吁！子畏之服善也如此，與世之強辨自是者，殆逕庭矣。（烏衣佳話）

六如與守溪王先生鑿陽山大石聯句云：「峻極惟崧嵩，嘗聞吉甫誦。」（寅）石今者何爲勢若與之共，偶來試春衣，蹇足解塵鞿。（鑿）登原路屢迴，入門樹爭潏。（寅）疊巖譬爲山，呀然勿成洞。（鑿）橫陳類涅槃，分峙譬翁仲。（寅）啾啾猿度悲，跼跼鳥飛恐。（鑿）躍治祥金流，黝聖聖鐵凍。（寅）化工孰燃爐，氣機潛理綜。（鑿）一整還一歇，誰迎復誰送。（寅）陽山劃中開，虎阜凜旁從。（鑿）靈壁豈同儕，岐陽真異種。（寅）仰窺天闕低，側壓坤維重。（鑿）蹲踞怒將嚙，奔馬猛難控。（寅）有並若肩隨，或分如鬬訟。（鑿）龍象整法筵，魁隤失家術。（寅）鑿須神禹功，煉待媧皇用。巖巖挹孟軻，侃侃立子貢。洲邊樓碎槌，江上城臥甕。（鑿）憑焉或言晉，碎爾倏實宋。（寅）五丁安能驅百神，互相奉。（鑿）負戴賴鯢鯨，點化謝鉛汞。（寅）支傾力已疲，任大材堪中。（鑿）攫拏鬼亦驚，秀傑天所縱。（寅）好事來重尋，佳句時一飄。（鑿）寧能辭脚繭，且得愈頭痛。（寅）秦禪偶

遺吳漢封當始雍。（鑒）扛非九鼎雄，富比八珍供。（鑒）咄叱起老羝，溥拊來儀鳳。（寅）太湖隱見微，遠山朝挹衆。沉船露危檣，敗屋橫折棟。苔古積成衣，藤枯倒穿縫。最屬下倒懸，嵌空旁或擁。凌兢步難移，瑟縮心屢動。慢亭危冠顛，梵宇巧補空。舉酒欲浩歌，援琴時一弄。雲生殿閣浮，風發鐘磬竇。上帝闕九重，下界市一閭。目中無全吳，胸次有雲夢。便當結幽廬，採擷當月俸。（鑒）

伯虎題水僊便面云：「江妃冰作態，姑射雪爲膚。」（同邑趙元度談）

姚江邵百朋云：「曾與永嘉何无咎同在榆陽渠，嘗日誦唐伯虎逸詩，并小詞數闕，皆種種絕倒，皆集所未收，惜弟不記得，不錄得耳。」（燕中記）

伯虎詠破衣詩，有錢仁夫屬和，今不傳。（燕中記）

伯虎絕筆詩，他本互異，予僑居燕中，友人邵百朋手一編來，云此係伯虎定本。詩云：「一日兼他兩日狂，已過三萬六千場；他年新識如相問，只當飄流在異鄉。」併記于此。（燕中記）

余聞之長者，有大帥從唐子畏先生乞詩，爲題其簋云：「隨心燈下窗前筆，濺血模糊陣上人。」大帥感泣而去。嗟乎！材官之吏，飲刃成功，迺藉口籌幄者，偃然居之，或反操文墨，而議其後，迨異日之史牒，又以私意褒誅之。語謂君子畏三端，由斯以觀，鋒端又當畏筆端矣。因先生詩而聊以志慨。（王道衡私記）

唐伯虎有「金粉福地賦」「汗巾賦」，俱莫得其傳。今「金粉賦」已殺青，所闕者「汗巾賦」耳。（孫伏生談觚）

伯虎尚有「廣志」「昭恤」二賦，俱不傳。（曹寅伯校本）

唐子畏解元詠帽有詩云：「堪笑滿中皆白髮，不欺在上青天。」人多傳誦。（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吳僧伯子亭，與子畏最善。一日僧往支硎山，憩一店舍，其主人出紙筆求詩，僧遂援筆戲書一絕云：「門前不見木樨開，惟有松梅兩處栽；腹內有詩無所寫，往來都把轎兒擡。」揭之于壁，久無解者。一日，子畏偶憩其舍，忽指壁間大笑云：「此詩誰人所作？蓋嘲店中無香燭紙馬耳。」同遊者爽然（風流逸響）。

唐解元寅廢棄詩云：「一失脚成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晚更狂蕩，嘗有二絕句云：「五陵鞍馬少時年，三策經綸聖主前；零落而今轉蕭索，月明胥口一江煙。」又曰：「綠蕤烟雨江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雙空手掌絲綸。」其二則壽王太傅詩也，其傲慢不恭如此。嘗刻其所用石記文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隊裏醉千場。」

唐子畏客江陰夏氏，款洽浹旬，乞畫久未落筆。一日晨起，作鴛鴦圖題詩云：「扶頭酒醒寶香焚，戲寫蒲東一片雲；昨夜隔牆花影動，猛聞人語喚雙文。」大凡詩畫興至則工，況名流乎？

隋煬帝幸江都，使殿脚女牽綵沿堤行，或令人斷綵，女皆頓仆，帝笑以爲樂。有繪爲圖，唐伯虎題詩其末，惜忘第二句，漫存之，不妨鳳毛麟角耳。「泛泛揚帆出海查」（第二句闕）一聲纜斷君王喜，滿地春風滾落花。」（孫允伽記）

唐子畏題崔娘像詩云：「（首句遺失六字）身，（次句又遺六字）辰，琵琶寫語番成恨，栲栳量金買斷春。一捻腰肢底是瘦，九迴腸斷向誰陳？西廂待月人何在？秋水茫茫愁殺人。」徐文長渭和

之曰：「彷彿相逢待月身，不知今夕是何辰？行雲總作當年散，胡粉空傳半面春。嫁後形容難不老，畫中臨榻也應陳；虎頭亦是登徒子，特取妖嬌動世人。」（孫允伽記）

有人以列仙圖求子畏題詠，即援筆云：「但聞白日昇天去，不見青天走下來；偶然一日天破了，大家都叫阿瘡瘡。」（阿瘡瘡吳俗小兒羣奔之聲，載輟耕錄，見風流逸響）

金陵有一詩妓，慕六如而未識，六如一日故衣敝裘，作落魄寒酸狀，突過其舟。妓凭闌含笑，略弗爲禮。六如指妓曰：「倚樓何事笑嘻嘻？」妓應聲曰：「笑你寒儒穿布衣。」六如續云：「錦繡空包驢馬骨，那人騎過這人騎。」（風流逸響）

宸濠事敗，六如幾不免，當事者甚憐之，然不能挽也。及見題壁一詩云：「碧桃花樹下，大脚黑婆娘；未說銅錢起，先鋪蘆蓆牀。三杯渾白酒，幾句話衷腸。何時歸故里，和它笑一場。」遂保護其壁，深白伯虎鬱鬱思歸，略不與黨狀，復奏得釋。（風流逸響）

杜允高宴於臥佛寺，舟子偷去庖丁腰圍，又竊僧鞋，六如戲覆之云：「昨日蒙君訪客齋，席間並沒雜人來，既偷廚子圍腰布，又取山僧靸腳鞋。不是撐船黃矮賊，定然燒火白奴才；如何手脚能零碎？字到煩君賞劈柴。」（風流逸響）

伯虎齊雲山聯句詩云：「齊雲山與碧雲齊，四顧青山座座底。」此二句不知誰作，末二句伯虎聯云：「隔斷往來南北雁，只容日月過東西。」亦自奇崛。（娛野園漫筆）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吳人也，舉鄉薦第一，坐事除名。評曰：「寅實異才，中道齟齬，既伏吏議，任誕以終。詩少法初唐，如郭杜春遊，金錢鋪罇，公子調馬，胡兒射雕，暮年脫略傲睨，務諧俚俗，西子蒙垢。」

士，南珠襲魚目，狐白絡犬皮，何足登牀據几，爲珍重之觀哉？」（鳳洲筆記）

桑民懌高自稱許，今睹其集體格卑弱之甚，可謂大言無當。吳中徐昌穀同時，祝希哲唐伯虎沈啓南王履吉，才皆高出一代，而皆以書畫掩之，亦以偏工書畫，不能致力耳。履吉諸作特高朗，非三君比，使稍加以年，可亞昌穀。嘉隆間，周公瑕近體殊精詣，亦書掩之。（詩藪）

「我觀古昔之英雄，慷慨然諾杯酒中，義重生輕死知己，所以與人成大功。我觀今日之才彥，交不以心惟以面，面前斟酒酒未寒，面未變時心已變。區區已作老村莊，英雄才彥不敢當，但恨今人不如古，高歌伐木天滄浪。感君呼我爲奇士，又言天下無相似，庸庸碌碌我何爲？有酒與君斟酌之！」此唐子畏席上酬王履吉詩也。李青蓮云：「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一片有心人，即在三千客中耳。子畏此詩，定是徐經事敗後作。人言子畏跳浪不自重，然觀其宸濠所嘔穢席上，竟以身免輕猥人有此作用否？今日偶讀前詩，不覺泣下。士抱不世之才，偶遭負俗之累，委身草澤，與賣菜傭編戶而處，而烏巾措大猶指之爲猥爲僇，也不亦悲夫！（張元長筆談）

明唐伯虎報文徵明王稚欽答余懋昭二書，差堪叔季。伯虎他作俱不稱稚欽，于文割裂比擬亡當者，獨尺牘差工耳。（弇州藝苑卮言）

唐伯虎如乞兒唱蓮花落，其少時亦復玉樓金埒。（弇州藝苑卮言）

解元唐寅子畏，晚年作詩，專用俚語，而意愈新。嘗有詩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業錢。」君子可以知其義矣。（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先生諱寅，因字伯虎，因虎而復字子畏，幾于戲矣。別號六如，蓋取金剛偈中語也。余從諸博古家，

搜討先生遺蹟，見其所行圖書，「如百年障眼書千卷，四海資身筆一枝」；如「天上閑星地下僊」；如「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蓋取詩中得意語也。如「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如「普救寺婚姻案主者」；真是眼空一世。（風流逸響）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唐伯虎，則長慶之下乘也。閻秀卿刻其「偃偃」「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恨恨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藝圃擷餘）

唐子畏居桃花庵，軒前庭半畝，多種牡丹花，開時邀文徵仲、祝枝山賦詩，浮白其下，彌朝浹夕。有時大叫慟哭至花落，遣小倅一一細拾，盛以錦囊，葬於藥欄東畔，作「落花詩」送之。寅和沈石田韻三十首。

六如居士自題濯足圖云：「貞抱邱壑姿，曠懷江湖心；俯仰宗泰岱，歷落從浮沈。君方問逝者，我亦投山林。了此泉石期，百年謀合簪。」

正德丙寅，六如爲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枝，在一扇頭，將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爲狂生大書詩句于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泚墨，淋漓一抹，詩畫盡墨。時楊禮部五川儀年方十九，在側就案，以水筆洗滌新墨，狂生之跡幾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良久扇亦曝乾，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花紅杏花紅，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芳容。倚東風，笑東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烟籠。」六如甚加歎賞。

唐伯虎轶事 卷三

唐伯虎軼事 卷四

口題跋：

伯虎作洗桐圖，左列高梧一株，孤竦秀特，枝葉間有生氣。一童子捧盂，一老人方袍鶴立，灑指作洗滌狀。其運筆細潤，幾同繭絲。惜老人冠首爲稚子少損，然亦不減連城。清秋展翫，覺涼氣颯颯，令人神爽也。

伯虎嘗畫臨江一小亭，衆山環之。一人角巾白帟，凭欄遠眺，超然有象外意。伯虎題詩其上云：「落日山逾碧，亭孤景自幽。蒼江寒更急，客興自中流。」詩中蒼字，其左方原點作滄，已而更作蒼字，正此老傲睨任達處。展玩間，真令人有解衣盤礴之想，可貴也。但歲久神已脫幅矣，惜哉！

伯虎嘗作春圖一幅，圖中美人，以綠蕉一葉爲簾，風味灑然，當屬神品。

海峯卷爲鄉前輩金同文先生別號，有祝希哲署題，希哲又與唐伯虎各爲一詩而手書之。（弇州題海峯卷後）

唐寅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就吏。伯虎才高，自宋李營邱、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黃，數大家靡不研解。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唯小弱耳。（弇州秋苑卮言）

唐解元一札草草，其書軟熟亦不惡。（弇州三吳墨妙卷上）

幼子兄伯起至以唐伯虎爲其曾大父畫西園圖，失之不能復，以爲痛恨。（弇州題周東村賓鶴圖後）

周臣別號東村，亦吳人，所得宋郭李馬夏法尤深，其用筆視唐生亦熟，特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母有酬應，多從臣磅礴，始落筆。（弇州秋苑卮言）

溧陽蔣鴻臚承周爲予言，其尊人孝廉公有伯虎畫八駿圖一幅，常懸于所居齋中。一日，延黃冠數輩修醮事，乃束而寘諸牀頭，事竣，黃冠者別去數日矣。偶于牀頭檢畫觀之，祇存一空軸，其畫竟成烏有，豈八駿騰空耶？抑爲黃冠竊去耶？皆不可得而知矣。惜哉！（舫錄）

伯虎作鴉陣圖，有鴉數千頭，從橫旋繞，中有團聚酣戰，若因垓心者，尤爲奇絕。（畫譜）

守質記唐寅撰文徵明書，在蘇州金氏（墨池編）

予社友丁百原云：「伯虎有詞數闕，贈其父孝廉公壽，已裝潢成卷，奉爲世寶。俟南還，當檢付梓。今丁回家燕中，竟未知合璧何時也。」（燕中記）

太真全紀成隱几而臥，忽有脩容玉貌者，恍惚而臨予前，曰：「子能傳妾之事，復能貌妾之真乎？計有遺韶，當附之以垂不朽，予唯唯不知所以。朝來入市，偶有持太真遺像者，爲唐六如臨本，與予夢中所見毫髮不差，予欣然購得之。因懷明皇自蜀道回，曾圖妃像于寢殿，則當時固有善本，六如之所摹者，或本是與？至若先我而見夢，則又一奇也。」（李九標楊太真全紀）

伯虎自題煮茶圖云：「一束書杯茶，氍毹就地，吾事畢矣，不憶世間有黃塵汗衣，朱門臭酒也。」此圖今在金台邵孝廉喻義家。（燕中記）

弟以是月復舉一子舉之朝張幼于忽送唐六如手書金碧經一吳匏庵手卷一弟謂他日可成一段佳話遂小名曰「虎子」而以「匏翁」字之。（袁中郎錦帆集）

予所聞六如畫絕少憶得西巖秦翁齋頭雪景一幅紙素幾闊三尺許山頭作礬做范寬樹石磊落有李營邱意態亭中有人衣紅搦筆對景作苦吟狀是六如得意筆也上題詩云「雪花如蘆白漫漫賴有村酤可破寒不避手皴猶弄筆灰香時節夜闌干」今不知落誰家？

余嘗閱宋尙書郎張公泊題識云「在浚儀橋逆旅觀王右丞筆跡襄陽圖窮極神妙襄陽之狀頤而長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欸段馬一童總角負琴而從風儀落落凜然如生」每睹斯語心存目想恨不能見一日檢先人畫筒展一巨軸即襄陽圖也六如唐先生題詩云「雪霽天涯冷更嚴騎驢何處覓青帘蕭條萬木空山裏短句猶堪信口占」披覽爽然殊快心目且喜且愕猶疑夢中事也其位置風格一如張公所識後有賞識者云「六如本色焉能至此是必宋人大家數而六如隳括者耳」然則六如已臻其妙蓋不知右丞之妙更何如耶？因購吳下名筆縮爲小景冠于外編之首雖未能髣髴乎右丞抑亦庶幾乎惠崇與萬歷丙子上元梁源山人題道洪跋。

伯虎畫芙蓉下一鴉張口作啞狀生韻流動居然神品隨題其上云「警盜驅蛇策上功低頭也不免雞籠不如麥隴朝飛雉織翼雙雙雌逐雄」一字亦適媚今畫頗脫神而丰韻不減宋崔白也（娛野園漫筆）

唐六如雪景一幀紙素幾闊三尺許山頭作礬做范寬樹石磊落有李營邱意態亭中有人衣紅搦筆對景作苦吟狀是六如得意筆也上題詩云「雪花如蘆白漫漫賴有村酤可破寒不避手皴猶

弄筆，灰香時節，衣闌干。此畫予友施仰峯所藏。仰峯既亡，其內人作會銀三兩與我。今歸蔣養庵家，以祝枝山壽文真跡一大幅，作五兩換去，事極可笑，然不可奈何矣。（秦西巖故劍編）

又六如作雨竹一幀，學管夫人，絹素不甚白，而氣韻濕潤，墨瀲淋漓，對之真若似雨。上題詩云：「一林寒雨暮蕭蕭，臥聽令人轉寂寥。（寂寥誤書作寂寂）記得浙江曾買棹，蓬窗深掩候春潮。」予以其絹不佳，換與嘉興陳懷泉去。（秦西巖故劍編）

唐六如洗梧圖，水墨作梧桐四五株，一童子捧水盆，一高士手沒布巾，仰面看梧桐，紙素極白，大是神品，亦是已卯歲雨中見之。後從程秋泉所見一幅，雖是真筆，卻不如此幀神氣蕭散，曩時憾阿堵物，不曾得之，抵今有遺悔。（秦西巖故劍編）

唐六如小松一幀，又梧桐小犬一幀，皆絹素，惜其上題詩與畫不合，易與人去。（秦西巖故劍編）

伯虎有水墨畫蘭一幀，水墨牡丹一幀，周公瑕各題七言絕句一首。（娛野園漫筆）

戊午六月二十五日，予從梁溪崇安寺見六如美人圖一軸，凡畫美人者四，其一背面而立，皆宮樣粧也。一美人手執梳具，若縣而未試者，狀亦奇絕，有白陽山人陳淳題踏莎行一闋。（娛野園漫筆）

唐伯虎解元於畫無所不佳，而尤工於美人在錢舜舉杜榿居之上，蓋其生平風韻多也。此倦繡圖，從趙文敏公摹來，故設色之艷，位置之工，迴勝他日作。至其雅韻風流，意在筆外，則伯虎自有伯虎在，覽者當自得之。沔陽陳玉叔爲詩人玉臺之雋，得此圖其珍之以世，懋伯虎鄉人也，命書數語於後。

（王敬美跋陳玉叔倦繡圖）

吾吳中三先生畫，若沈啓南之蒼，唐伯虎之密，尙矣；至秀潤二字，吾獨服膺文徵仲先生。（王敬

美跋張懋賢臨文太史畫冊

伯虎畫人物山水甚多，而翎毛草蟲，最爲希有。獨金陵張氏，有長卷一軸，中間布作蟻陣，尤稱奇絕。今歸維揚李氏矣。（金陵張振寰談）

南京報恩寺僧修竹，其祖數與吾吳唐沈文祝諸公游，所得墨跡甚富。後遭回祿，存亦無幾，且其徒以貧鬻去，惟白描達摩一軸尙存。庚申秋日，修竹邀予展翫，紙雖腐敗，而精細絕倫。達摩兀然危坐，一經袂拋于其前。右方題一行云：「嘉靖癸巳春弟子唐寅畫。」（金陵游記）

六如畫梔子花一幅，露葉離披，玉瓣瑩潤，白于截肪，雖根枝叢茂，而向背開合，生韻鮮活，恍惚香氣馥郁，從縑細吐也。右題云：「天上僊真號玉卮，偶然逢着散花時；凡心欲藉香澆骨，乞取金盞白露枝。」予從白門賞鑒家得，窺真蹟，足稱神品。（金陵游記）

伯虎有疎林獨步圖，萬木叢雲，一溪漾碧，蕭蕭寥寥，令人神往。（金陵游記）

伯虎畫春夜宴桃李園手卷。（着色無題跋）

伯虎畫懷素作書手卷。（不着色無題跋）

伯虎畫山水手卷，幾長四丈，自題云：「正德辛巳夏五月，晉昌唐寅倣宋郭河陽法，寫於桃花庵之夢墨亭。」（金陵游記）

唐寅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就吏。伯虎才高，自宋李營邱、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黃、數大家，靡不研解，行筆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欣賞續編繪妙部）

唐寅字伯虎，更字子畏，吳郡吳趨里人。才雄氣逸，花吐雲飛，先輩名碩，折節相下，庶幾青蓮之駕。

無忝金龜之席矣。中南京解元，坐事廢，逃禪學佛，任達自放。畫法沉鬱，風骨奇峭，刊落庸瑣，務求濃厚。連江疊嶂，纏纏不窮。信士流之雅，作繪事之妙詣也。評者謂其畫遠攻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當半席。（王穉登丹青志）

張靈字夢晉，家與唐寅爲鄰，兩人氣志雅合，茂才相敵；又俱善畫，以故契深椒蘭。靈畫人物，冠服元古，形色清真，無卑庸之氣。山水間作，雖不由閒習，而筆生墨勁，斬然絕塵，多可尙者。靈性落魄，簡絕禮文，得錢沽酒，不問生業，嚶嚶然有古狂士之風，爲郡諸生，竟以狂廢。同時有朱生周官，並攻毫素。官畫人物，無俗韻，然過于纖弱，稍不逮靈。朱生樹石，不減唐寅。今官名猶在人間，而朱遂寥寥，足可弔憫！（王穉登丹青志）

吳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專以文名；余爲吳令，雖不同時，是亦當寫治生帖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詩文，不足以盡子畏，而可以見子畏，故余之評隲，亦不爲子畏掩其短，政以子畏不專以詩文重也。子畏有知，其不以我爲俗吏乎？

子畏之文，以六朝爲宗，故不甚慊作者之意。

子畏之詩，有佳句，亦有累句，妙在不沾沾以此爲事，遂加人數等。

子畏小詞，直入畫境，人謂子畏詩詞中有幾十軸也，特少徐吳輩鑒賞之耳。（以上公安袁宏道

中郎評）

古之異人，不可勝數，予所知當世如桑民懌、唐伯虎、盧次樞、與山陰之徐文長，其著者也。唐、盧俱有奇禍，而文長尤烈。（黃汝亨徐文長集序）

我朝名家，可宋可元者，亦不乏人。高品如文衡山、沈石田、陳白陽、唐伯虎、文汶水、王仲山、錢叔寶、文伯、顧亭林、孫雪居、沈青門、風神儻逸，落筆脫塵，或隸或行，各有天趣。（高濂遵生八牋）

唐居士子畏，坦夷踈曠，漫負狂名，舉業之餘，益任放誕。託情詩酒，寄興繪事，務去塵俗，冥契古人。有所臨摹，輒亂真跡，然所爲率盈尺小景，少見其長卷大幅。今觀此圖，幾長四丈，峯巒起伏，煙水雲林，非胸中有萬壑千巖，孰能運妙思于毫端哉？用筆全法郭河陽，尤其專精擅場者，秀潤可愛。且志歲在辛巳，距今五年，琴在人亡，豈勝悵慨！嘉靖乙酉秋八月望後，允明書于新居小樓。（祝枝山跋六如倣宋郭河陽手卷）

唐伯虎桃花庵歌當有圖，不知落何人手，予後得一幀，意頗與歌似，而秀潤婉麗，妙入趙吳興三昧，因裝潢成卷。按二科志載伯虎首篇作「偃偃行」，又有一「何處逢春不惆悵？何處逢春不可憐？」二語，今皆削去。伯虎此詩如父老談農事，實際中間作宛至情語，當由才未盡耳。然過此則胡釘鉸矣。余十年弄筆墨，不敢置眼睫間，今老矣，愛此畫不妨併讀此詩，一再過也。（弇州跋伯虎詩畫卷）

人以爲徐熙之野逸，勝黃筌之富艷，品遂分矣。吾吳中寫生無過白石翁，而伯虎次之。此十六幅種種臻妙，蓋得徐氏三昧，而稍兼筌筆，不在白石翁下。山齋時一展翫，覺乾坤一種生氣，落翰墨間，爲之欣然獨賞也。徵仲待詔有折枝小鳥二，履吉題句附於冊後，足稱聯璧矣。（弇州跋伯虎寫生冊）

梅谷者，當是吾吳德靖間名士，唐六如伯虎爲作圖，祝京兆希哲題署，而王太學履吉選部祿之各賦一詩，殊足三絕。偶以示文休承，休承謂尙有京兆一序及待詔一詩，不知何緣脫落？因補書舊和楊補之柳梢青詞於後。甫成而信陽王允昌太史書來，以元章補之梅竹爲贈，因舉以報之。古人折梅

寄遠故詩中用驛使語爲雅事，第不知仙骨寒香一辭條後，所存幾何？故不若郵筒中尺素之堪遠也。自今後，南北山房各留之，以備歲寒一友生，如玉川子所云，忽到牕前疑是君，猶足代面（弇州跋伯虎畫梅谷卷）

余嘗有唐伯虎桃花菴歌八首，語膚而意雋，似怨似適，真令人情醉，而書筆亦自流暢可喜。攷跋辭當有圖一幀而失之，別購以補，卒不甚稱也。今季三月花時，見李士牧藏伯虎一圖，深紅淺紅與濃綠相間，漁舟茅屋，天趣滿眼，宛然桃花菴景物。意欲奪之，卒不忍，而亦不忍割吾所有，歌以予士牧，姑爲題其後，士牧志之，吾兩家異日必爲延津之合也。（弇州跋伯虎畫）

吾嘗以七月望登赤壁，酒酣耳熱，歌坡老所作二賦，飄然欲仙者久之。然坡後賦所紀，及伯虎此圖，俱與景不甚似，當相賞有象外意耳。伯虎才氣彷彿此老，而窮達絕不埒，卻有一事相關。坡於黃岡作中呂滿庭芳詞，結句有一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一見者縮舌，以爲詩識無幾而入鑾坡，領巖部出入貴要者十餘年，而後謫，又八年而後逝。伯虎祈夢九仙，得中呂滿庭芳五字，至年五十三，驟見坡石刻詞而惡之，趨令徹去，尋病卒。夫詞語不識於作者，而識於見者，何也？以其爲二君子，且黃岡故事，因漫及之。（弇州跋伯虎赤壁圖）

友人張幼于以故唐伯虎先生爲其王父寫賓鶴圖屬余跋。伯虎丹青妙天下，獨此圖一叟，烏巾白帽，踞坐大樹旁，一朱頂鶴竇荆扉而出，於賓鶴意小不倫，豈叟爲賓，鶴顧爲主耶？然度叟羽化之日，今已踰七十年，有如一且坐幼于先人壠，華表而鳴唳者焉，知非叟也耶？又焉知鶴之爲叟也，賓之爲主也？伯虎之昔非而今是也耶？余又焉能辨之。圖首有文徵仲古隸可寶，他圖及文辭，鶴雀伍耳，幼于

去之可也。（弇州跋伯虎畫賓鶴圖）

六如論畫云：「工畫如楷書，寫意如草聖，不過執筆轉腕靈妙耳。世之善書者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又云：「作畫破墨，不宜用井水，性冷凝故也；溫湯或河水皆可。洗研磨墨，以筆壓開飽浸水訖，然後蘸墨，則吸上勻暢；若先蘸筆而後蘸水，被水沖散，不能運動也。」

唐子畏世居金閶之吳趨坊，五代植德，人稱善士。自寅之曾祖迄父，無有支庶。寅祇一弟一妹，寅不育；弟名申，祇一子，名長民，卒於正德三年戊辰秋九月丙午，妹亦早亡。寅妻徐氏，徐廷瑞之次女也。申妻姚氏，寅生於成化六年庚寅，卒年五十四，時嘉靖二年癸未十二月上浣也。申生於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年未詳。子畏之畫不可得，昔周臣字舜卿號東村，姑蘇人，子畏畫法受之，或懶於酬應，每倩東村代爲之。今伯虎流傳之畫，每多周筆在，具眼者辨之。并同時朱綸字理之，山水絕類子畏。

天啓改元冬，匯菴楊先生買地於桃花塢，欲建準提閣，初不知爲古桃花菴址也。至壬戌春，創精舍數椽，供禪僧，聞宗於內舍之傍，有清池縈繞，適童子就而浴，得一石碑，水漬苔封，竟不知爲何物。募衆持起視之，則桃花菴歌也。聞宗走告家大人，大人撫几三歎，遂出敬堂韓宗伯手扎視之，而聞宗亦爲三歎矣。先是宗伯公欲復建桃花菴，因爲人誤，卒不果，故以「百年遺跡，竟付衰草斜陽」一句相示。今日此碑劫盡復見，匯菴與六如洵有宿緣，諒有爲宗伯之功臣也。因檢吳中往哲冊，摹成六如一像，以紀不朽云。癸亥仲春望日，長洲文廷簡畫并書。六如先生像，吳中臨摹甚多，然皆出近人手，失六如之真矣！此本猶前朝人所摹，風神秀朗，存才子清狂氣象。弇州傳贊，簡而能該，得立言之體。惟同載者以賄主司得題一語，頗爲失實，當時同年生爲徐經主司爲程篁墩，經與六如同謁篁墩，同會試擬題。

篋墩以數題示之，後點主司，所出次題，即在所擬中，唐與徐曾擬作者，華昶劾奏之，因而被累。試思篋墩高行，豈受賄之人？徐富而多才，豈行賄之人耶？余見孝宗實錄甚詳，因辨其誣。沈德潛題時年八十有五。

唐伯虎制義

吳門唐寅伯虎著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心極天下之公者，情極天下之正。夫好惡者，發之情而本之心者也，非仁者能得其正哉？夫子慨是非不白於天下，故舉仁者以爲之防。曰：「天下有一定之公，夫人多任情之弊。」故能得好惡之正者，天下鮮矣。惟仁者無我得已正之盡，而鑑空衡平之體，有以存於中，物來得順應之宜，而愛憎取舍之私，無所奪於外。故嘗見其有所好矣，可好在彼，已何與焉？慶賞以馭其幸，而非以飾喜也；欣喜以聯其情，而非以黨同也。好雖出於一人之獨見，而理貞夫天下之公是，凡其好之所加，天道之所以命德者，此也；鬼神之所以福善者，此也；不謂之能好人乎？亦嘗見其有所惡矣，可惡在彼，已何與焉？刑戮以馭其威，而非以飾怒也；擯斥以嚴其防，而非以伐異也。惡雖出於一人之私情，而理協夫天下之公非，凡其惡之所加，天道之所以討罪者，此也；鬼神之所以禍淫者，此也；不謂之能惡人乎？故其位之所在，而以賞以罰，天下歸其極道之所在，而以褒以貶，天下服其明，是非仁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吁！好惡一也，任理則公，任情則私，善用好惡者，可不盡仁哉？

□願無伐善，無施勞。

大賢之志，在不居其有而已。夫善與勞，皆人所當有者，而獨不得以自有也；大賢不欲居焉，志亦可尙矣。其自言曰：「所貴乎君子者，以天下爲公，而不以一己爲私。」蓋天下之理，孰非吾性所當盡？此而不能焉，吾之恥也；其能焉，吾之分也。胡足自多耶？而伐之？是不惟不足張其善，適自喪其善矣。回顧無之，凡理所當盡者，知上天之付畀，於是乎在；吾不敢以自棄也，必孜孜焉，蚤作而夜思，以圖其復，而幸其德之成焉。則曰：「吾之性，庶其克全乎？以不負天之所賦可矣。」乃若挾之以自多，而遂號於衆曰：「我有是善，人何能之？」此特小丈夫之所爲，不直片言微能之不足錄，卽堯之仁，舜之智，與天地而合德者，亦非有加於性分之常矣。敢自伐耶？天下之事，孰非職分所當爲？此而不能焉，吾之恥也；其能焉，吾之分也。胡足自滿耶？而施之？是不惟不足大其勞，適自喪其勞矣。回顧無之，凡事所當爲者，知斯世之屬望，於是乎在；吾不敢以自逸也，必勉勉焉，左馳而右驅，以事乎進取，而幸其功之集焉。則曰：「吾之職，庶其能畢乎？以不失世之所望可矣。」若乃負之以自滿，而遂號於衆曰：「我有是勞，人何有之？」此豈大君子之所事，不直微功細行之不足齒，卽堯之蕩蕩，舜之巍巍，與天地而同功者，亦非有增于職分之外矣，敢自施耶？

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聖人第二國之變道，其重有感矣！夫更化以至道爲歸也，魯則易而齊則難，二國之風俗可觀矣。且論至治者，孰不曰「先王之道」？論變俗者，亦孰不曰「先王之道」？道其不行矣夫，庶幾焉者，幸有齊與魯耳。齊魯者，先王德澤之最深者也；但世降風移，已非昔日之舊，而興滯掃弊，不無更化之勞。

齊一變則至於魯矣。魯一變則至於道矣。蓋齊自襄桓以來，功利之入人者深，誇詐之成風者久；其於道不惟不相合，而且相悖也。魯自惠隱以來，禮教猶在，而人已亡信義僅存，而政已息；其於道未始不相合，而但未一也。變之者各因其弊而革之也，則去其相悖，乃可以相合；全其相合，即與之爲一矣。齊至魯，魯至道，雖不免有難易之殊；齊而魯，魯而道，則皆係於一變之間耳。文武成康之烈，太公周公之風，豈真終不可得而復覩也哉？是齊魯有可變之機，迄不能成一變之績，責固有所歸矣。聖人感悼之意深乎？

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魯君娶同姓而諱之，不知禮甚矣。蓋同姓不通姻，周道也。魯君犯之而諱言子者，豈宋亦出乎姬耶？且春秋之世，氏族之分亂，而別嫌之義微，雖禮莫大於配匹，而亦有紊之如魯君者。是故禮不娶同姓，而魯周公之後，吳泰伯之後，皆姬姓也。今君而娶于吳，雖自伯禽以歷於隱桓平定之間，世亦遠矣；而載在宗冊，同爲后稷之裔。雖自仲雍以逮於壽夢闔廬之季，代亦屢矣；而藏諸宗司，同守文武之法。是役也，君子曰「非禮也」，而君諱之，吳孟子焉。夫子者，宋之姓也，姬非子也，而子之不特亂吳，又亂宋矣。宋者，殷之胄也，吳非宋也，而子之欲諱乎姬，適以彰之矣。君有后妃，宗廟社稷之靈所攸寄；今假其姓于祭祀，而稱曰「吳孟子」焉，神其吐乎？國有主母，軍旅士民之命所由關；今諱其名於詞命，而謂曰「吳孟子」焉，人其尤乎？王言所出，而史臣書之，百姓頌之，寧能萬世之後，無知子之非姬耶？宗祧所係，而百神享之，子孫保之，寧能在天之靈不知吳之非宋耶？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吁！孔子非不知

之，而當時司敗之問，意其儀文度數之末，而不在此；不然，胡作春秋而書曰：「吳孟姬卒也。」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義之所關者大，迹之所泯者深，古人之讓國然也。蓋讓國而闕于天下，其爲義也大矣；然而民莫知其所以讓焉，其迹之泯也深乎？孔子稱泰伯曰：「泰伯之德，吾固知其至矣。」何以見其然哉？想太王之時，商道日衰，周道日盛，泰伯于是得百里而君之，則朝諸侯者，于是乎始矣。泰伯曰：「諸侯可朝，而君臣之大義不可失也。」得一國而治之，則甸百姓者，于是乎在矣。泰伯則曰：「萬姓可甸，而大地之常經不可拂也。」于是乎固讓天下，自我國始。其視富有之業，若將浼焉，而推以與人之不暇，猶之爲禮者，一辭不已，而至于再也。其視至尊之位，若將緇焉，而解使去已之不遑，猶之爲禮者，再辭不已，而至于三也。然而可否決于意慮之中，行止定于幾微之際，假托于採藥之行，戾止于荊蠻之地。當此時也，人知其爲遠遊者有矣，不知其讓國也；人知其爲讓國者有矣，不知其讓天下也。謳歌未歸，而先爲河南之避，固非若舜之避朱也；雖欲頌焉，以寫其讓德之容，其可得乎？訟獄未歸，而先爲陽城之避，亦未若禹之避均也；雖欲紀焉，以傳其謙光之實，其可得乎？是則讓可能也，固而隱焉，不可能也。泰伯之至德何如哉？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全章。

聖人於時臣問二子，必先抑後揚，以致其意焉。蓋其所以抑之者，抑季氏；其所以揚之者，亦抑季

氏也。言在于此，而意在于彼，聖人之爲魯至矣；且季氏之得臣由求，是由求之過也。子然則以公族有人，凡家之大事，可以倚才望壓衆，雖古之大臣何以加？夫用賢爲國，非以爲私也。子然挾之以爲夸，聖人知所以抑之矣。于是卑其問而告之曰：「吾聞大臣之事君也，正之以道，道不行矣，決之以去。」法當如是，而後盡耳。今二子之爲臣也，果能以道正君否乎？君不從也，果能去否乎？殆亦備員已耳。其用與舍，不足爲吾道之興廢；其進與退，何係于國家之輕重哉？是非過貶之也，所以衰季氏之羽翼也。子然又以中庸之才，每因人而成事，是非之際，將唯言而莫違。夫用賢自輔，非以自便也。子然資之以助已，聖人知所以與之矣。于是變其機而告之曰：「二三子之在于平時也，匡其所不及，成其所欲爲，混乎圭角之不形，或遇乎大故也，利之不可誘，威之不可脅，凜乎氣節之難犯。」大臣之道，雖所不足，亂臣之道，則豈少徇哉？是非過取之也，所以杜季氏之奸萌也。吁！聖人之心，無一日而不在公室，故無一言而不在公室也。聖人雖不得位，而扶綱常正名分之意，何惓惓乎？

魯衛之政兄弟也

聖人歎二國之政，其弊有相似者焉。夫魯衛本兄弟之國，而其積衰之弊亦如之。此聖人深爲之歎歟？昔孔子遊仕列國，如魯之弱，衛之亂，尤其所究心者。況又皆文武之後焉。至是形諸歎曰：「邇自周公有大勳王室，而封諸魯；魯則以文之昭，而爲兄焉。康叔能夾輔王朝，而封諸衛；衛亦以文之昭，而爲弟焉。」其始之尊尊親親之治，固無異明德慎罰之主。然今日之魯，則非周公之魯矣；今日之衛，則非康叔之衛矣。較其政，亦兄弟之國焉。魯也，私田強僭，而三桓之子竊據於公庭；樂則八佾，祭則辟雍。

而君不君，臣不臣，有如此者。衛也，蒯瞶出奔，而子輒之立，執兵以拒父，奪其父國，禰其祖祀，而父不父，子不子，有如此者。然則魯與衛，一則困於強臣，一則迫於賊子，欲定其孰爲兄焉，亦幾希之間耳，不可得也。欲定其孰爲弟焉，亦毫髮之際耳，不可得也。吁！使孔子而見用於魯，則尊君在所先乎？使孔子而爲政於衛，則正名在所急乎？吾見期月之間，復周公康叔之舊，不難矣。至是抑不知其孰爲兄歟？孰爲弟歟？

□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聖人指君子忽微之地，而慨小人迷復之終也。蓋循理者或忽於微，而縱欲者又忘返也；要之君子小人，胥以辨矣。今夫無私而當理謂之仁，惟聖人能全體之；修此者君子也，悖此者小人也。夫君子惟其修之也，孰不嚴豫養順動之功乎？然而羣動弗齊者，物之感也；出入無定者，人之心也。是故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或入之矣；斯須不防不畏，而怠忽之心或乘之矣。要之不遠之復，亦奚祇於悔乎？蓋時有適然，義無終咎也。夫小人惟其悖之也，亦孰無既剝暫復之幾乎？然而善無根，而不可襲取；欲有種，而難以頓拔。是故良心雖萌於夜氣之時，而旦晝之爲已惜矣；天機雖發於有感之際，而縱欲之害已戕矣。奚有惕然修省，而卒入於善乎？蓋陷溺之既久，悔悟之無機也。吁！此君子所以修之而增吉，小人所以悖之而愈凶也。雖然，學者其慎微乎！夫善未有不由微而成德，惡未有不由微而滅身也。善利之間，舜跖之辨，惟危之欲，由識之不早耳。是故君子無專吉，小人無專凶，幾之不可以不審也。吁！慎獨辨介之功，欲誠其意者，亦察此而已矣。

□ 舜亦以命禹：

聖君禪位於聖臣，亦以前聖之命已者命之也。夫執中一言，堯之所以授舜也，舜禪禹而亦以此詞命之，豈非三聖相授受一道歟？且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本于中，故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矣。」其後舜之命禹亦以此焉。夫舜天下之大聖也，豈不能立法垂訓以貽後人，而顧諄諄乎及此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豈無大經大法可以教詔，而乃一言而重出，蓋天下之理一中之外無餘法，聖人之心一中之外無餘用，差之毫釐，則謬以千里，此堯所不能釋然于心者也。然舜之授禹，猶堯之授舜也，其獨能釋然乎？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此舜所常恐負訓于堯者也。舜之禪禹，猶已之自得也，其獨忍負訓乎？以故禮樂刑政，非所及也，而反覆叮嚀，不越乎昔日受終之語，典章法度，不遑道也，而顧命諄切，申重夫放勳咨爾之言，其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者，初非有所加也，所以明夫執中之難耳。其曰：「惟精惟一」者，亦未嘗有所益也，所以示夫執中之功耳。是堯之前，執中之論未立也；堯以之命舜，而舜不以爲奇；舜之後，執中之論已著也，舜以之命禹，而禹不以爲襲。三聖相傳，一道世守，然則天下之理，復有加于此哉？

□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三節：

聖經既兩敍古人欲新民，先務明德之序，因結言在人先明德，以爲新民之基。夫已治然後可以治人也，古人之欲新民，豈不以明德爲先務哉？宜大學反覆於前，而結言於後也，與昔曾子述孔子之

言，意謂欲進大學之道，當循大學之序。是故古之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使人人遂乎親長之願，必先治其一國焉。欲明明德於一國，使人人盡乎親長之道，必先齊其一家焉。親長之道，欲齊乎一家，孝友之風，當修於一己。欲修乎己，必先正其心，使所存無或偏，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使所發無或欺。意欲其誠，必先推極吾心之知，俾所知無不盡，知欲其致，必在窮至事物之理，俾極處無不到。然古人所以欲新民，而必先明德者，何哉？蓋以物理之極，既到，而後吾心之知可至；吾心之知既至，而後一心之發可實。意既實矣，心不可得而正乎？心既正矣，身不可得而修乎？身修矣，而後正倫理，篤恩義，一家齊也。家齊矣，而後立標準，胥教誨，一國治也。國治而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天下無不平矣。然此豈一人之私務哉？自天子下至於庶人，其間如公如侯，尊卑固不同也；由庶人上遡於天子，其間如卿如大夫，貴賤固不類也。莫不格物致知，以修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根本焉。誠意正心，以修身，而為均平天下之先務焉。吁！新民必本於明德，明德姑及於新民，古人為學之序，有如此哉？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傳者引聖人自警之詞，著新民之本也。夫自新而不已其功，聖人所以自警者至矣；新民之本，不既立矣乎？今夫所謂新民者，豈假刑驅而勢迫哉？亦本諸身而已。湯之盤銘有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豈不以德之當明，猶身之當潔也？人患迷而不悟耳。有能感觸於夜氣之清，而奮發於一日之際，知天理為吾之固有，而人欲為吾之本無也。靜以存之，使虛靈之不昧者，有以復其本然之正動，以察之，使利欲之相攻者，有以去其舊染之污，則心之奮發者，此為之機，而攻之黽勉者，已有其地矣。

但理本難明而易晦，功病銳始而怠終；又必心有常主，而一念不容於少懈；力有常存，而一息罔敢以或忘。日日存養，又日亦此存養也；凡求復夫天理之正者，覺覺乎惟日之不足矣。日日省察，又日亦此省察也；凡求勝夫人欲之私者，凜凜乎若檢之不及矣。是日之繼今而來者無窮，而功之與日俱敏者亦無窮；功之與日俱敏者無窮，而德之與日俱新者亦無窮。聖敬所以日躋，而九圍所以用式者，皆是道也。

□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古人遷國，而先有以慰其民焉。夫賢如太王，民所依也；釋無君之憂，而明欲去之意，所以慰之者至矣！想其告耆老有曰：「天下之變，先時而慮之，斯有濟焉；後時而爲之，則無及已。今日之行，予豈得已哉？二三子其無眷眷也。」天之立君，貽以地，必貽以人，而患無養不患無主。億兆至繁，當有人焉，出而統之；敵人縱利，吾有未必仇吾民也，是可欣然附矣。兵戈垂定，當有人焉，起而臨之；邪邑縱危於初，未必擾於後也，是可翕然從矣。況爾君平日素無德以加父老，而爾等異日力有藉以輯生靈，又何患乎？我將違故土之安，而潛身境外，勿攫難犯之鋒，棄先人之緒，而竄跡他邦，期遠不虞之禍。士臣之困也，決於斯須，不去且有憑陵而莫救者；吾由此適彼，庶所求既厭，爭可息也；千里間關，所弗辭矣。二三子值流離瑣尾之頃，宜思以奠其居也，可徒懷聚散之悲耶？宗社之墟也，懸於旦夕，不去且有隕越而靡至者；吾舍舊圖新，庶所欲既捐，亂斯弭也；百年締造，所弗恤矣。二三子當危急存亡之秋，宜思以保其業也，可徒抱興衰之戚耶？爾也情不容於自己，而承平可待，將無君而有君；我也勢不可以復留，而繼

見爲難，故將去而未去。行矣！長與諸父老別，幸諭故人，勉事新主，毋以我爲念。」

□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

商之季，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蓋國所賴惟人也，商季親賢得人，尙何亡之易哉？孟子告丑曰：「紂所以能延其國也，豈直重憑于先烈？抑且廣藉夫賢勞。」何則？故家遺俗，商季之德澤，非不存一二也；使國鮮勳勤之士，即累善何以振其衰？流風善政，商季之法度，非不存什一也；使朝乏共濟之臣，即孤忠誰與匡其亂？紂所深幸者，不在是乎？嚴嫡庶之分，而祿位之意輕；憫宗社之顛，而血食之念重；則有微子微仲其人。君德日昏，恥容身于結舌；國勢日蹙，不避禍于剖心；則有王子比干其人。逢難正志，誓九死以不移；伴狂忍辱，秉一誠而不易；非箕子乎？匡時大略，素蘊于斂德之時；經世遠猷，槩見于登朝之日；非膠鬲乎？吾聞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而況親者親，故者故，去者未去，死者未死，奴者未奴。則神人雖憤所倚扶危者，固衆也；典刑雖棄所恃紓亡者，非一也。紂是以失之難，而文王所以不易王與？

□ 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

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

聖君處無道之鄰，而曲誘之善焉。夫放而不祀，葛伯之不君甚矣；湯所以誘成其善者，一而再焉，其用意何曲盡哉？孟子曉萬章意曰：「古之行王政而王者，不能不興問罪之師，亦未嘗不盡睦鄰之道，盡觀諸湯乎？」蓋其未征葛之先也，彼葛伯者，縱情淫佚，棄禮度而不修，怠怠蒸嘗，置先德而罔念，不道若此，似可爲仗義者之口實矣。然而湯也不忍加之以兵，而惟愛之以德，故使人問之，蓋務探其不祀之故，因啓其反本之深思也。及葛伯以祀事不舉，犧牲未備耳，夫葛亦國也，豈無犧牲？此固飾非委罪之詞。而湯也問之，必有爲之處矣。于是遺之以牛羊，捐已有而不吝，犧牲之供，庶其無所患乎？夫何葛也，牛羊之饋，引爲自奉之資；宗廟之祭，仍無舉行之志，其情若此，亦甘尋亡國者之覆轍矣。然而湯也不忍見其淪沒，猶尙冀其改圖，故又使人問之，復欲詰其不祀之由，因回其不泯之天理也。及葛伯以犧牲雖具，粢盛尤缺焉，夫葛一國也，豈無粢盛？是固得此望彼之意。而湯也處之，亦且不容已矣。于是率吾亳衆，往彼地而代耕，粢盛之給，庶其有所出乎！吁！命使而通體問之情，既見而勤周恤之典，湯誠無負于葛矣；而童子銜冤，葛自負于湯耳。湯之征葛，豈得已哉？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全章：

大賢舉先聖之心法，明道流之相承也。夫聖人身任斯道之寄，則其心自有不能逸矣。由禹以至周公，何莫非是心耶？孟子舉之曰：「道必有所託，而後行于世，聖人同其道也。然而天無二道，聖無二心，其憂勤惕勵一也。」堯舜尙矣，自堯舜而下得統者，有禹湯焉，有文武周公焉。禹則致嚴于危微之辨，而閑之也切；旨酒則惡之，善言則好之，蓋遏流禍于將然，而廣忠益以自輔也。湯則加謹于化理之

原而圖之也；至中道則務執之，賢才則廣收之，益建皇極以經世，而集衆思以熙績也。文之繼湯也，則以德業未易全，而其心常操夫不足，民安矣，猶若阢于危也；道盛矣，猶若阻于岸也；蓋必欲達于神化之域斯已矣。武之繼文也，則以治忽爲可畏，而其心常厚于自防，故慮深隱微而邇，弗敢泄也；明燭無疆而遠，弗敢忘也；蓋必欲密其周詳之念斯已矣。迨周公承其後，思欲兼三王以時措，舉四事以立法，故事有戾于時勢之殊，必精思以求其通，雖夜而不遑于寐，理有值夫變通之利，必果行以奏其效，待旦而不安于寢。夫思之至則其神合，行之勇則其化流，禹湯文武之傳，又在周公矣。卽是而知數聖人所生之時雖不同，而心則一也；心一故道同，三代之治所以盛與？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大賢引人心之妙，示當養也。甚矣！人之一心，神妙莫測也；苟不知所以養之，則其神牯矣，何以爲萬事之主乎？孟子曰：「吾謂人心係於所養，而有不容易養者，孔子言之矣。」何則？凡物之滯於迹者，則操之未必遽存，而舍之未必遽亡也。滋有一操舍之間，或得之於明覺之餘，而卓然其有主也；或失之於放逸之際，而茫然其無知也；其存亡之易，有如此者。凡物之拘於方者，則求之必有定時，而索之必有定向也。茲有一出入之間，倏出焉倏入焉，而不可以時測也；於彼乎於此乎，而不可以象求也；其出入之易，有如此者。若此者，反之吾身，何物爲然，惟心之謂耳。誠以四肢百骸，莫非形也；然具夫形，而不能以超夫形。喘息呼吸，莫非氣也；然屬夫氣，而不能以妙夫氣。惟心不離夫形，而主夫形，是以瞬息之頃，有存有亡，雖心亦不能自知也。所以貫通三才者，此耳。舍心之外，曾有若是其圓神者耶？不離乎

氣而乘夫氣；是以倏忽之間。有出有入，雖心亦不得自專也；所以神化萬物者，此耳。自心之外，會有若是其虛靈者耶？夫存亡莫測，則當操之，使其存而不亡可也；出入靡常，則當存之，使之內而不外可也。否則徒有是心，而心之神明已牾亡矣，可以爲心乎？此孔子意也。

□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大賢即見知聖道者，既乏其人；決聞知聖道者，必乏其人。蓋聖道有見知者于前，始有聞知者于後也；見者且無矣，孰從而聞之？孟子自任之意，若曰：「聖人之道，見而知者固難聞而知者，亦不易。」由孔子至于今，但百有餘歲耳。鄒魯之相去也，地甚近；我之去孔子也，時又遠。然而當今之世，求其稟明睿之奇資，口傳心授，親見知乎孔子之道，如禹皋在堯舜之世者，則既無其人矣；屈指斯民，何如其寥落耶？負剛健之峻德，耳提面命，親見知乎孔子之道，如伊虺在成湯之時者，亦既無其人矣；盼睨斯世，何如其寂寞耶？夫然，則五百餘歲之後，君子之澤既斬，聖人之道已微，求其資稟異常，不待口傳心授也，自然神會心得，而聞知孔子之道于異世之下，如成湯之于堯舜者，不啻鳳毛麟角，可逆料其必無矣。其所以抱斯文之正印者，誰歟？峻德超衆，不待耳提面命也，自然心領神解，而默悟孔子之道于百世之遙，如文王之于成湯者，不啻景星慶雲，可預卜其罕見矣。其所以衍吾道之宗派者，誰歟？吁！即見知之人，不出于今日，度聞法之人，必絕于後日；孟子自任之意，爲何深哉？

唐伯虎畫譜自序

世之談畫者，大都人物、山水、花木、鳥獸盡之矣。顧人物有神仙、士女之別，山水有遠近、淺深之別，花木有澹濃、榮瘁之別，鳥有翔集、鳴食之別，獸有毛骨、牝牡之別，以至運筆施彩，種種有訣，而三品、六法、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皆當究心焉者。予棄經生業，乃托之丹青自娛，因述舊聞，附以己見，名曰「畫譜」。有志於圖繪者，悉心披閱，而寄興寓情，更求諸筆墨之外，俾賞鑒者以神品目之，則進乎技矣。吳趨六如居士唐寅題。

唐伯虎畫譜 自序

唐伯虎畫譜目錄

卷一

畫源流
作楷模
圖書名意
畫訓

張彥遠
郭若虛
郭若虛
郭熙

畫意
畫題
畫格拾遺

郭熙
郭熙
郭熙

卷二

山水訣
山水賦
畫說
山水節要
畫訣

王維
荆浩
荆浩
荆浩
黃子久

六法三品
六要六長
三病
十二忌
書畫一法

謝赫
劉道醇
郭若虛
饒自然
饒自然

卷三

唐伯虎畫譜
目錄

畫龍輯議

寫像秘訣

采繪法

調合服飾器用顏色

合用顏色細色

襯絹色式

用筆

用墨

皴法

辨古今名畫優劣

古畫真迹難存

古畫用筆設色

名畫無對軸

董羽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士夫畫

無名人畫

沒骨畫

院畫

粉本

御府書畫

畫難題名

題跋畫

賞鑒

古畫絹色

古畫絹素

裝裱

裝裱定式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王思善

唐伯虎畫譜 卷一

吳門唐寅伯虎輯

敘畫源流

唐張彥遠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書，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已有此瑞。庖羲氏發於榮河中，典籍圖書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學之體，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漢末大司空甄豐校字體有六，其六曰「鳥書」，即幡信上作蟲鳥形也。顏光祿云：「圖鼓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故曰：「書畫異名而同體也。」（周禮保章氏掌六書，其六曰「象形」，亦蒼頡之遺意也。）泊乎有虞作繪，繪畫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也。」釋名曰：「畫，掛也，以彩色掛物象也。」故鐘鼎刻，則識魍魎而知神姦；旌章名，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傳既往之蹤。紀傳所以敘其事，不能載其形；賦頌所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

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尚願載君於唐堯，石勒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奕用心，自是名教樂地。

制作楷模

宋郭若虛

大率圖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貌衣冠，釋像則有善功方便之類，道流必具度世修真之範；帝王當崇龍鳳天日之表，外夷應有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氣；隱逸識高世肥遯之節，貴戚尚浮華侈靡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醜醜馳雄之狀；士女宜秀色嫵媚之姿，田家有醇朴野之真。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于書；衣紋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直者；勾綽縱掣，理無妄下，以狀高深卷摺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幹，屈節皺皮，紐裂多端，分敷萬狀，作怒龍蚪蟠之形，聳凌霄干日之態。山石多作磐頭，亦爲稜而要見幽遠而氣雄，嶸嶸而秀潤。畜獸須筋力精神，毛骨隱起，仍分牝牡飲齧動止之性。禽鳥須喙尾羽翰，文彩分明，仍別名類，棲鳴食之形。龍悟蜿蜒升降，魚知跳躍游泳。或云：「龍須析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蝦，鬚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山宜崒崒，水用湯湯。屋木折算無虧，取筆墨之勻壯深遠，不失繩墨；要顯晦之精神。花木有四時景候，陽向背在苞萼之後先。笋篠出數竿老嫩，雨雪風晴具葉枝之垂綽。逮諸園花野草，咸有生榮條達之性，融會貫通，闕一不可。」凡畫氣韻不乎游心，神彩生于用筆；意在筆先，筆意足，雖不

能盡夫賞閱之精，而工拙亦略可見。或有高人勝士，寄興寓情，常求諸筆墨之外，方爲得趣。

□ 圖畫名意：

宋郭若虛

古者祕畫珍圖，名隨意立，典範則有「春秋毛詩論語孝經爾雅等圖」，（上古之畫，多遺其姓）。其次後漢蔡邕有「講學圖」，梁張僧繇有「孔子問禮圖」，隋鄭法士有「明堂朝會圖」，唐閻立德有「封禪圖」，尹繼昭有「雪宮圖」，觀德則有「帝舜娥皇女英圖」，（亡名氏）隋展子虔有「大禹治水圖」，晉戴逵有「列女仁智圖」，宋陸探微有「勳賢圖」，忠鯁則隋楊契丹有「辛毘引裾圖」，唐閻立本有「陳元達鑠諫圖」，吳道子有「朱雲折檻圖」，高節則晉顧凱之有「祖二疏圖」，王廙有「木雁圖」，宋史藝有「屈原漁父圖」，南齊蘧伯珍有「巢由洗耳圖」，壯氣則魏曹髦有「卞莊刺虎圖」，宋宗炳有「獅子擊象圖」，張僧繇有「漢武射蛟圖」，寫景則晉明帝有「輕舟迅邁圖」，衛協有「穆天子宴瑤池圖」，史道碩有「金谷園圖」，顧凱之有「雪霽望五老峯圖」，靡麗則晉戴逵有「南朝貴戚圖」，宋袁倩有「丁貴人彈曲項琵琶圖」，唐周昉有「楊妃架雪衣女亂雙陸圖」，風俗則南齊毛惠遠有「剡中溪谷村墟圖」，陶景貞有「永嘉居邑圖」，隋楊契丹有「長安車馬人物圖」，唐韓滉有「堯民擊壤圖」，此雖不能盡述，但略載其爲可鑒戒者，當與六籍並傳云。

□ 畫訓：

宋郭熙

君子之所以愛夫山水者，其旨安在？邱園養素，所常處也；泉石嘯傲，所常樂也；漁樵隱逸，所常適也；援鶴飛鳴，所常觀也；麝鷁羶鎖，人情所常厭也；烟霞仙聖，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者也。直以太平盛日，君親之心兩隆，苟潔一身出處，節義斯係。豈仁人高蹈遠引，故爲離世絕俗之行？必與箕穎埒素黃綺同芳哉？白駒之詩，紫芝之詠，皆不得已而長往者也。然則林泉之志，烟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音，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輕心臨之，豈不蕪雜神觀，溷濁清風者云哉？

凡畫山水有體，鋪舒爲宏圖而無餘，消縮爲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山水大物也，鑒者須遠觀，方見一障山川之形勢氣象。若士女人物小景，即掌中几上，一覽便盡；此看畫之法也。

世之篤論，謂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可居者，畫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游可居之爲得。觀今山川，地占數里，可游可居之處，十無三四；而必取可游可居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謂佳處故也。故畫者當以此意造，而鑒者又當以此意窮之，此之謂不失其本意。

畫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人之有後之相也。非必論相，兼理當如此故也。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朝夕臨摩，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局于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攷，自成一派，然後爲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邱；關陝之士，惟摹范寬；一己之學，猶爲蹈

襲况齊魯。陝幅員數千里。豈能州州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爲病。正謂出於一律。人之耳目。厭常喜新。故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爲文。余以爲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此。况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勤則景不完。蓋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圓。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此可與明者道。難與俗人言。

郭熙嘗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一二十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豈非所謂惰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作。則萬事俱忘。及事汨志撓。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際。必明牕淨几。焚香左右。精妙筆墨。盥手滌硯。如見大賓。必神閒意定。然後爲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營之。又徹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重複複。終終始始。如交嚴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乎。所謂天下之事。不論大小。例須如此。而後有成。

學畫花者。以一株置深坑中。臨其上而瞰之。則花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因月夜照其影於素壁之上。則竹之真形出矣。學畫山水。何以異此。蓋如神游物象。身即煙霞。則意度自見。真山水之川谷。遠望之以取其深。近遊之以取其淺。真山水之巖石。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真山水

之雲氣，四時不同，春融怡，夏蓊鬱，秋疎薄，冬黯淡；畫見大象，不爲斬刻之形，則雲氣之態度活矣。真山水之煙嵐，四時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畫見六意而不爲刻畫之迹，則烟嵐之氣象正矣。真山水之風雨，遠望可得，而近者玩習，不能究錯綜起止之勢。真山水之陰晴，遠望可盡，而近者拘狹，不能得明晦隱見之迹。山之人物，以標道路，山之樓觀，以標勝槩；山之林木映蔽，以分遠近；山之谿谷斷續，以分深淺；水之津渡橋梁，以足人事；水之漁艇釣竿，以足人意。大山堂堂，爲衆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林壑，爲遠近大小，而宗主之；其象若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卻之勢。長松亭亭，爲衆木之表，所以分布以次，藤蘿草木，爲振挈依附，而師帥之；其勢若君子軒然得時，而衆小人爲之役使，無憑陵愁挫之態。山近看如此，遠看如此，百數十里看又如此，每遠每異，所謂山形步步移也。山正面如此，背面如此，側面又如此，每看每異，所謂山形面面看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形狀，可得而悉乎？山春夏看如此，秋冬看如此，所謂四時之景不同也。山朝暮看如此，陰晴看如此，所謂朝暮陰晴之變不同也。如此是一山而兼數十百山之意態，可得而究乎？春山烟雲聯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鬱塞，人寂寂；看此畫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畫之景外意也。見青烟白道而思行，見平川落照而思望，見幽人山閣而思居，見巖扃泉石而思遊；看此畫令人起此心，如將真即其處，此畫之意外妙也。

東南之山多秀異，天地非爲東南私也；東南之地極下，水潦之所歸，以漱濯開露之所出，故其地薄而水淺。山多奇峯峭壁，斗出霄漢之外，瀑布千丈，飛落雲霞之表，非不如華山垂溜之千丈也。如華山者，鮮爾。縱有渾厚者，亦多出地上，而非出地中也。

西北之山多渾厚，天地非爲西北偏也；西北之地極高，水源之所出，以岡隴臃腫之所埋，故其地厚而水深。山多堆阜盤礴，連延不斷於千里之外，介邱有頂，迤邐拔萃于四達之野，非不如嵩山少室之峭拔也。如嵩少者，鮮爾縱有峭拔者，亦多出地中，而非出地上也。

嵩山多好溪，華山多好峯，衡山多好別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峯，天台武夷廬霍鴈蕩岷峨巫峽天壇王屋林慮武當，皆天下名山巨鎮，天地寶藏所生，仙聖窟宅所隱，奇崛神秀，莫可窮極。而欲奪其造化，則莫神于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游飽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此懷素夜聞嘉陵江水聲，而草聖益佳；張顛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筆勢益俊者也。今之執筆者，所養之不擴充，所覽之不淳熟，所經之不衆多，所取之不精粹，而得紙拂壁，水墨遽下，不知何以掇景於煙霞之表，發興於溪山之巔哉？後生悶悟，其病可數。何謂所養之不擴充？近者畫手有仁者樂山圖，作一叟支頤於峯畔；智者樂水圖，作一叟側耳於巖前。此不擴充之病也。蓋仁者樂山，宜如白樂天草堂圖，山居之意裕足也；智者樂水，宜如王摩詰輞川圖，水中之樂饒給也。仁智所樂，豈一夫之形狀可見之哉？何謂所覽之不淳熟？近世畫手畫峯，則不過三峯五峯，水則不過三波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蓋畫山高者下者大者小者，脊脉向背，巔頂朝揖，其體渾然相應，則山之美意足矣。畫水齊者汨者，卷而飛激者，引而舒長者，其狀宛然自足，則水之態富贍矣。何謂所經之不衆多？近世畫手生吳越者，寫東南之聳瘦，居咸秦者，貌關隴之壯浪，學范寬者，乏營邱之秀媚；師王維者，缺關仝之風骨。凡此之類，各在所經之不衆多也。何謂所取之不精粹？千里之山，不能盡奇；百里之水，豈能盡秀？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泰山占齊魯，而勝絕者龍巖。一槩畫之，版圖何異？凡如之類，各

在所取之不精粹也。故專於陂陀失之麤，專於幽閑失之碎；專於人物失之俗，專於樓觀失之冗；專於石則骨露，專於多則肉多。筆迹不渾成，謂之疎疎則無真意，墨色不滋潤，謂之枯枯則無生意。水不潺湲，謂之死水；雲不自在，謂之凍雲。山無明晦，謂之無日影；山無隱見，謂之無煙靄。今山日到處明，日不到處晦。山因日影之常形也，明晦不分焉，故曰「無日影」。今山煙靄到處隱，煙靄不到處見。山因煙靄之常態也，隱見不分焉，故曰「無煙靄」。

山大物也，其形欲聳拔，欲偃蹇，欲軒豁，欲箕鋸，欲盤礴，欲渾厚，欲雄豪，欲精神，欲嚴重，欲顧盼，欲朝揖，欲上有蓋，欲下有乘，欲前有據，欲後有倚，欲下瞰而若臨觀，欲上游而若指麾。此山之大體也。水活物也，其形欲靜深，欲柔滑，欲汪洋，欲迴環，欲肥膩，欲噴礴，欲激射，欲多泉，欲遠流，欲瀑布，插入天，欲濺撲入地，欲漁釣怡怡，欲草木欣欣，挾烟雲而秀媚，聯溪谷而光輝。此水之活體也。山以水爲血脉，以草木爲毛髮，以烟雲爲神彩，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煙雲而秀媚。水以山爲面，以亭榭爲眉目，以漁釣爲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釣而擴落。此山水之布置也。

山無烟雲，如春無花草；無雲則不秀，無水則不媚；無道路則不活，無林木則不生。

山有高有下，高者血脉在下，其肩股開張，基脚壯厚，巖岫岡巒，勢相培養，勾連映帶不絕。此高山也；故如是高山，謂之不孤，謂之不仆。下者血脉在上，其巔半落，頂領相攀，根基龐大，堆阜擁腫，直下深插，莫測其端。此淺山也；故如是淺山，謂之不薄，謂之不泄。高山而孤體幹，有仆之理；淺山而薄神氣，有泄之理。此山水之體裁也。

石者，天地之骨也，貴堅深而不淺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貴周流而不凝滯。

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後，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無深遠則淺，無平遠則近，無高遠則下。高遠之色清明，深遠之色重晦，平遠之色有明有晦。高遠之勢突兀，深遠之意重疊，平遠之意冲融而縹緲。其人物之在三遠也，高遠者明瞭，深遠者細碎，平遠者冲澹；明瞭者不短，細碎者不長，冲澹者不大。此三遠也。

山有三大，山大於木，木大於人，山不百數十如木之大，則山不大；木不百數十如人之大，則木不大。木之所以比夫人者，先自其葉，而人之所以比夫木者，先自其頭。木葉若干，可以敵人之頭，人身若干，可以方比於木，則人之大小，木之大小，山之大小，自此而皆中程度。此三大也。

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烟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揜映斷其派，則遠矣。山因藏其腰，則高山不藏腰，不惟不高，且無秀拔，兼何異確嘴之形？水因斷其灣，則遠水不斷灣，不惟不遠，且無盤折，兼何異蚯蚓之似？

正而溪山盤折，委曲鋪設其景，而來不厭其詳，所以足人目之近尋。傍邊平遠嶠嶺，重疊鈎連縹緲，而去不厭其遠，所以極人目之曠望。

遠山無皴，遠水無波，遠人無目，非無也，如無爾。

畫意

宋郭熙

世人止知落筆作畫，卻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謂「畫史解衣盤礴」，此真得畫家之法；須養得胸

中寬快，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之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晉顧愷之必構層樓以爲畫所，此真古之達士；不然，則志氣鬱澀，局在一曲，如何得寫貌物情，摠發人思哉？如工人斲琴，得嶧陽孤桐，巧手妙意，洞然于中，則樸材在地，枝葉未披，而雷氏成琴，已曉然在目。其意煩體悖，拙魯悶嘿之人，見鉛鑿利刀，不知下手之處，焉得焦尾玉磬，揚音於清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士多談此言，吾人所師。

古今佳什，有道盡人腹中之事，裝出人目前之景，不因靜居燕坐，明窗淨几，一炷爐香，萬應消沈，則幽情真趣，豈易品藻？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應，方始縱橫中度，左右逢原，世人將率意觸情，豈草草便得？因記古人清篇秀句，有發於佳思者，則雖一聯半語，錄之亦可備觀，則古今名筆情思過半矣。如「女兒山頭春雪消，路傍山杏發柔條；心期欲去知何日？惆悵回車下野橋。」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遶籬野菜飛黃蝶。」南遊兄弟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盡日沈山。」釣罷孤舟繫葦梢，酒開新甕鮓開包；自從江浙爲漁父，二十餘年手不交。」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渡水蹇驢雙耳直，避風羸僕一肩高。」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六月杖藜來石路，午陰多處聽潺潺。」數聲離岸櫓，幾點別洲山。」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犬眠花影地，牛牧雨聲坡。」密竹滴殘雨，高峯留夕陽。」天遙來雁小，江闊去帆孤。」雪意未成雲著地，秋聲不斷鴈連天。」相看臨遠水，獨自坐孤舟。」谿雲初起日沈闌，山雨欲來風滿樓。」一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沙岸江村近，松門山寺深。」疎簾看雪捲。」野寺山邊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雪埋寒樹

短雲壓夜城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亂山藏古寺。」「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畫之爲用大矣，盈天地間萬物纖悉，含毫運思，能曲盡其態者，止一法耳。一者何？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郭若虛深鄙衆工，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而不能傳其神也。故畫法氣韻生動爲第一，良有以哉。

畫題：

世說所載：「戴安道就范宣之讀書，安道學畫，宣以爲無用而不喜；安道迺取南都賦，爲宣畫賦內前代衣冠官室，人物鳥獸，草木山川，莫不畢具，而一一有所證據徵攷，宣始躍然曰：『畫之爲有益如是。』」然後重畫。然則自古帝王名公鉅儒，相襲而畫，皆有所爲而作也。如成都周公禮殿，有晉州刺史張牧畫三皇五帝三代至漢以來君臣賢聖人物，粲然滿殿，令人識萬古禮樂，故王右軍恨不克見，而逮今爲寶；相世之俗工下隸，矜眩細巧，又豈知古人於畫事別有意旨哉？郭熙爲試官，嘗出堯民擊壤題其間，人物卻作今人巾幘，此不學之弊，不知古人作畫之大意也。

作畫先命題爲上品，胸次寬闊，自然合古人意趣，無題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各有初終曉暮，品以物色，便當分解，況其間各有趣哉？其他不消拘四時，而經史諸子中故事，又各從時所宜者爲，可如春有「早春曉景」，「早春晚景」，「早春雲景」，「早春雨景」，「早春殘雪」，「早春雨霽」，「早春雪霽」，「早春烟雨」，「早春寒雲」，「早春煙靄」，「春雲欲雨」，「春風春雨」，「斜風細雨」，「春山明麗」，「滿溪春溜」，「春雲出谷」，「春雲白鶴」，（非謂如白鶴形也，謂如飛鶴之

翻摺耳。皆春題也。夏有：「夏山晴霽」、「夏山風雨」、「夏山雨霽」、「夏山早行」、「夏山林館」、「夏山林木怪石」、「夏山平遠」、「夏山松石平遠」、「夏山雨過」、「夏雨山行」、「濃雲欲雨」、「驟風急雨」、「夏山雨罷雲歸」、「夏山谿谷濺瀑」、「夏山烟曉」、「夏山烟晚」、「夏日山居」、「夏雲多奇峯」。皆夏題也。秋有：「初秋雨過」、「平遠秋霽」、「秋山雨霽」、「秋風雨霽」、「秋雲下隴」、「秋烟出谷」、「秋風欲雨」（又曰西風欲雨）、「秋風細雨」、「西風驟雨」、「秋晚烟嵐」、「秋山晚意」、「秋山晚照」、「秋晚平遠」、「遠水澄秋」、「疏林秋晚」、「秋景林石」、「秋景松石」。皆秋題也。冬有：「寒雲欲雪」、「冬陰密雪」、「冬陰霰雪」、「朔風飄雪」、「山澗小雪」、「迴谿遠雪」、「雪後山家」、「雪中漁舍」、「簾舟沽酒」、「踏雪遠沽」、「雪谿平遠」、「風雪平遠」、「絕澗松雪」、「松軒醉雪」、「水榭吟風」。皆冬題也。曉有：「春曉」、「秋曉」、「晴曉」、「雪曉」、「烟嵐」、「春鷲」、「朝陽」。皆曉題也。晚有：「春山晚照」、「雨過殘雪」、「晚山殘照」、「疎林晚照」、「平川返照」、「遠水晚晴」、「暮山烟霽」、「僧歸谿寺」、「客到酒家」。皆晚題也。松有：「雙松」、「三松」、「五松」、「六松」、「喬松」、「一望松」。皆祝壽用。郭熙嘗作連山一望松，爲文潞公壽，以二尺餘小絹作一老人倚杖巖前一大松下，自此後作無數松，大小相亞，轉嶺下澗，幾千百松，一望不斷，平昔未嘗如此布置，取公子孫連縣公相之義。此外有所謂「青松」、「春松」、「長松」，皆隨題賦景，非可以執一論也。木有：「怪木」、「古木」、「老木」、「垂岸怪木」、「垂崖古木」。石有：「怪石」、「松石」。怪石兼雲松者也。「林石」、「林木兼之」、「秋江怪石」。怪石之在江岸者，蓼花蘼葭之屬，亦可作一二遠近映

帶。」「松石平遠。」（此小景也，作平遠于松石旁，松石要大，平遠要小。）」松石濺瀑。」（作濺瀑於松石邊，松石要凝重，濺瀑要飛動，亦小景也，當以大素分別淺深高下。）」雲有「雲橫谷口」、「雲出巖間」、「白雲出岫」、「輕雲下嶺。」烟有「烟橫谷口」、「烟生亂山」、「暮靄平林」、「輕烟引素」、「春山烟嵐」、「秋山烟靄。」水有「回溪濺撲」、「雲嶺飛泉」、「雨中瀑布」、「雪中瀑布」、「烟溪瀑布」、「遠水鳴榔」、「雪溪釣艇。」雜有「水村漁舍」、「憑高觀耨」、「平沙落鴈」、「溪橋酒家」、「橋釣樵蘇」皆雜題也。

畫格拾遺

宋郭熙

早春曉煙，驕陽初蒸，晨光欲動，晴山如翠，曉煙交碧，乍合乍離，或聚或散，變態不定，飄飄繚繞於叢林溪谷之間，曾莫知其涯際也。

風雨水石，猛風驟發，大雨斜傾，瀑布飛空，奔湍射石，噴珠濺互，交相濺亂，不知其源流之來近遠也。

古木平遠，層巒羣立，怪木斜欹，影浸寒流，根蟠崖岸，輪囷萬狀，不可得而名也。

「烟生亂山」平遠亂山，如幾百里烟嵐，聯綿亂山，巖巒矮林，小寺閉見掩映，看之令人意興無窮，亦人之所俊。人家佛廟，津渡橋約，縷分脉剖，佳思麗景，不可殫述，惟略於濃嵐積翠之間，以朱色而淺深之，自大山腰橫抹以旁達於向後，平遠林莽烟雲縹緲，一帶之土，朱綠相異色而輕重隱沒相得，畫出山中一番曉意，可謂奇作。

「西山走馬」其山作秋意，於深山中數人驟馬出谷口，內一人墜馬，人馬不大，而人氣如生，諡躁進者如此；自此而下，乃一長板橋，有皂幘數人，乘款段而來，喻恬退者如此。又於峭壁之隈，青林之蔭，半出一野艇，艇中蓬庵，庵中酒榼書帙，庵前一人，露頂坦腹啜茗，仰看白雲，俯聽流水，冥搜遐想之興，舟側一夫理楫，斯則又高矣。

唐伯虎畫譜卷二

吳門唐寅伯虎輯

山水訣

唐王維

夫畫道之中，水墨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咫尺之圖，寫千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然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筆下。先立主賓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擺布高低。筆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碎綽絮繁，則失神。發樹枝左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布栽插，勢使相假。上下雲烟，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左右林麓，鋪陳不可太繁，繁則迫塞。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岐，莫作連綿之道。主山最宜高聳，客山須要奔趨。山須高峻，無使傾危；水須深遠，勿教窮涸。路要曲折，山要高低。孤城置之遠墟，邊市依於山脚。雪天不用雲烟，雨裏無多遠近。山舍仍居隘窄，漁翁要在平灘。朝晴晃朗，暮雨昏陰。舍屋不在多間，漁釣有時而作。藤蔓依纏古木，窠叢簇劄山頭。高山雲鎖其腰，長嶺雲翳其脚。遠水縈紆而來，還用雲烟以斷其派。怪石巉岩而立，仍須土阜以培其根。石頭圓混，鋒芒八面稜層；木要交叉，挺幹四時枯茂。迅風拔木，暴雨崩崖。淺流則岸畔平灘，深澗則陡崖直下。聳陂之士，必要高低；則地淺烟林之木，亦宜疎密；則絮繁重，岩切忌頭齊。羣峯布宜高下，孤峯遠設，野水遙施。路道時隱時顯，橋梁或有或無。遠怕陰濃，近嫌重濁。巖崖怪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也宜少作。遙烟遠曙，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續防他版刻。山原峻險，依稀樵徑，猶存崖

岸漁舟，隱約雲林深暗。平川山遠，參差皴染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還多顛撲。布兩路有明有晦，起雙峯陟高陟低，霧薄雲爽欲晴，烟靄朦朧欲雨。喬木聳直，蟠屈者一株兩株；亂石礧堆，奇恠者三塊兩塊。點樹葉稀疎間密，皴石脉以重分輕。回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著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垂瀑，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行人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著漁人之釣艇，低也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恠木；峭壁巉巖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鉤鎖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可安其處。平地樓臺，偏宜高樹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松襯樓閣。遠景煙籠，深巖雲鎖。酒旗當路高懸，客帆遇風低挂。近樹惟宜拔迸，遠山須要低排。亭庵不在常施，樓觀仍須間作。人物轉換多般，野舍猶防相似。氣象則春山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疎冬樹槎牙妥帖。樹根栽插，龍爪宛若抓拏；石布稜嶒，根脚還須帶土。之字水不過三轉，灘瀑水不過兩重。侵天一道飛泉，湧瀑多湍；徹底翻濤，巨浪淺瀨平流。煙波茫茫，雲江浩浩。山無獨木，石不孤單。林烟一帶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扶疎平野，矮窠密布山頭。孤烟遠似水邊，薄靄驟依岩脚。野橋寂寞，遙通竹塢人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春水綠而瀲灩，夏澤漲而瀾漫；秋澄盡而澄清，寒泉涸而凝泚。新窠肥滑，岸石須要皴蒼；古樹槎牙，景物兼還秀媚。分清分濁，庶幾輕重相兼；淳重淳輕，病在偏枯損體。山高水小，千岩萬壑，要低昂聚散之不同；疊巘層巒，但起伏崢嶸而各異。不迷顛倒，回還自然；遊戲三昧，心潛歲月之久，自能探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學者還從規矩。

山水賦：一作唐王維山水論

五代荆浩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其法也。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遠山無峻，高與雲齊；遠水無波，隱隱似有此其式也。山腰雲塞，石壁泉寒，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分兩岐，樹看頂額，水看岸基，此其訣也。凡畫山水，尖峻（一作峭拔）者，峯平夷者，嶺峭壁者，厓有穴者，岫圖形者，巒懸石者，巖兩山夾水者，澗夾路者，壑水注川者，溪泉通川者，谷路下平土者，坡似土而高者，阪（一作極目而平者，陂）若能辨別乎此，則知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定衆峯之揖拱，列羣岫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要迴抱，水要縈迴，茂林古寺，樓觀可安，斷岸頽堤，小橋宜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岸絕處古渡，山絕處荒村，水闊處征帆，林密處店舍，懸崖古木，根露而藤纏，臨流怪石，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則疎平，近則森密，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似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修長而勁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林慘淡以蕭森。凡畫山水，須按四時：春景則霧鎖煙橫，樹林隱隱，山色堆青，遠水拖藍，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蕪平阪（一作綠水平波），倚雲瀑布，近水幽亭，秋景則水天一色，霞鷺齊飛（一作簇簇疎林），鴈橫烟塞，蘆渚沙汀，冬景則即地爲雪，水淺沙平，凍雲匝地，酒旗孤村，漁舟倚岸，樵者負薪，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簑衣，有風無雨，枝葉斜披，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薄靄依稀，山光淺翠，網晒斜暉，曉景則千山（一作門）欲曙，輕霧霏霏，朦朧殘月，氣象熹微，暮景則山銜落日，犬吠疎籬，僧投遠寺，帆卸江湄，行人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古渡（古一作晚），或荒塚斷碑，或洞庭春色，或瀟湘霧迷，如此之類，謂之畫題，筆法布置，更在臨時，山形不得重犯，樹頭不得整齊，樹藉山以爲骨，山藉樹以爲衣，樹不可繁，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

要顯樹之光輝。若能留意於此，傾心會於元微。

意懶石不硬，心怯水不堅。筆尖樹不老，墨濃雲不輕。

畫說

五代荆浩

靈臺記，整精緻。朝洗筆，暮出顏。勤渲硯，習描戳。學梳渲，謹點畫。烘天青，潑地綠。上疊竹，賀松熟。長寫梅，人蘭蒲。滿菊勻，鎚絹冬。膠水夏，膠漆將。無項女，無肩佛。秀麗淡，仙賢神。雄偉美人長，宮樣妝。坐看五，立量七。若要笑，眉灣嘴撓。若要哭，眉鎖蹙。氣努狠，眼張拱。愁的龍，現升降。嘯的鳳，意騰翔。哭的獅，跳舞戲。龍的甲，却無數。虎尾點，十三斑。人徘徊，山賓主。樹參差，水曲折。虎威勢，禽噪宿。花馥郁，蟲捕捉。馬嘶嘶，牛行臥。藤點做，草畫率。紅間黃，秋葉墮。紅間綠，花簇簇。青間紫，不如死。粉籠黃，勝增光。千思忖，不如見。色施名物件便。

山水節要

荆浩

夫山水，迺畫家十三科之首也。有山巒柯木，水石雲烟，泉崖溪岸之類，皆天地自然造化。勢有形態，有骨格，亦無定質。所以學者，初入艱難，必要先知體用之理，方有規矩。其體者，迺描寫形勢骨格之法也。運於胸次，意在筆先。遠則取其勢，近則取其質。山立賓主，水注往來。布山形，取巒向。分石脉，置路灣。模樹柯，安坡脚。山知曲折，巒要崔巍。石分三面，路看兩岐。溪澗隱顯，曲岸高低。山頭不得重犯，樹頭切莫兩齊。在乎落筆之際，務要不失形勢，方可進階。此畫體之訣也。其用者，乃明筆墨虛皴之法。筆使

巧拙，墨用重輕；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凡描枝柯、葦草、樓閣、舟車之類，運筆使巧；山石坡崖、蒼林老樹，運筆宜拙，雖巧不離乎形。固拙亦存乎質；遠則宜輕，近則宜重。濃墨莫可復用，淡墨必教重提。悟理者不在多言，學者要從規矩。又古有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山無皴，遠水無痕，遠林無葉，遠樹無枝，遠人無目，遠閣無基。雖然，定法不可膠柱鼓瑟，要在量山察樹，付馬度人，可謂不盡之法。學者宜熟味之。

畫訣

元黃子久

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天地？謂一幅半尺之上，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見世之初學，據已下筆，率爾立意，觸情塗抹滿幅，看見填之人目已令人意不快，那得取賞於瀟灑見情於高大哉？（此條一作宋郭熙）

皮袋中置描筆，或於好景處見事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是也。

山水先理會大山爲主峯，主峯已定，方作以次；近者大者，遠者小者，以其一境主之於此。故曰：「主峯如君臣上下也。」（此條一作宋郭熙畫訣）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揖遜，萬樹相從，如大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勢，此寫真山之形也。

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脈，要取活流。

林木先理會一大松，名爲宗老；宗老已定，以次方作雜窠小卉，女羅碎石，以具一山之表。故曰：「宗老如君子小人也。」

山有戴土山，戴石山。土山戴石，林木瘦聳；石山戴土，林木肥茂。木有在山，木有在水。在山者，土厚之處，有千尺之松，在水者，土薄之處，有數寸之蘗。水有流水，石有盤石，水有瀑布，石有怪石，瀑布練飛於林表，怪石虎蹲於路隅。

大松大石，必畫於大岸大坡之上，不可作於淺灘平渚之邊。（以上三條，一作宋郭熙。）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

雨有「欲雨」、「大雨」、「雨霽」、「雪有「欲雪」、「大雪」、「雪霽」、「風有「急風」、「大風」；雲有「輕雲」、「歸雲」；大風有吹沙走石之勢，輕雲有薄羅引素之容。

店舍依溪，不依水衝；依溪以近水，不依水衝以爲害；或有依水衝者，必水之無害也。村落依陸，不依山；依陸以便耕，不依山以爲耕遠；或有依山者，必山有可耕之處也。（以上二條，一作宋郭熙。）

山坡中置屋舍，水中置小艇，從此有生氣。

山下有潭淵之瀨，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山水中惟水口最難畫。

樹要有身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分中各要有發生，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須有仰枝，大槩要填空，小大偃仰疎密向背濃淡各要得中，不可少有相犯；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

現

石無十步裏，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

畫一樹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土人家風，纔多便入畫工之流。

畫當得天趣爲妙，先求一敗壞，張絹素倚牆上，朝夕諦觀，既久，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心存目想，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於陵谷溪澗，或顯或晦，隨意命筆，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此條一作宋宋迪畫訣）

六法三品

南齊謝赫

畫有六法三品：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也。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謂之「能品」。

六要六長

宋劉道醇

畫之訣，在乎明六要，而審六長。所謂六要者：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捨短六也。所謂六長者：麤鹵求筆一也，僻澀求才二也，細巧求力三也，

狂恠求理四也，無墨求染五也，平畫求長六也。既明六要，又審六長，自然至於知悟。

三病：

宋郭若虛

畫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凝，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渾。刻者，用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礙，不能流暢。未窮三病，徒舉一隅；畫者鮮克用心，觀者當煩拭眦。

十二忌：

宋饒自然

畫有十二忌：一曰「布量迫塞」。凡畫山水，必先置絹素於明淨之室，伺神閒意定，然後入思，小幅巨軸，隨意經營。若障過數幅，壁過十丈，先以竹竿引炭朽布，山谿樹石，樓閣人物，大小高低，一一位置；然後立於數十步之外，詳審諦觀，自見其可，却將淡墨約定，謂之「小落筆」；然後肆志揮灑，無不得宜。宋元君所謂「盤礴睥睨，意在筆先」之謂也。亦須上下空闊，四傍疎通，庶幾瀟灑，若充塞滿腹，便不風致。此第一事也。二曰「遠近不分」。作山水先要分遠近，使高低大小得宜。古人雖云「丈山尺樹，寸馬豆人」，此特約略耳。若拘此說，假如一尺之山，當作幾大人物，爲是；蓋近則坡石樹木當大，屋宇人物稱之；遠則峯巒樹木當小，屋宇人物稱之。極遠不可作人物，墨則遠淡近濃，逾遠逾淡，不易之論也。三曰「山無氣脈」。畫山於一幅之中，先作一山爲主，卻從主山分布起伏，餘山皆氣脈連接，形勢映帶，如山頂層疊，下必有數重脚，方盤得住。凡多山頂而無脚者，大謬也。此全景之大義也。若

夫透角，不在此限。四曰「水無源流。」泉必於山峽中流出，頂上有山數重，則其源高遠；平溪小澗，必見水口，寒灘淺瀨，必見跳波，乃活水也。間有畫一摺山，便畫一派泉，如架上懸巾，絕爲可笑。五曰「境無夷險。」古人布境不一，有峯嶺者，有平遠者，有縈迴者，有空闊者，有層疊者，或多林木亭館，或多人物船舫，每遇一圖，必立一意。若大障巨軸，悉當如之。六曰「路無出入。」山水貫出遠近，全在徑路分明，或林下透見，而水末復出，或巨石遮斷，而琳瑯半露，或隱坡隴以人物點之，或近屋宇以竹木藏之，庶幾有不盡之景。七曰「石止一面。」各家畫石皴法不一，當各隨所學一家爲法，須要有頂有脚，分稜面爲佳。八曰「樹少四枝。」前代畫樹有法，大槩生崖壁者多纏錯，生坡隴者多高直，干霄多頂，近水多根，枝幹不可分左右，須當間作正背，葉有單筆雙筆，更分榮悴，乃按四時。九曰「人物偃僂。」山水人物，各有家數，描畫者眉目分明，點鑿者筆力蒼古，必皆衣冠軒昂，意態閒雅，古人所作可法。切不可行者，望者，負荷者，鞭策者，一例作偃僂之狀，則僞甚矣。此狂縱之習，可不慎歟？十曰「樓閣錯雜。」界劃雖末科，然重樓疊閣，方寸之間，而向背分明，檐榱拱接，而不離乎繩墨，此爲最難。或論江村山隴，間作屋宇者，可隨處立向，雖不用尺，其制一以界劃之法爲之。十一曰「滄淡失宜。」下墨不論水墨，設色金碧，即以墨瀋滄淡，須要淺深得宜，如晴景空明，雨夜昏蒙，雪景稍明，不可與雨霧烟嵐相似；青山白雲，止當於夏秋之景爲之。十二曰「點染無法。」謂設色金碧，各有重輕，輕者山用螺青，樹石用合綠，染爲人物，不用粉襯，重者山用石青綠，并綴樹石爲人物，用粉襯金碧，則下筆之時，其石便帶皴法，當留白面，卻以螺青合綠染之，後再加以石青綠，逐摺染之，間有用石青綠皴者，樹葉多夾筆，則以合綠染，再以石青綠，金泥則當於石脚沙嘴霞彩用之，此一家只宜朝暮及時景，乃照耀陸離而明。

陸如此也。人物樓閣，雖用粉靚，亦須清淡；除紅葉外，不可妄用朱金丹青之屬，方是家數。如唐李將軍父子，宋董源王晉卿趙大年諸家可法。

書畫一法

宋饒白然

古人云：「畫無筆跡，如書家之藏鋒。」元趙孟頫自題已畫云：「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應須八法通。」王絨亦云：「畫竹之法，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所謂書畫一法，信乎。

唐伯虎畫譜卷三

吳門唐寅伯虎輯

畫龍輯議

宋董羽

畫龍者，得神氣之道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致？所以上飛於天，晦隔層雲；下潛於淵，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古今畫圖者，角難推其形，貌其狀，乃分三停九似而已。自首至項，自項至腹，自腹至尾，三停也。九似者，頭似牛，嘴似驢，眼似蝦，角似鹿，耳似象，鱗似魚，鬚似人，腹似蛇，足似鳳，是名爲九似也。雌雄有別，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突突。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鬚圓鱗薄，尾壯於腹。龍開口者易爲巧，合口者難爲功，但要揮毫落墨，隨筆而生，筋骨精神，佇出爲佳。貴乎血目生威，朱鬚激發，鱗介藏煙，鬚鬣肘毛，爪牙嚙伏，其雨露踴躍騰空，點其目而飛去，若張僧繇葉公則其人也。

寫秘像訣

元王思善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名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論之間，本真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於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霏定，逐旋積起，先商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

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怪哉！吁！吾不可奈何矣？

采繪法

元王思善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胭脂不用胭脂，則入三朱紅者，或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胭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以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胭脂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略放起。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微起有褶，便笑。口唇上胭脂蘸。鼻色紅胭脂微抹。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髯色黑者，依髯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子渲。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用。手指甲先用胭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胭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先襯背後。

調合服飾器用顏色

元王思善

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紅，用銀朱胭脂合。肉紅，用粉爲主，入胭脂合。柏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墨綠，用漆綠入螺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綠。鴨綠，用枝條綠入高漆合。月下白，用粉入京墨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磚褐，用粉入煙合。荊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黃，胭脂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胭脂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爲主，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葱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三綠入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駝色，用粉漆綠標，墨入少土黃合。璵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入胭脂粉合。鴉青，用蘇青，靛螺青罩。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絨，用粉螺青墨入檀子合。璵綾，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氈，用粉土黃合。牙笏，用粉一點，土黃粉凝。皂鞣，用煙黑標。柘木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胭脂合。其餘一一不能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合用顏色細色：

元王思善

「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酒綠。」「漆綠。」「黃丹。」「三硃。」「土硃。」「銀硃。」「枝紅。」「紫花。」「藤黃。」「槐花。」「削粉。」「石榴顆。」「綿胭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胭脂合。

■ 襯絹色式

元王思善

大紅畫丹或二朱。大綠三綠或淡綠粉。白韶粉土粉合。大青螺青粉或靛花青粉。嫩鵝黃槐花淡粉。老黃淡土黃粉。三青淡青粉。二綠淡綠粉。桃紅淡脂粉。紫淡青粉。

■ 用筆

元王思善

使筆不可反爲筆使，用墨不可反爲墨用。筆墨人之淺近事，二者且不知所以操縱，又焉得臻於絕妙哉！此亦非難，近取諸書法正類，此故說者謂王右軍喜鵝，意在取其轉腕，如人之執筆轉腕以結字，此正與論畫用筆同。世之善書者多善畫，由其轉腕用筆之不滯也。（此條一作宋郭熙畫訣）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調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水樹石皆用此。（此條一作元黃公望寫山水訣）

元王思善

硯用石，用瓦，用盆，用甕片；墨用精墨而已，不必用東川與西山；筆用尖者，圓者，麤者，細者，如針者，如刷者。運墨有時而用淡墨，用濃墨，用焦墨，用宿墨，用退墨，用廚中埃墨，有時而取青黛雜墨，墨水不一而足，則不一而得。用淡墨六七加而成深，雖在生紙，墨色亦滋潤而不枯燥。李成惜墨如金是也。用濃墨焦墨，欲特取其限界，非濃與焦則松稜石角不瞭然。然後用青墨水重疊過之，即墨色分明。常如霧露中出也。淡墨重疊旋而取之，謂之幹淡；以銳筆橫臥，卷而取之，謂之皴擦；以水墨再三而淋之，謂之渲；以水墨滾同而澤之，謂之刷；以筆頭直往而指之，謂之拌；以筆頭特下而指之，謂之擢；以筆端而注之，謂之點；點施於人物，亦施於木葉，以筆引而去之，謂之畫；畫施於樓閣，亦施於松針。雪色用濃淡墨，故作墨之色，不一而足，亦不一而得。

染煙色就縑素本色縈拂，以淡水而痕之，不可見筆墨迹。風色用黃土，或埃墨而得之；土色用淡墨，埃墨而得之；石色用青黛和墨，而淺深取之；瀑布用縑素本色，但焦墨作其傍以得之。（以上二條一作宋郭熙畫訣）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者爲上。

畫石之妙，用藤黃水浸入墨筆，自然色潤不可多，多則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畫樹色甚潤，好看。

溪妝容易入眼，便墨士氣。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礬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冬景借地爲雪，薄粉暈山頭。（以上四條一作元黃公望山水訣）

水色春綠夏碧，秋青冬黑；天色春旻夏蒼，秋淨冬黯。畫之處所，須冬煥夏涼，宏堂邃室。畫之志思，須百慮不干，神盤意豁。杜詩所謂「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迫促，王宰始肯留真迹。」斯言得之。（此條一作宋郭熙）

皴法：一作元黃公望

元王思善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畫山石有：「披麻皴」、「亂麻皴」、「亂雲皴」、「斧鑿痕皴」、「亂柴皴」、「芝蔴皴」、「雨點皴」、「骷髏皴」、「鬼皮皴」、「彈渦皴」。有濃皴、澀墨、礬頭、稜面。用筆有老潤者，有帖潔者。描人物有：「鐵線筆」、「蘭花筆」（一作葉）、「游絲筆」、「戰筆」，亦各師一家，但調暢勁健爲妙也。

畫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墨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着色，不離乎此，着色要重。畫源小山石，謂之礬頭，聚上有雲氣，坡脚下多碎石，乃金陵山景。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有淡墨破。

辨古今名畫優劣：一作宋郭若虛

元王思善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晉顧愷之、宋陸探微、梁張僧繇、唐吳道子，閣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唐張萱、周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不能到，故曰「近不及古」。至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

徐熙黃筌居宋（筌之子）之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畫古真迹難存

元王思善

董源李成，皆宋人也，所畫猶稀如麟鳳；況晉唐名賢真迹，其可得見之哉？嘗考其故，蓋古畫紙絹皆脆，如常舒卷，損壞者多，或聚於富貴之家，一經水火喪亂，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猶有散落存者。

古畫用筆設色

元王思善

古人筆畫法圓熟，用意精到，墨色俱入絹縷，思致神妙；初若率易，愈玩愈妍，雖年遠破舊，精神迥出。僞者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神氣索然。今人雖極工緻，全無精采，一覽意盡，殊無可觀。

名畫無對軸

元王思善

李成范寬蘇東坡米南宮父子，皆士夫高尚，以畫自娛，興適則爲數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以孤軸爲嫌，不足與言畫矣。

士夫畫

元王思善

趙子昂問錢舜舉曰：「如何是士夫畫？」舜舉答曰：「隸家畫也。」子昂曰：「然觀之王維李成」

徐熙李伯時，皆士夫之高尙，所畫蓋與物傳神，盡其妙也。近世作士夫畫者，其謬甚矣。

□ 無名人畫：

元王思善

無名人畫，有甚佳者，今人以無名，命爲有名，不可勝數。如見牛，卽說是戴嵩，馬卽韓幹，尤爲可笑。

□ 沒骨畫：

元王思善

嘗有一圖，獨梭絹，乃蜀黃筌書榴花百合。皆無筆墨，惟有五彩，布成榴花一樹百餘花，百合一本四花，花色如初開，極有生意，信乎其神妙也。

□ 院畫：

元王思善

宋畫院衆工，凡作一畫，必先呈稿，然後上真。所畫山水人物，花木鳥獸，種種臻妙。今朝廷內畫，及民間畫人物皆然。

□ 粉本：

元王思善

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蓄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自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御府書畫

元王思善

宋徽宗御府所藏書畫俱是御書標題，後有宣和年號，玉璽御寶記之。於中多有臨摹者，未可盡以爲真。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者自能別識。

畫難題名

元王思善

米南宮云：「范寬師荆浩，王詵嘗以二畫見送，題勾龍爽，因重鑄入水，於石上見洪谷子荆浩筆。後於僧房見一山水與若同，於瀑布邊題華原范寬，乃少年所作，信荆浩弟子也。以一畫易之，收以示鑒者，以此論之，畫信難題名也。」

題跋畫

元王思善

古人題畫，書於引首，宋徽宗御書題跋亦然。故宣和間，稍書畫，用黃絹引首也。近世多書於畫首，故趙松雪云：「畫至元朝，遺一劫也。」

賞鑒

元王思善

看畫如看美人，其丰神骨相，有出於肌體之外者。今人看古蹟，必先求形似，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不同，家多資力，貪名好勝，遇物收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賞鑒

則天資高明，多閱傳錄，或有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飽玩，如對古人，雖聲色之奉，不能奪也。看畫之法，不可一途而取，古人命意立迹，各有其道，豈拘拘以所見繩律古人之意哉？燈下不可看畫，醉餘酒邊亦不可看畫，卷舒不得其法，最爲害物。

古畫絹色

元王思善

古畫絹色淡墨，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像有香煙薰黑者，多僞作，取香煙瀝或用竈煙搗碎，煎汁染絹，其色黃而不精采。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三四絲不直裂，僞作則否，其絹亦新。

古畫絹素

元王思善

唐絹絲麤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獨梭絹，闊四尺餘者。五代絹極麤如布。

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絹，有等極細密如紙者，但是稀薄者，非院絹也。

元絹類宋絹，有獨梭絹，出宓州，有宓機絹，極勻淨，原是嘉興魏塘宓家，故名宓機。趙子昂盛子昭王若水，多用此絹作畫。（宓俗音密）

國朝內府絹與宋絹同，兩京亦有好者。

裝褙

元王思善

古畫不脫，不須褙標，蓋人物精神髮彩，花之穠豔蜂蝶，只在約略濃淡之間，一經褙標，多損精神。

墨迹，法帖亦然。故紹興裝褫古畫，不許重洗，亦不許剪裁過多，褫古厚紙，不得揭薄若紙，去其半，則畫精神一如摹本矣。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而無糊氣，又辟蠹也。

□ 裝褫定式：

元王思善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下引首一寸九分，經帶四分，上標除打灑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下引首二寸六分，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下引首二寸七分，上標除打灑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二分，下引首二寸九分，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五分，下引首三寸一分，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引首闊四寸五分。（高者五寸）